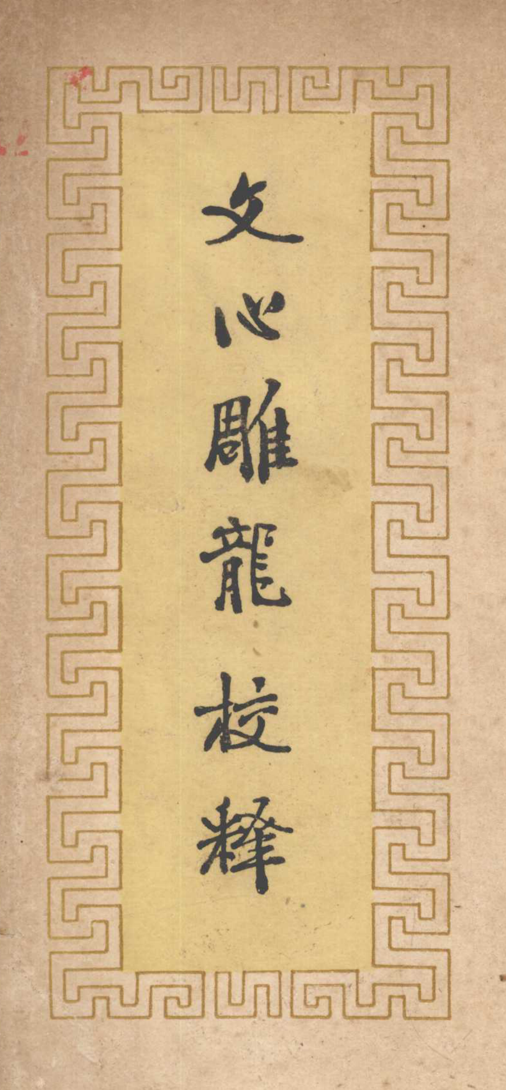


文心雕龍校釋

中國文史叢書

劉永濟 編著

正中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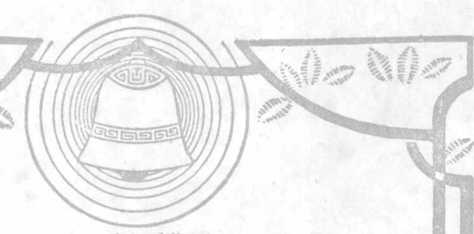
中國文史叢書

文心雕龍校釋

劉永濟　編著



正中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中國文史叢書

文心雕龍校釋

全一册 定價金圓劵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劉永濟

發行人 蔣志澄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2431)

整：自
校：睽

滬·本

2/2—0.15

文心雕龍校釋卷上

新寧　劉永濟撰

例言

本書之作。原爲大學諸生研習漢魏六朝文者之助。故求講論之便。於舍人五十篇次第。略有更易。茲發其說於此。首以序志者。所以識著者之指歸與其書之體例也。次以原道以下五篇者。舍人自謂五篇爲文之樞紐也。先下篇而後上篇者。下篇通論文理。多精湛之言。學者所當先明。上篇別擇文篇。事資賞會。卽以取證下篇也。且欲明精義則辭說不得不繁。若賞文篇則選錄不得不備。故別鈔選定諸作。以供衡鑑之用。而本書則於神思以下二十五篇加詳焉。惟是舍人博綜。辭旨隱奧。蠡測有闕。尚待學者之自得。茲所詮釋。聊備文路之前驅云爾。

舍人此書傳世。唯見明刻。文字異同。無甚差別。海外有唐鈔殘卷。往曾取校御覽所引同者十八。今茲校字以黃叔琳本爲主。唐本及御覽所引者。擇要錄入。其有管窺所得。爲前代諸家所未及舉者。則附載之。諸家舊校有可疑者。則辨明之。未能備也。

各篇綱領．皆爲提挈出之．大綱爲段．其次爲節．俾初學者易於領會．篇中要義有待詳論者．悉別條具．務在發明舍人本意．以資研習漢魏六朝文者之用．世有章實齋．知不免陋習之譏矣．

舍人序志稱上篇綱領有四．三曰選文定篇．蓋自明詩至於書記．每篇之中．皆有選定文篇一段．閒嘗鈔撮爲選定文錄．欲附本書以行．惟舍人所見之文．今多亡佚．昔曾本舍人論文之旨．爲之補其未備．有補文補體補人之作．草創未定．當竢諸異日矣．

文心雕龍校釋卷上

序志第五十

新寧　劉永濟撰

【校字】　生人　御覽六百一引梁書作生靈．今梁書作人．南史作靈．疑本作民．唐人避太宗諱改．　辭訓之異　異疑奧誤．史記屈平列傳．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予之異采．集解引徐廣曰．異一作奧．此異奧形近易誤之證．辭訓二句．即總上周書論辭．尼父陳訓四句之義而言之也．周書畢命曰．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惡異端即不好異．故此總說奧義．惟舉體要耳．　旣沈予聞　盧文弨文心雕龍輯注書後曰．沈．謝耳伯云．沈一作洗．余疑皆未是．似當作況．況貺古通用．按作洗不誤．梁書作洗．亦沈之訛．盧校非也．

【釋義】　此篇揭櫫著書之宗旨與其書之體例．實全書之總序也．共分三段．初序論文所由．中分三節．一詮命名之義．二言人貴立言．三序己著書之緣起．及其旨趣．而歸本於體要．劉知幾史通自序曰．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是則舍人著書．以時流好辯．致文理不彰．篇體訛失．特著此書．平章衆作．以明體要耳．其稱仲尼垂夢者．殆亦莊生重言爲眞之意乎．次段明全書體例．中分二節．首敘前代論文各家未盡精當．次述本書上下二篇體例各殊．末段申論著書之難易同異．而寄慨於往

古來今知音難遇也。

是非爲天下公理。故不以同爲病而立異以矜嬌。不以異爲嫌而求同以依附。此論學所當知者。一也。舍人幾乎備矣之言。即陸士衡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之意。言不盡意之論。亦即文賦隨手之變。良難辭逮之說。蓋文藝之事。貴有會心。不傳之巧。雖親難告。何可拘此成規。範彼靈識邪。此又論學所當知者。二也。舍人懼斯文之日靡。攄孤懷而著書。其識度閎闊如此。故其所論千載猶新。實乃藝苑之通才。非止當時之藥石也。或者以求知沈約疑之。豈知言哉。

魏晉以來。文人每好爲子書。陳思王以辭賦爲小道。不足傳世。欲采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陸士衡臨沒。猶恨所作子書未成。然而傳世寥寥者。何邪。蓋秦漢以後。作者類多依採舊文。雷同一響。故顏之推譏之曰。魏晉以來。所著子書。理重事複。遞相模效。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而陸喜自敍亦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然則此風之成。不自魏晉矣。詳觀舍人此篇。蓋亦有慨夫性靈不居。思制作以垂世。乃脫去恆蹊。別啓戶牖。專論文章。羽翼經典。其自許之高如此。後世目錄家。乃以其書與宋明詩話爲類。故知舍人麟麐雉鳳之歎。實非虛發。合諸子知音兩篇觀之。其意愈顯。此亦辨章學術者所當留意也。

舍人仕履。梁書文學傳較南史爲詳。其傳曰。天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出爲太末令。政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按史稱舍人書成。未爲時流所稱。欲取定於沈約。無

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攷沈侯貴盛在天監以前。梁臺初建之時。然則舍人此書。成於齊代可知。四庫書目提要据時序篇論歷代文學崇替止於齊世。謂今本署梁通事舍人。乃後人追題。是也。

舍人著述。文心而外。惟梁僧祐弘明集八載滅惑論一首。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七十六載剡縣石城寺彌勒石像碑銘一首而已。南史本傳稱勰有定林寺經藏序錄。又言勰爲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其製文。今攷梁釋慧皎高僧傳八釋僧柔傳。又十一僧祐傳。又十二超辨傳。皆言舍人爲撰墓碑。蓋其文之遺佚者多矣。致可惜也。至北齊劉晝所爲劉子十卷。唐志誤作舍人所撰。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俱据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序。已證其誤。詳見四庫書目提要。茲不具述。又廖賓于尙友錄稱勰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通三十卷。名曰要略。考隋志有帝王要略十二卷。環濟撰。廖氏所言。蓋誤以北魏之元勰爲舍人。元勰亦字彥和。史稱其敦尙文史。撰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族從。爲三十卷。名曰要略。

原道第一

【校字】玉版金鏤之實（御覽實作寶）

【釋義】此篇分三段。初段明文心原道。蓋出自然。中分三節。首標文德侔天地之義。是文之原。夫道也。次論人心參兩儀之理。是心之原。夫道也。末推闡無心之物。聲采並茂者。莫非自然。以見文心原道。亦自然之符也。次段敍上

古至孔子之文.中分三節.初總贊聖哲制文.實本天道.獨稱易象者.羣經以易爲最古.文字始創由畫卦也.次言河圖洛書與上古符命.乃道之所顯著.故曰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神理卽道也.末述上古迄孔子之文.而專重唐虞以後.亦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之遺意也.三段明道與文相關之理.中涵二義.一道沿聖以垂文.二聖因以明道.蓋自然妙道.非聖不彰.聖哲鴻文.非道不立.此舍人以原道冠冕全書之故也.紀昀謂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於道.明其本然.語至明碻.學者所當深思明辨者也.

舍人論文.首崇自然二字.涵義貴能剖析.與近人所謂自然主義.未可混同.此所謂自然者.卽道之異名.道無不被.大而天地山川.小而禽魚草木.精而人紀物序.粗而花落鳥啼.各有節文.不相淩雜.皆自然之文也.文家或寫人情.或模物態.或析義理.或記古今.凡具倫次.或加藻飾.閱之動情.誦之益智.亦皆自然之文也.文學封域.此爲最大.故舍人上篇擧一切文體而並論之.至其下篇所論.特詳沉思翰藻之作者.亦猶要荒皆爲王土.而京師特稱中國.衣被不廢布帛.而黼黻獨爲法服.理勢當然.未可強同也.明夫此.則後世駢散之諍.華質之論.可以不煩言而解矣.

徵聖第二

【校字】是以子政論文必徵於聖稚圭勸學必宗於經 舊校子稚圭勸學五字原脫.楊愼補.唐寫本無上四字.勸學作窺聖.按升庵所補.未知何據.子政論文.亦所未聞.疑文字乃政字之缺文.

漢書載子政所上封事，多徵引仲尼，證之經義，舍人但取其徵聖，不限於論文，與下句稚圭勸學，事同一例，但如唐寫本作是以論文必徵於聖，窺聖必宗於經，義自可通，又按子政上晏子敍錄，有其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於六經之語，管子書錄，亦有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之語，豈升庵即据此文增入子政之名邪。胡寧勿思唐寫本作寧曰勿思。

【釋義】此篇分三段。初段論文必徵聖之理。中分二節。首渾言。次舉例。次段明聖心精微。故其文曲當神理。中標四義。即簡博明隱。末段言聖文易見。以足成文必徵聖之論。中分三節。首聖文易見。次斥訾聖之非。終贊聖之當徵。全篇宗旨。首段已揭示分明。蓋徵者驗也。證也。聖人之心。合乎自然。聖心之文。明夫大道。事本同條。不容疑似。然則聖心之道。雖不可見。而聖人之文。尚可得聞。徵聖者。由文以見道。可也。故次於原道。

紀文達公昀評此篇。為裝點門面。謂推到究極。仍是宗經。非也。蓋徵聖之作。以明道之人為證也。重在心。宗經之篇。以載道之文為主也。重在文。聖心合天地之心。故繁簡隱顯。曲當神理之妙。經文即自然之文。故詳略先後。無損體製之殊。二義有別。顯然可見。

[illegible]之為術。廣有多途。約而數之。隱顯繁簡四者而已。四者各有其至當。一皆準之自然。故春秋喪服之文。不嫌其簡。豳詩儒行之篇。不病其繁。書契取決斷之用。文章象離麗之義。當顯者也。易之為書。以假象設教。春秋之作。以徵婉起例。當隱者也。然苟非聖心深體自然之道。安能立言有則若此。然則後世徒事駢偶者。固未可託詞文言之為儷語。而推崇古文者。亦未可假借訓詁之為單行矣。此亦舍人立論圓通之處。學者必有此識度。然後衡鑒文藝。庶無偏頗之見。黨同伐異者。不足語此也。

宗經第三

【校字】 故最附深衷矣（唐寫本無故字。御覽同。）採掇生言（舊校生疑作片。按唐寫本正作片。御覽同。）此聖人之殊致（唐寫本人作文。）紀傳銘檄（舊校銘朱云當作移。按唐寫本作盟。）

【釋義】 此篇分三段。初段總贊經文。中分三節。一釋名義。二述古經。三崇五經。次段詳論五經文體。明聖製深遠可則。中分三節。首分論五經體製。次比論尙書春秋。終總贊其深遠可則。末段明文必宗經之理。中分三節。首後世文體備於五經。次文能宗經則有六利。終歎末流之弊。

舍人所標宗經六利中包三事。三事者。孔子贊易所謂意言。書。孟子論文所謂志辭文也。舍人鎔裁篇亦有設情酌事撮辭之文。謂之三準。此篇之情深風清。志之事也。事信義直。辭之事也。體約文麗。文之事也。三者旨約而義宏。不但爲論文之標準。且已盡文家之能事。竊嘗推闡其義。志者作者之情思也。辭者情思所託之以見之事也。文者所以表其事而因以見其志者也。孔子之言。文學當然之定理也。孟子之言。讀者鑒賞之南針也。而孔子稱子產二言與孟子論春秋三語。又爲作者行文之要法。以文理言之。則不盡爲當然。以作法言之。則一足字已可使不盡者盡矣。至鑒文之道。必先不害辭。斯可以不害志。由此觀之。舍人三準之論。固已默契聖心。而此篇六利之說。實乃通夫衆體文之樞紐。信在斯矣。故徵聖之後。次以宗經。

後世論文體出於五經者．如北齊顏之推家訓文章篇曰．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清章實齋文史通義詩教篇詳論戰國諸子之文．亦有源出六藝之說．曾文正公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序目．推尋文體之源．且各冠以經文．可知文學體製．實繁衍於經典矣．此固歷代尊經所致．而經文自有典則．足爲後人楷模．實其眞因也．

黃叔琳謂爾雅本以釋詩．無關書之訓詁．且五經分論．不應獨舉書與春秋．贊以覽文云云．疑儀所補四句．辭亦不類．宜從王惟儉本．按黃氏謂宜從王本．今行養素堂及粵東節署本仍用梅氏本．何也．姚範援鶉堂筆記曰．前書藝文志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後書賈逵傳逵數爲肅宗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何得云爾雅無關書之訓詁．是也．至謂不應獨舉書與春秋．亦非．舍人於分論五經之後．復提此二經並論者．正以二經隱顯有別．比論之以見聖文殊致．表裏異體．而各當神理也．近人張孟劬史微亦謂此篇論六藝之文．缺論易禮詩三經．疑有脫文．其誤亦同．且上文明有論五經一段．何得曰缺邪．

正緯第四

【校字】 戲其深瑕　唐本作戲其浮假．是也．按後漢書儒林傳．謂尹敏對光武令校圖讖．詆讖非聖人之作．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問其故．敏復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蓋敏欲開悟光武．使知圖讖本前人浮僞之作．不可信．故戲增闕文也．

【釋義】 此篇分四段初段總揭全篇大意．約分二層．先言聖人取法天道即承徵聖篇道沿聖以垂文之意．次言後世矯託之僞．即本篇之旨次段辨緯之僞有四．一奇正不合．二廣約不倫．三天人不符．四先後不當．三段言讖緯非孔子所作．中分三節．一孔子但序錄前世符命．此其眞者也．二後世讖緯或由伎術之士附託．或出帝王私意．此其僞者也．三徵引通儒之論以證己說．末段論文人好緯之故．以見眞僞當別．標明本篇作意．

舍人之作此篇．以箴時也．蓋讖緯之說．宋武禁而未絕．梁世又復推崇．其書多託始仲尼．抗行經典．足以長浮詭之習．揚愛奇之風．故列四僞以匡謬．述四賢而正俗．疾其乖道謬典．正所以足成徵聖宗經之義也．故次之以正緯．

此篇之義．引申之於我國學術．所關尤要．蓋我國學術．爲陰陽五行之說所害．而陰陽五行之說．必與讖緯相比附．昔歐陽永叔欲除九經疏中讖緯之文．徐養原非之．以爲緯存古義．未可盡非．然則刪其矯託浮僞之辭．存其與經相輔之語．亦未嘗不可．至於陰陽五行之說．則宜取兩漢著述而鉤稽刪除之．爲我國學術去其流毒．蓋自此等僞託之說．流入羣書．於是哲學科學．皆受其害．道家以符籙導引諸說爲事者．固無論矣．即儒家之言災異．實乃教人迷信．而純粹科學．如天文．地理．醫經．算術．所以數千年無大進境者．何莫非此等邪說階之厲邪．今申論之於此．或亦有志之士所樂聞歟．

辨騷第五

【校字】豐隆唐寫本豐上有駕字. 體慢於三代風雅於戰國唐寫本慢作憲.雅作雜.是也.屈子之文體法三代.風雜戰國.故又自鑄偉辭.此二字於辨章屈文最爲切要.當据改. 招隱舊校疑是大招.按唐寫本正作大招. 壯志烟高唐寫本作壯采.

【釋義】此篇分三段.初段論騷體之興.繼軌風詩.以見其源之正.次段辨騷正文.中分三節.首舉昔人評隲之未當.次辨屈賦與經典之同異.先舉四同.後列四異.而體憲三代.風雜戰國二語.尤得屈文體義.末詳論屈賦各篇.以見能鎔經旨.鑄偉詞也.末段論此體之影響.中分二節.首實舉.次虛指.而奇華眞實二語.卽屈子與後代辭人分疆之故.舍人以四字揭明.尤爲特識.

舍人論文.每反復於奇眞華實之間.奇華者.采之外彰者也.眞實者.道之內蘊者也.屈子取鎔經旨.故不失其眞.不墜其實.屈賦自鑄偉詞.故可酌其奇.可翫其華.後之作者.徒以浮詭之辭.被之艷質.而猶自命出入風雅.接武屈子.舍人視之.殆如傅粉脂於婬娃.徒顯妖冶而已.然則辨騷一篇.列之總論之末.不與漢賦同倫.其意可知矣.

舍人自序.此五篇爲文之樞紐.五篇之中.前三篇揭示論文要旨.於義屬正.後二篇抉擇眞僞同異.於義屬負.負者箴砭時俗.是曰破他.正者建立自說.是曰立己.而五篇義脈.仍相流貫.蓋正緯者.恐其誣聖而亂經也.誣聖.則聖有不可徵.亂經.則經有不可宗.二者足以傷道.故必明正其眞僞.卽所以翼聖而尊經也.辯騷者.騷辭接軌風雅.

追跡經典則亦師聖宗經之文也然而後世浮詭之作常託依之矣浮詭足以違道故必嚴辨其同異同異辨則屈賦之長與後世文家之短不難自明然則此篇之作實有正本清源之功其於翼聖尊經之旨仍成一貫而與明詩以下各篇立意迥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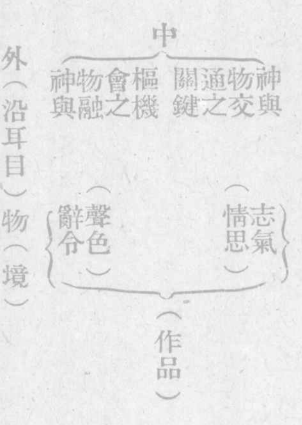
神思第二十六

【校字】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各本皆如此疑兩授字皆當作受此言文意受之文思文辭又受之文意蓋有文思始有文辭而其本皆在文思也

【釋義】此篇分四段初段總論神思之要次段明言不盡意故貴修養心神使其虛靜中分四節首詳神思與外物交融通塞之理次明修養心神之術在乎虛靜次言爲文必資修養心神之故終論心神得修養之效三段論思有遲速心神得修養則均無害中分三節初舉思有遲速之證次言皆資博學練才終明博練之效可免二患博練即前段積學四句而歸本於虛靜二字末段補論爲文有待修改之功及文事之妙有非可言說者二意首言修改而後工者屬之人力次言文心得其修養者其文超妙有非言語文字所能盡者論文思至此可謂無餘蘊矣

此篇最要者二義一論內心與外境交融而後文生之理次論修養心神乃爲文要術之故總此二義而後知舍人論文之精微茲先釋第一義

試撮要圖之如下



右圖所表。卽作者內心與外境交融而後文生之理。蓋神居胸臆。與物接而生感應。志氣者。感應之符也。故曰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與神會而後成。興象辭令者。與象之府也。故曰管其樞機。然則辭令之工拙。興象之明晦係焉。志氣之清濁。感應之利鈍存焉。易詞言之。卽內心外境之表見。其隱顯深淺。咸視志氣辭令爲權衡。志氣清明則感應靈速。辭令巧妙則興象昭晰。二者之於文事。若兩輪之於車焉。千古才士。未有舍是而能成佳文者。然而能言其理者。獨於此篇見之。此舍人之所以卓絕也。以上釋第一義竟。

其論修養心神。乃爲文之首術者。舍人論文。輒先論心。故序志篇曰。夫文心者。言文之用心也。蓋文以心爲主。無文心卽無文學。善感善覺者。此心也。模物寫象者。亦此心也。繼往哲之遺緒者。此心也。開未來之先路者。亦此心

也．然而心忌在俗．惟俗難醫．俗者留情於世務．攝志於物欲．靈機窒而不通．天君昏而無見．以此爲文．安從窺天巧而盡物情哉．故必資修養．舍人虛靜二義．蓋取老聃守靜致虛之語．惟虛則能納．惟靜則能照．能納之喻．如太空之涵萬象．能照之喻．若明鏡之顯衆形．一塵不染者．致虛之極境也．玄鑒孔明者．守靜之篤功也．養心若此．湛然空靈．及其爲文也．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不待規矩繩墨．而有妙造自然之樂．尚何難達之辭．不盡之意哉．故曰．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也．以上釋第二義竟．

修改之功．爲文家所不免．亦文家之所難．舍人拙辭二語．陳義至碻．蓋孕巧義於拙辭者．辭修而後巧義始出．萌新意於庸事者．察精而後新意始明．作者臨文．每遇此境．徒以憚於反復．疏於斟酌．遂令一字之蠹．傷其全句．一句之病．害及全篇．亦綴文之通病．運思之微瑕也．故舍人特於篇終出此一義．至摯鼎扁斤之喻．則以譬文思之超妙．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而天機駿利者．自然動合矩度也．

體性第二十七

【校字】 馥采典文（各本皆如此．疑馥當作複．典乃奧誤．入玄之文．其致深奧也．複者．隱複之義．）博喻釀采（釀疑醲誤．醲．酒厚也．與博義相應．）

【釋義】 此篇分三段．首段詳詮文體與心性之關係．中分二節．初言文之與心必相符契．而人之才氣學習各殊．故文體之變彌廣．次總括文體之變．約有八類．因而詳論八類之義．次段廣舉前人．以證文與心之必相符．末段即

中言才氣固由天資。而學習可以輔相。仍側重在學習。蓋學苟不愼。則習非難返。而習與性違。亦勞而少功。故宜摹雅體以定習。因天性而練才。

舍人此篇雖標八體。非謂能此者必不能彼也。今任舉其書評文之語如下。以見其變之繁。

相如封禪。麗而不典。

揚雄劇秦。典而非實。

離騷九章。朗麗以哀思。

天問遠游。瓌詭以惠巧。

枚乘兔園。舉要會新。

相如上林。繁類成豔。

揚雄甘泉。構深偉之風。

桂華雜曲。麗而不經。

赤雁羣篇。靡而非典。

枚乘七發。獨拔而偉麗。

潘岳諸誄。易入新麗。

禰衡弔張縟麗而輕清。

張衡應閒密而兼雅。

蔡邕釋誨體奧文炳。

仲宣靡密發篇必遒。

景純綺巧縟理有餘。

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

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

由上列觀之。雖約爲八體。而變乃無窮。但雅者必不奇。奧者必不顯。繁者必不約。壯者必不輕。除極相反者外。類多錯綜。卽一人之作。或典而不麗。或奧而且壯。或繁而兼麗。或密而能雅。其異已多。又或一篇之內。或意朗而文麗。或辭雅而氣壯。或思密而篇遒。或情靡而體清。體性參午。變乃逾衆。學者於此。每苦紛如。又其評語不盡取此八體十六字。每以行文之便。用同義之文。如偉麗卽壯麗。明絢卽顯麗之類是也。然皆權衡寸心。而後下語。非可視爲空洞之詞也。

元好問論詩絕句曰。心畫心聲總失眞。文章寧復見爲人。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此言由文不必可覘心也。朱子讀淵明詠荆軻詩。謂靖節乃豪放之士。顧況見樂天原草之句。喜白公襟抱之曠。此又由文可以得

心也．然紫可奪朱而朱不因紫廢．僞可亂眞而眞不以僞喪．文章之事何獨不然．舍人所論者．理之常．遺山所譏者．文之僞．此孟子誦詩讀書所以必論世知人也．蓋合其文與行觀之而君子小人之眞僞判然矣．未可致疑於舍人表裏必符之論也．

風骨第二十八

【校字】鷹隼乏采（御覽乏作無．）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御覽唯作若．筆作章．按此三字當据正．）

【釋義】此篇分三段．初段揭文章與風骨相關至切之理．中分三節．初舉文之情辭須有風骨．次論文之聲采必資風骨．末總結文之情辭不稱聲采失調者．皆無骨乏風之故也．次段比論文采與風骨所關孰重．中分三節．初舉作家爲證．次舉前賢文論爲證．末設喻明風骨爲文采之源．蓋情動而託事．事明而采見也．末段示人以爲文之法．中分二節．初示法．次垂戒．

　本篇所用名義甚多．如曰風．曰骨．曰氣．曰采．曰情．曰意．曰思．曰辭．曰言．曰義．曰體．曰骸．曰力．曰采．曰藻．曰字．曰響．曰聲．曰色．或比用．或互稱．或疊說．或專論．紛紜滿目．幾難尋釋．其意旨茲一一歸納而證釋之如下．

　舍人論文不出三準．已於宗經篇略論之．凡此諸名．統歸三準．特以用異而名異．或以行文之避複而名亦異．明夫此理．則名用雖繁．而條理自在．茲悉以三準歸納諸名如后．

凡篇中所用風氣情思意義力諸名。屬三準之情。而大要不出情思二者。

凡篇中所用骸體骨言辭諸名。屬三準之事。而大要不出事義二者。

凡篇中所用采藻字響聲色諸名。屬三準之辭。而大要不出聲色二者。

其相互之關係如下圖。（參看鎔裁篇）

辭｛聲色……屬外者
　　事義 ←— 事
事｛外之聲色所因依。事義充實。則聲色俱茂。聲色與事義不稱。則為浮藻。
　　內之情思所表現。事義允當。則情思倍明。事義與情思不符。則為濫言。
情｛情思 —→ 事
　　情……屬內者

風者。運行流蕩之物。以喻文之情思也。情思者。發於作者之心。形而為事義。就其所以運事義以成篇章者言之為風。

骨者。樹立結構之物。以喻文之事義也。事義者。情思待發，託之以見者也。就其所以建立篇章而表情思者言之為骨。

氣者。大體同風。本篇所指。則在事義得情思之運行而生之力量。可以搖蕩性靈者也。采者。大體不出聲色。本篇所指。則在聲色因事義之充實而發之光輝。可以發皇耳目者也。氣與采皆不能離事義。故事義之在文章。實變關情思與聲色。若情思不能運事義。則文風佐弱。事義不能表情思。則文骨萎靡。故曰。風骨不飛。風骨不飛。則符采無發皇耳目之效。故曰振采失鮮。負聲無力。復次精於析辭者。文中事義。剖析微茫。文體因而整練。故曰。練於骨。善述情者。文中情思。含孕醇厚。文意因而淵深。故曰。深乎風。而骨練風深者。色澤聲音亦緣之而並美。故曰。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由此觀之。情事辭三名。從其用言之。則爲風爲骨爲采。而采又以風骨爲其根本。此義宏闊。所關至大。舍人特著專篇以明之。故今亦不憚辭費而釋之如此。

魏文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爲主。又與吳質書曰。公幹有逸氣。裴子野雕蟲論曰。曹劉偉其風力。是魏文所謂氣。卽風力也。宋書謝靈運傳曰。相如工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氣質。卽風骨也。或曰體氣。典論論文曰。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是也。或曰骨氣。鍾嶸詩品曰。魏陳思王植詩。其原出於國風。骨氣奇高是也。或曰體度風格。顏之推家訓文章篇曰。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是也。大氐名因所用而異稱。義因所名而微別。古人於此。心知其意。而隨文取便。學者貴能觀其會通。正其名用。庶得古人論文之眞意。

舍人此篇。鍼時最切。隋書經籍志集部後論曰。永嘉已降。玄風既扇。辭多平淡。文寡風力。降及江東。不勝其弊。又文學傳論曰。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帝與湘東王書曰。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

學浮疎爭．爲闡緩蓋自魏文倡文氣之論．至於齊梁．澌滅已盡．文體日衰．而藻采獨勝．故舍人以風清骨峻矯之．觀其設喻一節．以風骨與采對言．而反覆明其相關之切．既以翬翟備色．而肌豐力沉．鷹隼無采．而骨勁氣猛．以明風骨與采不可偏廢．又以鷙集翰林．斥風骨之乏采．雉竄文囿．嗤采之乏風骨．而以藻耀而高翔者．許爲文章之鳴鳳．以見其相成相濟之用．可謂深切著明．辭周理備矣．而鎔鑄經典四句．尤能示人以爲文之正軌．蓋鎔鑄經典．翔集子史者．明取材必正．學問當博也．洞曉情變．曲悟文體者．明謀篇必工．用思宜密也．學博而取材正．則義豐而事偉．思密而謀篇工．則情顯而采著．齊梁文人．專務新奇．趨於華詭．正坐不知此耳．

通變第二十九

【校字】魏之策制　黃校曰．元作薦．許無念改．一本作篇．按嘉靖本作薦．乃篇之誤．天啟本作篇．有校注曰．元作薦．許無念改．是許改作篇．非作策．作篇是．　風味氣衰　舊校味一作末．按作末．是也．韓安國匈奴和親議．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舍人蓋用此語．封禪篇有風末力寡語同此．

【釋義】此篇分三段．首段論文章有窮變通久之理．中分二節．初總揭文理有常有變．次舉證明常變由時．次段申言變今必本於法古．卽贊語望今制奇參古定法之意也．末段卽論變今法古之術．中分二節．初舉例以證變今之不能離法古．次論通變之術．

本篇最啓人疑者．卽舍人論旨是否主復古耳．紀評謂劉氏復古而名通變者．蓋當代之新聲．既無非濫調．則

古人之舊式．轉屬新聲．黃侃札記卽申是說．然舍人首言資於故實．酌於新聲．贊語復發文律日新．變則可久．趨時乘機．望今參古之義．則競今競古．固非所尙．泥古悖今．亦豈所喜．證以舍人他篇．每論一理．蘄周識圓．不爲偏頗．知紀黃所論．尙未的當．蓋此篇本旨．在明窮變通久之理．所謂變者．非一切舍舊．亦非一切從古之謂也．其中必有可變與不可變者焉．變其可變者．而後不可變者得通．可變者何．舍人所謂文辭氣力．無方者是也．不可變者何．舍人所謂詩賦書記．有常者是也．舍人但標詩賦書記者．略舉四體．以概其餘也．詩以言志．千古同符．賦以諷諭．百手如一．此不可變者也．故曰名理相因．有常之體．若其志孰若．其辭何出．作者所遇之世．與夫所讀之書．皆相關焉．或質或文．或愉或戚．萬變不同．此不可不變者也．故曰文辭氣力．無方之數．準上所論．舍人於常變之界．固分之甚明矣．然觀其訶斥當世文士之語．則似所謂變者．亦不過欲復古耳．不知舍人之世．作者競學宋人．簡文帝與湘東王書．裴子野雕蟲論．俱致譏詆之辭．可證．簡文之言曰．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裴子野之言曰．自是閭閻年少．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性情．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爲曹．無被於管弦．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志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簡文但論學之不善者．裴氏則直以舍本逐末．爲宋賢流弊．據此可知齊梁文學．已至窮極當變之會．乃學者習而不察．猶復循流依放．文乃愈弊．舍人通變之作．蓋欲通此窮途．變其末俗耳．然

欲變末俗之弊。則當上法不弊之文。欲通文運之窮。則當明辨常變之理。矯訛翻淺。還宗經誥者。上法不弊之文也。斟酌質文。檃括雅俗者。明辨常變之理也。故曰可與言通變矣。其非泥古。顯然可知。至舉後世文例相循者五家。正示人以通變之術。非教人模擬古人之文也。而博覽精閱之言。尤學者所當留意。未有博精之士。而爲文猶復因襲陳言者也。

復次。人文推衍之理。近世西方論者。多主螺旋之式。我國前修。每好循環之說。太史公謂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此語最足令淺識者生泥古之弊。惟姜宸英之言爲最善。姜氏五七言詩選序曰。弊極而變。變而後復於古。誠不難矣。然變必復古。而所變之古。非卽古也。戰國之文不可爲六經。貞元之文不可爲史漢明矣。又曰。文弊則必變。變而後復於古。而古法之微。尤其默運於所變之中者。其言足與舍人此篇相發明。又足正近人惡言復古者之失。由其言推之。太史公循環之論。與西人螺旋之說。實二五之與十也。蓋正視螺旋。則止見其循環而已也。

定勢第三十

【校字】情交 各本皆如此，以文義求之，交乃駮之殘字，情駮與上句色糅爲類，作交無義。 離言辨白 潘君重規据麗辭篇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釐，改白作句，是也，當据正。 文之體指實強弱 黃氏札記曰，細審彥和語，疑此句當作文之體指貴強，下衍弱字，按此段引劉公幹語而駮正之，公幹原文已佚，陸厥與沈約書有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語，體下疑脫一勢字，指實或指貴之訛。

【釋義】此篇分三段。首段言文之有勢。乃出自然。中分二節。初論勢生於體。次明勢由體定。皆自然之符也。次段

言勢各有宜。初無定格。中分四節。初明勢定難移。次言能爲文者。兼備各勢。此就人才言也。次言衆體之中。亦勢各有殊。此就文體言也。末言好尙一殊。體勢因異。此就習尙言也。末段補論文弊。蓋剛柔奇正。總之皆勢。要當用得其當。否則皆足害文。事中分二節。初駁昔人以剛健爲勢之失。又分二層。一以慷慨爲勢之失。二尙勢不取悅澤之失。次斥時文詭勢。競尙新奇之弊。

體勢之義。說者紛紜。黃氏札記引考工記審曲面勢。謂勢者。槷也。槷又臬之假。說文臬射埻也。又與蓺通。引上林賦蓺殪仆爲證。射埻必端正有法度。故說勢爲法度。雖合雅詁。非舍人之旨也。統觀此篇論勢。必因體而異。勢備剛柔奇正。又須悅澤。是則所謂勢者。姿也。姿勢爲聯語。或稱姿態。體勢。猶言體態也。齊梁之文。以諧靡對偶取姿。競爲新巧。公幹士衡以慷慨激越爲姿。不務悅澤。二者皆非。故舍人通斥之。觀其圓轉方安水濟木陰之喻。非姿而何。蓋文章體態雖多。大別之。富才氣者。其勢卓犖而奔縱。陽剛之美也。崇情韵者。其勢舒徐而妍婉。陰柔之美也。漢魏之作。陽美爲多。晉宋以後。陰柔漸勝。陰柔之極。至於闡緩。既病闡緩。遂務新詭。而色媚聲柔。對工典切之文作矣。此固風土時尙使然。而國蹙偏安。人多婾惰。實足以影響斯文。然則舍人但就文藝立言。雖深中其弊。其力固不足以起衰勣而還淳雅也。試觀唐基初奠。四傑之文。雖亦習於華辭。而氣體宏麗。儼然開國之象。可以知其故矣。此論衰世之文者所當同慨也。

復次。此篇首曰。因情立體。卽體成勢。今析其義。情者。作者之情思。體者。作品之篇體。勢者。篇體之姿態。三者事

如連環．故曰因曰卽．明其出於自然．未容假借也．舉證明之．則如離騷九章之體．以抒怨悱之思．故文勢纏綿而往復．遠游九歌之體．託情神怪之事．故文勢恢麗而桅僪．變風變雅．以序述亂離．風刺淫蕩．勢自難於雍容．兩都二京．以原本山川．極命草木．勢自入於閎侈．又如漢魏古詩．多切近人事．故明雅而切附．淵明．變而寄興田園．故疏野而沖曠．靈運．變而放志山水．故巉巖而蕭散．梁陳而下．宮體日興．志思淫蕩．故穠艷而綺麗．皆自然之勢也．又如詠戰伐者．必激昂．敍兒女者．定柔婉．寫離亂者．含悲辛．記游宴者．多酣暢．此又雖一人之作．亦必因情而立體．卽體而成勢者也．

舍人論體勢相因之理．微近西方談藝者所謂條貫 Unity 與諧和 Harmony．條貫者．一篇之中．構體宜與其情同符．諧和者．一體之內．取勢宜與其體合節．與情同符．則情更明．與體合節．則體更顯．譬之營造．宗廟之作．所以表肅敬之情也．故其結構規模．宜極莊嚴宏麗之致．使人入其中者．一望而生恪恭寅畏之心．此條貫之論也．而宗廟之中．大而一楹一柱．小而一阤一牖．無不與體製相成．繡闥香幃．固不可施．茅茨土階．亦非所適．此諧和之謂也．

齊梁之文．於字句之潤飾務工．音律之諧和務切．於時作者．遂有顚倒文句．以爲新奇者．舍人所訾爲訛勢也．例如江淹別賦．孤臣危涕．孽子墜心．本危心墜涕也．又恨賦．意奪神駭．心折骨驚．本骨折心驚也．此例之外．復有增字．省字．換字之法．增字者．增單爲複也．省字者．省繁就簡也．換字者．易陳爲新也．易陳爲新．復有三條．用同義之字．

一也用引申之字二也用假借之字三也又有用經典成語而務求新奇者友於孔懷之類則哲貽厥之儔殆庶徵管之例如仁魏兩之詞訛變旣甚殆難了識矣蓋駢文家或求文句之整飭或避前後之複碮或求聲律之諧美或取情意之顯著於是有鍊字之法然用之宜愼苟正言無傷何庸妄易必致篠驂札闥貽笑通人詰屈難知翻成怪異亦何愚陋哉

情采第三十一

【校字】黷采辯說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又曰夫不謀治强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卻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此文乃舍人引韓非之語采字當是乎字因篇中多采字而誤也

【釋義】此篇分三段首段明文固不厭采而采必稱其情之理中分二節初證文質相待次論文由情發次段舉證以明文家敷采貴乎稱情末段比較情采之孰爲本末中分三節初言采本乎情次斥采勝之弊又分兩層一虛僞之弊二晦昧之弊末正揭文家馭采之術

文家用采雖以狀物寫象爲職而采之爲物實以明情表思爲用蓋情物交會而後文生神思一篇所論詳矣然其交會成文之際亦自有別或物來動情或情往感物情物之間交互相加及其至也卽物卽情融合無間然後敷采設藻以出之故采之本在情而其用亦在述情昔人稱杜詩無一字無來歷卽安一字設一句必準於情之當然非徒徵引故實以炫博雕琢字句以競奇也至於情與物之關係尤爲密切物來動情而情應之此物已非實際

之物。而爲作者情域所包矣。情往感物。而物迎之。此物亦非實際之物。而爲作者情識所變矣。此卽情卽物融合無間之詮釋也。然則敷采設藻者。但寫吾情域所包之物。狀吾情識所變之物而已。不勝其巧妙矣。豈待外求哉。吾情域所包。情識所變者。或樸或華。或奇或正。而吾之采亦從之而異。斯乃眞文正采。而浮僞晦昧之弊。自無從生矣。故采之爲物。雖以狀物寫象爲職。而其用乃在明情表思。且其至者。雖純狀物象。亦卽表情思。舍人此篇所論。端在明其本末。非黜采不用也。

復次文之有采。亦非故爲雕琢也。蓋人情物象。往往深賾幽杳。必非常言能盡其妙。故賴有敷設之功。亦如治玉者必資琢磨之益。繪畫者端在渲染之能。逕情直言。未可謂文也。雕文傷質。亦未可謂文也。必也參酌文質之間。辨別眞僞之際。權衡深淺之限。商量濃淡之分。以求其適當而不易。而後始爲盡職。故文藝之事。自古有難言之妙。論文之理。從來鮮圓到之言。舍人但譏浮僞晦昧之失。未呵淺露樸陋之過者。固爲當時立言。所重在乎救弊。而學者要能擧一反三。黃氏札記指爲矯枉過直。豈知言哉。

因情敷采之例。擧詩爲證則易明。今取衛風碩人篇與秦風小戎篇論之。碩人篇寫莊姜之華貴。則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寫其美麗。則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可謂盡態極妍矣。而不得目之爲浮豔者。作者之意。極容莊姜之華貴美麗。卽以譏莊公惑於嬖妾。不答莊姜之非也。不如此。則譏意不顯矣。小戎篇寫秦國車甲之盛。其第一章曰。小戎俴收。

俴淺也．收軫也．五楘梁輈．楘．束革文也．梁．轅衡也．輈．轅也．游環脅驅．以環貫靷．游在背上．故曰游環．以止驂馬外出也．脅驅．馬脅之皮條也．以上驂馬之內入也．陰靷鋈續．陰．陰板也．鋈．沃以白金．續．續靷端也．文茵暢轂．文茵．虎皮褥也．暢．長也．駕我騏馵．騏．馬之色黑者．馵．馬左足白者．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其二章曰．四牡孔阜．阜．肥大也．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駵．馬之赤身黑鬣者．騧驪是驂．騧驪．馬之黃身黑喙者．龍盾之合．畫龍之盾．合而載之以蔽車者．鋈以觼軜．以白金飾皮為觼．以納物也．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其三章曰．俴駟孔羣．俴．金之甲以被四馬．厹矛鋈錞．厹矛．三隅矛．鋈錞．以白金鋈矛之下端．蒙伐有苑．畫雜羽飾伐．有文苑然．虎韔鏤膺．弓以虎皮為韜曰虎韔．馬有金鏤之膺曰鏤膺．交韔二弓．韔．弓室也．竹閉緄縢．竹閉．䩅也．即弓檠．緄縢．繩約之也．此言未用之時．二弓交置之室．以竹為閉．以繩約之也．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其賦物處可謂極瑣細矣．而不得目之為繁縟者．作者之意極力形容車甲戎馬器仗之鮮明盛麗．正以美襄公用兵西戎．國人不特不厭苦．且矜夸之也．不如此則美意不明矣．由上二例觀之．采固以稱情敷設為貴．情亦因敷采得當而顯．不足固情不能達．太過亦情為之掩．不足達情者自古傳誦之文絕少見．而情因采掩者則雖名家亦所不免．宋玉之高唐神女．相如之大人上林．皆以敷采之功過於述情．遂致本諷而反勸．齊梁以下純以采藻相尚者更無論矣．

鎔裁第三十二

【校字】 二意兩出二疑當作一．

【釋義】 此篇分三段．首段總釋鎔裁之義．中分二節．初標摛情敷采輕重適宜．在知鎔裁之法．次釋鎔裁名義．次

段分論鎔裁之法．中分二節．初標三準以定鎔法．次討字句以定裁法．論鎔法包舉全體．論裁法則側重字句者．當時之病在繁縟冗長．不知裁翦也．末段申論繁略之宜．中分二節．初舉證．次譏二陸．即以鍼時．仍側重繁文立說．終論欲繁略得宜．則鎔裁當講．

舍人所謂三準．即孔子所謂志言文．孟子所謂志辭文．已略說於風骨篇中．茲更詳釋之如次．昔孔子贊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其美子產也．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孟子論詩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其稱春秋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莊子天道篇有貴書貴語貴意之文．揚雄法言又有言不能達心．書不能達言之語．合以舍人設情酌事撮辭之說．雖同舉三項．而名義紛如．蓋訓詞之例有通別．用字之式有單複．土臧曰．心．心識曰．意．錯畫曰．文．筆箸曰．書．別訓之例也．志意意義．互文而可通．文辭言辭合用則無擇．通釋之例也．多文為富．修辭立誠．單用之式也．約其文辭．思其志意．複用之式也．明夫此．則孔子之意與志．孟子之志與義也．孔子之書與文．孟子之文也．孟子之辭與事．孔子之言也．莊子之意．語．書．揚雄之心．言．書．舍人之情．事．辭．亦即孔子之志．言．文．孟子志．辭．文也．辭或變而稱事者．辭乃說事之言．詩人之所詠歌．文家之所論列．史氏之所傳述．必有事而後有言也．荀子正名篇曰．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王念孫曰．論當為諭之誤．）一意．楊注．辭者．說事之言．舉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為證．蓋以此九名為一辭．所以述公即位一事．亦所以諭公即位一意也．此又辭或稱事之義也．

規範本體之法．在定三準．今取宋玉風賦爲例．

一、設情以位體．風賦之作．在諷襄王淫樂驕縱．民已困頓窮悴．而不知恤也．全篇酌事撮辭．務以明此旨．位體．猶言立幹也．

二、酌事以取類．託意於風．所經歷有芬芳穢惡之不同．故其中人．亦有清涼慘怛之差異．以類君民苦樂懸殊之情．以大王之雄風．與庶人之雌風．對舉互照．使人易悟．取類者．取事之與情相類者而用之也．

三、撮辭以舉要．欲狀大王雄風之所經歷．故以升高城．入深宮．邸華葉．徘徊桂椒之間．翺翔激水之上．擊芙蓉．獵秦蘅．槩新夷．被荑楊．然後游中庭．上玉堂．躋羅帷．經洞房等辭．以見其高爽芬芳．故其中人也．清涼而愉快．欲狀庶人雌風之所經歷．故以起窮巷．動沙堁．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然後入甕牖．至室廬等辭．以見其窮蹙穢惡．故其中人也．慘怛而成疾．凡此所撮諸辭．皆事之切要者．故曰舉要也．

由上例觀之．撮辭必切所酌之事．酌事必類所設之情．辭切事要而事明．事與情類而情顯．三者相得而成一體．如鎔金之製器．故曰鎔也．

一、翦截浮辭之法．在省繁略．繁略實統情事辭三者而言．而情爲尤要．蓋辭以述事．事以表情．故欲知辭之繁略．須視能否述事爲定．欲知事之繁略．又視能否表情爲斷．太繁則不蕪卽露．太略則不蹇卽晦．能繁而不蕪不露．略

而不蹇不晦。是矣猶未盡也。必繁而文意更佳。略而文情更美。斯為至妙。舍人專重裁辭。蓋此篇之作。在鍼砭時人篇章繁縟冗長之弊。而繁縟冗長之作。實起於士衡。故孫綽有陸文深蕪之論。（世說文章篇孫興公之言）張華有子患才多之譏。（世說新語劉注引文章傳之言）二君之言。可為陸文定評。舍人指斥時人。而推論及於士衡。不特深明流變。且亦正本清源之意也。

鎔裁之法。凡文皆宜有之。不但駢體為然也。史記屈賈列傳。頗具鎔裁之妙。今試取以為記事文之例。屈賈列傳以悲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為主旨。首箸原為楚之同姓。次述原之諫國。次述原既被絀。張儀連衡之說得成。以見懷王之誤國。與原被斥之由。於原之文。獨載懷沙之賦。著其處死之審。以見死之非得已。於原既死之後。著宋玉唐勒景差之徒。以見諸人之不能直諫。而楚之削滅繫焉。於誼傳首載弔屈文。以見其悲原之志與己同也。次著鵩賦。以見同生死。輕去就。非原所願。則原之不棄其君國。不苟生死之志愈明。而悲原之旨亦愈顯。凡此皆鎔之法也。於屈傳不著其他篇。於賈傳不著其策奏。皆以防與前意紛歧也。凡此又裁之法也。故鎔者。酌事撮辭。以明所設之情之謂也。裁者。删落枝節。去其繁濫。使所設之情易明之謂也。

聲律第三十三

【校字】文章神明樞機（文章下疑脫管籥二字。）商徵響高宮羽聲下（黃侃校云，當作宮商響高，徵羽聲下，引周語大不踰宮，細不過羽，禮記月令鄭注，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按黃引經典及鄭注證原文有誤，是也，其所改之句，非也，當作徵羽響高，宮商聲下。）良由內聽難為聰也（黃評曰，由字下，王損仲本有外聽易為口而六字，按王本是，當據增，為下缺文，或是力字。）

【釋義】此篇分三段.首段以樂聲況文章之聲律.中分二節.初以樂聲比文聲.次比論內聽外聽之難易.次段論聲律調協之理.中分二節.初示失調之病.次明調律之理.末段申論聲律之餘義.中分三節.初明天人之異.次言正訛之別.末論律之調否.在作者之才識.

舍人內聽之說最精.蓋言爲心聲.言之疾徐高下.一準乎心.又以代言文之抑揚頓挫.一依乎情.然而心紛者言失其條.情浮者文乖其節.此中機杼至微.消息至密.而理未易明.故論者往往歸之天籟之自然.不知臨文之際.苟作者襟懷澄澈.神定氣寧.則情發肺腑.聲流脣吻.自如符節之相合.後世詞曲家論韻部之字聲各有特質.如王驥德謂東鐘之洪.江陽皆來蕭豪之響.歌戈家麻之和.寒山桓歡先天之雅.庚青之淸.尤侯之幽.齊微之弱.眞文之緩.支思之萎.(此王驥德曲律之說.原爲塡曲家用韻而發.茲節取其語於此.以聲律之用.至詞曲而最細也.)茲周濟謂東眞韻寬平.支先韻細膩.魚歌韻纏綿.蕭尤韻感慨.是也.作者用得其宜.則聲與情符.情以聲顯.文章感物之力.亦因而更大.然其本要在乎澄神養氣.不可外求.故曰內聽.

舍人此篇於雙疊之用.飛沉之別.和韻之理.皆言之至精.研習韻文者所當遵守.其論雙聲不宜隔字.疊韻不宜離.(今本誤作雜句.茲從文鏡祕府論所引.)句者.雙聲之字.如芬芳.玲瓏.用時本相聯綴.自無隔字之病.然有非聯綴詞亦爲雙聲者.如用之而中隔他字.則聲調不美.例如紅蓮墮流水.蓮流雙聲隔字也.方殊風氣分.方風分皆雙聲而又隔字也.誦之自覺詰曲.疊韻之字.如徘徊.周流.用時亦本相聯綴.然有非聯綴字而爲疊韻者.或同居一句而隔字.或分在兩句

而離句皆不流美例皇佐揚天惠皇揚同在一句隔字也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陽霜各在一句離句也飛沉之異卽陰陽淸濁之分四聲之中平聲有陰陽陰聲淸而揚上陽聲濁而抑下文中用之貴能相間如數字皆陰則亢皆陽則卑故曰轆轤交往逆鱗相比也例如潘岳笙賦子喬輕舉明君懷歸明君四字爲陽陰陽陰若易爲明王懷回則逆耳矣西都賦五穀垂穎桑麻鋪棻桑麻四字爲陰陽陰陽若易爲桑枝鋪棻則聱牙矣和韵之理舍人謂和難而韻易蓋和者一句之中平仄有相間相重之美也韵者各句之末同用一韵之字也用韵者一韵既定餘句從之如首韵用東則餘句自可用同從童紅等字雖無韵書而口吻易調故曰易也至於平仄相間變化甚多齊梁之際四聲始分韵書未定作者每苦不能分別故曰難也平仄以相間相重爲美苟一句之中平聲太多或兩句之內平仄不協則誦之不能諧適此事必在四聲既定之後古人不知也例如古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同心五字皆平也子虛賦岑崟參差日月蔽虧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岑崟參差罷池陂陁八字皆平也其平仄不協者尤不勝枚舉大氐沈約以前潘陸之文已漸入聲律是時四聲尙未分也沈約以後四聲既分禁忌遂衆故宮商律呂來陸厥之責難鶴膝蜂腰致鍾嶸之非笑徐庾繼作益加諧美而唐人律體沿之遂生平心論之文貴有聲聲貴調協豈可以前人所未知譏後人爲妄作但用之者首重切情必使誦者無詰屈聱牙之病聞者有聲入心通之妙斯爲至善耳

舍人以吹籥喻陳思潘岳之文以調瑟譬陸機左思之作一則曰宮商大和一則曰翻迴取均於曹潘陸左分

別極淸。其釋籥瑟之異。則曰。籥含定管。瑟資移柱。蓋籥管有定。無往不協。瑟柱無常。時或乖調。以喩曹潘篇篇諧適。左陸每有乖貳也。其意揚曹潘而抑左陸。按潘陸齊名。當時論者每喜並舉。無所優劣。惟孫綽謂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論同舍人。可證吹籥調瑟之義。孫語見世說文學篇引。潘陸之優劣旣明。曹左之異同斯見。而舍人論文不貴繁縟之旨。亦緣此而逾顯。

辭賦用韻之法。後世多以間句韻爲正。則惟古賦之變最繁。今取相如子虛。孟堅西都。太沖蜀都。休文郊居。各一段比觀之。略可見其流變之迹。

一司馬相如子虛賦一段。用韻如下。誌○者非韻之句也。韵部用江有誥之古音表。

其山 鬱 崒 脂二 差 虧 歌二 紛 雲 文二 池 河 歌二

其土 堊 附 侯魚通二 銀 ○ 鱗 文眞通二

其石 ○ 吾 ○ 夫 魚二

其東 圃 若 蒲 蕪 且 魚五

其南 ○ ○ 曼 ○ 山 元二

其高燥 ○ 薠 元二

其埤濕 葭 胡 蘆 于 居 圖 魚六 第五句衆物居之。以之字上一字爲韻

其西池移華沙　歌四
　其中麗䆗　元三
其北○章蘭楊○芳　陽元通四
其上○鸞干　元三
其下○犴　元二

甲、韻式．右段五十二句共用四十一韻．其爲式八．
一、每句韻者九．
二．間句韻者一．
三、二句韻．其首句不韻者二．
四、三句首尾韻者一．
五、三句二韻．其首句不韻者一．
六、五句二韻其一二五句不韻者一．
七、六句四韻．其一五句不韻者一．
八、以句末上一字爲韻者一．

乙、韵部．五十二句中共部八．其中二部通韵者三．
脂部二韵．歌部八韵．文部三韵．魚部十四韵．
元部九韵．陽部三韵．侯部一韵．眞部一韵．

丙、換韵．五十二句中共換韵十三次．其爲式七．
一、二句換韵者六
二、三句換韵者一．
三、四句換韵者一．
四、五句換韵者一．
五、六句換韵者二．
六、七句換韵者一．
七、九句換韵者一．

二、班孟堅西都賦一段用韵如下．
其陽○谷○玉○足○屬○木○蜀（侯六）
其陰嘤○宮中（東冬三通）觀歎焉（元三）

下○源○紛○鱗○雲○菜（元文眞通五）——
東郊○河○○波（歌二）——
西郊苑○漢（元三）——○里○所○在（魚之通三）——
其中○○犀○○海　類　里（之脂通四）——

甲、韻式．右段五十一句．共用二十八韻．其爲式六．

一、每句韻者一．

二、間句韻者三．

三、三句首尾韻者一．

四、四句三韻．其二句不韻者一．

五、五句二韻．其一三五句不韻者一．

六、八句四韻．其一二四五句不韻者一．

乙、韻部．五十一句中．共用韻部十．其中二部通用者三．三部通用者一．

侯部六韻．東部一韻．冬部二韻．元部六韻．文部三韻．

眞部一韻．歌部二韻．魚部一韻．之部四韻．脂部二韻．

丙、換韻．五十一句中共換韻八次．其爲式七．

一、三句換韻者一．

二、四句換韻者一．

三、五句換韻者一．

四、六句換韻者一．

五、八句換韻者一．

六、十句換韻者一．

七、十二句換韻者一．

三、左太沖蜀都賦一段用韻如下．

於前○趾○里（之二）—屬谷（侯二）—紛雲（文二）—○峨○霞○阿○

波（魚歌通四）—○崖○枝○離○猗○馳○啼○儀○垂（支歌通八）—

其間青英（耕陽通二）—礫○爍（宵二）—

於後○崙○門○奔○昏（文四）—○族○玉○谷（侯三）—

其樹○桐樅○峯（東冬通三）—○條○霄○標（幽宵通三）—○林○禽○

陰○吟（侵四）

於東中充（冬東通二）渠腴（魚侯通二）

其中○枝○池（支歌通二）○處○雨（魚二）○阜○巧（幽二）○武旅

舞○府（魚侯通四）

於西山川（元文通二）狼章（陽二）○脩○伏○馥○育（之幽通四）

其中○消○椒○皋○苞○飄○料○痟（幽宵通七）

甲、韻式．右段一百一十八句共用六十八韻．其爲式五．

一、每句韻者七．

二、間句韻者十二．

三、三句首尾韻者一．

四、五句三韻．其一四句不韻者一．

五、六句四韻．其一五句不韻者一．

乙、韻部．一百一十八句中．共用韻部十四．二部通韻者十二．

之部三韻．侯部七韻．文部七韻．魚部七韻．歌部九韻．

文部四韵。耕部一韻。陽部三韻。宵部八韻。東部三韵。

冬部二韵。幽部九韻。侵部四韻。元部一韻。

丙、換韻。一百一十八句中。共換韻二十二次。其爲式八。

一、二句換韻者七。

二、三句換韻者一。

三、四句換韻者四。

四、五句換韻者一。

五、六句換韻者三。

六、八句換韻者四。

七、十四句換韻者一。

八、十六句換韻者一。

四、沈休文郊居賦一段用韻如下。

其水草 ○ 菰 ○ 蒲 ○ 湖 ○ 都 —魚四—

其陸卉 ○ 韭 ○ 首 ○ 後 ○ 牖 —幽侯通四—

若乃○區○株○娛○朱○隅○衢○跗 侯魚通七

其林鳥○上○響○潁○往 陽四

其水禽○虞○梟○軀○珠 侯魚通四

其魚○鱯○頷○白○宅 魚四

其竹○奇○池○枝○垂 歌支通四

甲、韻式．右段六十二句．共用三十一韻．其爲式一．皆間句韻也．

乙、韻部．六十二句中．共用韻部六．兩部通韻者四．

魚部十一韻．幽部四韻．侯部八韻．

陽部四韻．歌部三韻．支部一韻．

丙、換韻．六十二句中．共換韻七次．其爲式二．

一、八句換韻者六．

二、十四句換韻者一．

由上舉四段觀之．漢人用韻之式．至無定法．齊梁之際．此事漸有矩矱．今之所舉四家．略足窺見流衍之跡．而由淩雜無定．以成整飭有法．爲大勢所趨．則至明顯．若復詳加推攷．其間利弊．頗復相因．蓋文藝之美．既貴整齊．又須錯

綜.而其本柢仍在情思.準情思以爲文.則疾徐高下.錯綜整齊.自然有序.是則無法而不離法.有定而仍善變.此亦研習六代文章者所當深解也.

章句第三十四

【校字】筆句(各本皆如此.筆乃章譌.審文可知.紀氏因誤文妄譏.殊可哂.)而體之篇(梅子庚曰.而.下疑有脫字.按當是雜字.雜體者.一篇之中.言之長短不一.漢魏樂府多有之.)

【釋義】此篇分三段.首段釋章句名用.中分二節.初釋名.次釋用.次段論章句組織之法.末段因章句推論分章斷句相關者三事.中分三節.初論句中字數.中分二層.先比較其長短.後尋繹其源流.次論押韻.末及語助發聲等詞.

此篇於分章造句之法.但挈其大綱.所謂言之有序也.大而一篇之中各章之後先.小而一句之中.各字之次第.皆有天然之秩序.賦情則情之曲折.記事則事之本末.論理則理之層次.皆天然之秩序也.作者苟當情懷澄澈.事理通明之會.則安章宅句.自成條理.至於其間變化波瀾之妙.正側穿插之奇.短長高下之度.輕重隱顯之限.回互激射之勢.則非法所能拘.亦非言所能盡.大氐天才開朗者.杼柚寸心.自然靈妙.屈宋之辭賦.則抒情之正則也.子長之史記.則記事之極軌也.莊孟之文辯.則論理之崇規也.此四子者.言不失其友紀.而又變化無端.可謂外文交綺.內義脈注者矣.

舍人釋章爲明。釋句爲局。雖非章句之本義。（樂竟爲一章。句者。曲也。）然最足明章句之用。蓋情思之發。必有其曲折次序。而章以宅情。必隨其曲折次序而分布之。貴能昭晰。故詩文之章數無定。其施設之變亦至夥。例如芣苢三章。初言往采。故曰采之有之。次言采事。故曰掇之捋之。末言采獲已多將歸之事。故曰袺之襭之。三章不可減爲二。不必增爲四。而春原采苢之事如見矣。其他一意而數章者。非複也。所謂一唱三嘆。言之不足。故重言之。所以盡其致也。至句之訓局。其義亦精。一句之字。短或二三。長不過八九。意行其中。彌見局促。故造句貴無冗字。而前後句相承之間。尤貴有次。如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則幾乎一字不可易。此春秋所以謹嚴也。孔穎達釋關雎章句。即采劉義。其言曰。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偏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偏者也。其下復取詩中分章制句之式以爲例。亦可與舍人此篇相發。正可參看。

舍人論文家用韵。主魏武資代之說。而參以折中之論。可謂圓到無餘蘊矣。惟節文辭氣之義。則尙蘊而未發。蓋此事自有天機人力之分。任天機者。虛變無常。而其失也雜。用人力者。整飭有法。而其失也滯。惟極人力之工。而仍不傷其天機。運天機之巧。而能輔之以人力。庶幾盡美。推原其本。要不離乎情思。而修辭之功次之。情思流行。辭氣稱之者。天機利也。辭氣煥發。而修辭從之者。人力臻也。參以前篇所論。斯理自明。至於賦家之文。往往累句一意。則亦同於一意數章。例如相如檄巴蜀文曰。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此段皆盛陳漢兵衛國之勇。故詞多重疊。又如賈誼過秦論曰。秦孝公據崤函

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幷吞八荒之心．此段極形秦勢之強．故語亦不厭複．又有詞雖屢更而意無二致者．義亦同此．例如班孟堅西都賦曰．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棼楣．雖輕迅與僄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捨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迴塗而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篠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此段狀建章之高峻．以與前文寫昭陽之富麗相暎成文．雖遣詞不同．而用意無別．不得病其冗複．蓋詞以發意為主．意有未盡．則詞不得休．此中消息．在作者斟酌寸心之間．初無一定之式也．

紀評此書頗多淺語．傳係門客所為．意或然也．即如此篇乃有二誤．次段本兼包章句．紀評以為先論章法．而指筆句無常以下為論句法．謂論句法．但舉字數．無所發明．不知筆句無常以下為另一段．筆句實章句之譌．一誤也．末段三節．一論字數．二論轉韵．三論發聲助語之詞．皆於分章造句所關至切．紀評乃指為類及．無甚高論．二誤也．

麗辭第三十五

【校字】 徵人之學 梅子庚云．徵當作擬．學當作譽．天啟本徵下注云．元作擬．嘉靖本徵作徵．今按當作擬人貴學．貴字誤入下文並貴同心句．並貴當依紀評作並肩．各本皆誤．此文謂事對必舉人相擬．舉人之功．在乎博學．學不博則擬人不於其倫．故曰所以為難也．擬人二字．出禮記曲禮． 又以事對各有反正 按疑當作又言事二對．各有反正．或言對事對．各有反正 精味兼載 嘉靖本味作未．按當作末．精末．猶言精粗也．因末誤未．未又誤作味也．

【釋義】此篇分三段首段明麗辭之源流中分六層一辭之儷偶本由天成二舉尚書偶語以見麗辭之成匪由營造三舉易之文繫以見麗文不在比其字句意相偶者亦麗辭也四舉詩與左國以見奇偶各有所宜不必揚偶而抑奇五舉兩漢以見辭意並偶之漸六舉魏晉以見駢麗既密浮巧乃生意仍側重箴時也次段論麗辭之法式中分三節初釋四對之義次舉例終論難易優劣末段論麗辭之疵病中分二節初舉四病一重出二不均三孤立四庸冗次申本篇之旨

文家之用對偶實由文字之質性使然我國文字單體單音故可偶合考詩歌肇興厥惟二言二言之句倍之成四故四言之成爲時最早皆偶數也其餘三言五言則參以奇數而成總要而言不離單複二類此猶論句法也卽一句之中用字之法亦無異是惟恆言每喜用複詞此證之俗語而可知不必遠徵書易其故有二字爲單音則同出者多同出者多則耳聽不明一也概用奇詞則語多蹇澀語多蹇澀則口吻不調二也至文家遣詞東漢以後漸崇整飭因之文句對偶爲多齊梁聲律既興平仄諧適尤足助成斯美於是詩文皆務聯對而麗辭之法乃臻巧密浸假而無體不作偶語故後世以駢體一名指目六朝之文洎昌黎韓氏又別倡單行號曰古文與之相角至今莫易舍人當駢體盛行之世卽倡裁抑之論而主迭用奇偶之說其言平正賢於後世古文家遠矣其論魏晉之文析句彌密浮巧爲病則且明斥過求偶麗者非有當於文學之眞理由今觀之不得不許其識之超越倘舍人當日同曹陸之貴盛據休文之要津使秉筆者從風摛詞者仰望則起衰之任何待昌黎此則斯文之不幸豈前識有未

明哉。

文家用古事以達今意。後世謂之用典。實乃脩辭之法。所以使言簡而意賅也。故用典所貴。在於切意。切意之典約有三美。一則意婉而盡。二則藻麗而富。三則氣暢而凝。例如梁簡文敍南康簡王蕘上東宮啓曰。伏惟殿下。愛睦恩深。常棣天篤。北海云亡。騎傳餘藁。東平告盡。驛問留書。嗚呼此恨。復在今日。按後漢書曰。北海敬王睦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又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又東平憲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疾薨。詔告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並集覽焉。此啓既以北海東平喻南康才望之美。復以騎傳驛問見東宮友愛之深。表意既婉而盡。敷藻尤爲盛麗。上文愛睦二語。既已用虛詞稱美。下文不舉古事以相儗。則文氣流而不凝。蓋駢文行氣。貴在疏密相間也。舍人別有事類一篇。詳論用事之法。茲篇所重。在明字句奇偶之用。所以申前篇未盡之義也。

舍人本謂言事二對。皆有反正。篇中但舉事對反正之例。未及言對。今補舉於此。陸機演連珠曰。萬邦凱樂。非說鍾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此言凱樂不因鍾鼓之娛。歸仁不待玉帛之惠者。以見感化流行之用。有賢於鍾鼓玉帛也。事異義同。言對之正也。又曰。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此言中虛者明。懷塞則暗。理殊趣合。言對之反也。正者。雙舉同物。以明一義。詞迴而意重。故曰劣。反者。並列異類。以見一理。語曲而義豐。故曰優。然作者行文。亦隨宜遣筆。初無絀正崇反之見。未可因舍人此論而拘於一格也。

比興第三十六

【校字】 記諷 舊校記一作託。按嘉靖本作寄。是也。寄譌爲記。後改成託耳。 楚襄 嘉靖本作襄楚。天啟本改作衰楚。是也。衰誤作襄也。 詩刺道喪 天啟本曹學佺曰。詩字當作諷。興近於風。比近於賦。興義銷亡。故風氣愈下。按曹說是。

【釋義】 此篇分三段。首段釋比興之義。次段舉例明比興之法。中分二節。初明興隱。故詩傳獨標之。次證比明。故賦家多用之。末段專論比之類別。中分二節。初舉秦漢賦家爲例。次言比之爲用雖廣。要以切至爲貴。

比興之義。論者紛如。先鄭周禮大師注。以比方於物曰比。託事於物曰興。後鄭又以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爲比。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爲興。與先鄭大司樂注又曰興者以善物喻善事。與後鄭說同。舍人此篇以比顯興隱立說。義界最精。蓋二者同以事物況譬。特有隱顯之別。而無美惡之分。比者作者先有此情。敢思傾洩。或嫌於逕直。乃索物比方言之。興者作者雖先有此情。但蘊而未發。偶觸於事物。與本情相符。因而興起本情。前者屬有意。後者出無心。有意者比附分明。故顯。無心者無端流露。故隱。困學紀聞載李仲蒙釋賦比興義語可參證。李曰。敍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盡物也。索物以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曰索曰記事出有意。曰觸曰動理本無心。隱顯之異。分明可見。毛公傳詩以興隱難明。故特標出。舍人此篇題稱比興。而文多明比法。蓋興出無端。難以法定。一也。賦家之文鮮用興體。二也。用意不同。其歸一也。

復次賦家之文多用比體亦出自然考興之爲義雖精於比而其爲用則狹於比其故有二一者興之託物但節取與情相發之一義以發端不易敷爲全篇國風之詠關雎九歌之賦秋蘭是也比則依情託義可以曲折相附詩之叅斯賦之窮鳥是也二者興者物來感情出於無心遑論後人難以意逆卽作者當時亦或流露於不自覺而賦體本以敷布爲用敷布云者蓋有經營結構之功與無心而發者異趣是以唐詩宋詞託興尙多而漢魏辭賦與義轉亡體實限之也舍人此篇辭意雖惜興義之銷亡而薄比體之代用然於比興二體盛衰之故已能窺見本原茲爲闡明之如此亦言古今文學流別者所當留意也

夸飾第三十七

【校字】憑風（諸本皆作風．疑當作虛．所謂子虛元是也．）此欲夸其威而飾其事義暌刺也（舊校飾元脫．其下有闕字．按此句當作此欲夸飾其威．而忘其事義暌刺也．）

【釋義】此篇分三段首段明詩書不廢飾辭中分三節首總論次舉六例以見夸辭有無害於義者次舉例以見飾辭雖有似害理者要視作者用意何在而定次段述兩漢賦家用夸飾之得失中分二節初濫用之失次善用之得末段箴時弊兼示正法中分二節初箴時次示法

六朝文人承兩漢賦體大行之後各體文章多以敷布之法爲之故夸飾之用爲最盛夸飾逾量則眞宷匿而浮僞成舍人論文抑浮僞而崇眞宷故斥相如爲詭濫病子雲平子爲虛用濫形末段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

泰。論旨甚正。蓋自比興以下四篇。皆論文家脩辭之法也。夫文字之功用有限。文人之情意無窮。修辭之法。所以運有限之文字。成無限之妙用。亦卽所以達無窮之情意也。故文意待辭修而益明。而修辭以能使意明爲限度。過此限度。亦足損意。舍人舉例。已足證明。大氐夸飾之用。以寫做物狀爲宜。若摹繪心象。則易入浮僞。蓋敍歎戚而辭溢其情。則感會之效失。而近諂。明事理而言過其實。則闡發之用乖。而近誣。舍人特許賦家氣貌山海體勢宮殿之辭。而於字與笑并聲共泣。借者戒其過理乖實。可以悟其故矣。

或曰。美文務在動人。未可責其不切事情。故王仲任曰。爲言不溢。則美不足稱。爲文不渥。則事不足褒。必如太冲病上林之言盧橘。詆甘泉之陳玉樹。斯乃讀者之固執。豈作家之瑕疵哉。曰。賦家之文。固以侈陳爲用。不廢夸飾。然敷設太甚。眞意轉潙。是以相如賦仙。原以諷帝。而武帝讀之。反若淩雲。子雲美新。原非頌莽。而後世覽者轉譏失節。蓋君子立言。亦不朽之業。貴能準情而發。未可徒務馳騁筆墨之工。而甘蹈諂誣之失也。此篇所謂夸而有節。飾而不誣。與太冲侈言無驗。雖麗非經之語。實相沆瀣。亦古賢文德之論也。學人之言。有足以防閑文心者。此類是矣。烏可以救弊之德音。爲言詩之高叟哉。

事類第三十八

【校字】 百官　舊校百原作六。按胡廣補揚崔官箴。合稱百官箴。舍人或用後起之名也。

【釋義】此篇分三段．首段舉證以見義例．中分三節．初釋事類在文章之功用．次舉經以見二例．中包三層．一舉易經用古事之例．二舉書經用成辭之例．三略示爲文亦貴多識前言往行之故．末舉兩漢辭人用事用辭之習尙以見例．次段論才學與用事類之關係．中分三節．初統論文章之美．才學兼資．次論聞見宜博洽．其要在學以贍才．末論採擇貴精覈．其要在才以運學．末段舉魏晉辭人用事類之謬誤．中分四節．初陳思用辭之謬．中包二層．一如用事則爲失實．二如用辭則爲不審．次陸機用事不精之謬．三曹洪用事失實之謬．四設譬明用事類貴有匠心．以結全篇．

文家用典．亦修辭之一法．用典之要．不出以少字明多意．其大別有二．一用古事．二用成辭．用古事者．援古事以證今情也．用成辭者．引彼語以明此義也．援古事以證今情之類．約有四端．一曰直用．二曰渾用．三曰綜合．四曰假設．今各舉例如下．

一、直用（或曰明用）

如庾信哀江南賦　馬武無預於甲兵．馮唐不論於將帥．

倪璠注曰．按武帝天監後．每舉兵侵魏．及魏分東西．東魏通和．而西魏邊警無聞．是以莫見兵革也．後漢書曰．光武時馬武上言欲擊匈奴．帝不許．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漢書匈奴傳贊曰．文帝中年．聚天下精兵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此二句皆言梁武帝廢弛武備．上句用馬武事．正合．下句用馮唐與事不

符。故曰不論即此可見用事之法。貴能點化也。

二、渾用。或曰暗用。

同前。 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以清談爲廟略。

此二句驟視之如未用事實。則上句暗用漢書周亞夫傳文帝曰向者棘門霸上如兒戲耳。下句暗用晉書王衍傳。衍死自悔曰。向若不祖尙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不至今日。用此二事者。以譏朱异翫寇誤國。致召侯景之亂也。渾用之法。雖暗有故事。而文中渾化之使不著迹也。然如此用兒戲清談。仍可使人知其旨意。故非晦昧。

三、綜合。

陸機演連珠 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此文上句虛。下句實。乃以實對虛之法。下句以盜跖與曾參史魚綜合用之。以見德化流行。感人最力。故惡習潛移。同於善類也。

顏延之陶徵士誄 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

此文上句共用三事。一於陵子爲人灌園。二潘岳閒居賦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三公羊傳齊大夫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下句共用二事。一穀梁傳寗喜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衞。二莊子。河上有

家貧恃緯蕭而食者。此卽後世詩人一句之中兼用數事之始也。

徐陵玉臺新詠序　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

此文上句合袁宏賦舞迴鸞以紆袖及世說韓壽偸香事爲一。下句合西京雜記趙飛燕弟合德上織成裾事及陳思洛神賦解玉佩以要之爲一。以極形豔冶惟驚鸞冶袖及陳王玉佩。已同成辭。非純屬古事。此類又爲綜合事辭而用之者。

四、假設。

謝莊月賦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又曰仲宣跪而稱曰臣東鄙幽介。長自邱樊。

庾信枯樹賦　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世異時移。出爲東陽太守。又曰桓大司馬聞而嘆曰。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

此乃賦家假設以發端之辭。相如之子虛烏有也。此類雖非用古事。然如庾信小園賦三春負鋤相識。五月披裘見尋。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卜林。意亦同此。而仍不失援古證今之義。則假設古事。亦可謂爲用典矣。

用成辭以明今義之類。亦約分四項。一曰全句。二曰檃括。三曰引證。四曰借字。

一、全句。

班固封燕然山銘．納於大麓．維清緝熙．

上句用書．下句用詩．一字不易．幾同集句．

潘岳揚荊州誄　鳥則擇木．臣亦簡君．

宋武帝與臧燾敕　獨習寡悟．義著周典．

沈約爲武帝與謝朏敕　不降其身．不屈其志．

右三文引用成辭．略加改易．殆爲直用全語．嫌於集句．故小變耳．鳥則擇木．用左傳載仲尼之言．臣亦簡君．用家語記孔子之語．但易擇爲簡．獨習寡悟．用禮記學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易學爲習．易聞爲悟．不降其身．不屈其志．用論語．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易辱爲屈．又以身志互易．

二、檃括．

陸機演連珠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留影．故觸形則照．

上句用文子事．猶琴瑟．終必改調．下句用淮南子．鏡不設形．故能形也．

陸機文賦　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

二句皆用荀子．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之意．此類用法．韵文最多．大氐原辭不便屬對．故全用其意．而略約其辭以爲之也．原辭或出一書者．如此文是．或出二書者．如前條是．隨文取便．初無定程．

三、引證．

劉孝標辨命論　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

此明引成辭．以證爲善不息也．

同前　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

此渾引成辭．以證善惡有徵．貴能自強不息也．

四、借字．

班固東都賦　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

如林二字．出書受率其旅若林．盈門二字．出詩爛其盈門．此但用其字面也．

沈約齊安陸昭王碑　起予聖懷．發言中旨．

起予二字．出論語．起予者商也．孔子謂子夏能起發己意也．此但摘用二字．言其能起聖懷．不屬己言．借字之風．宋齊以後彌盛．孔懷以代兄弟．已見譏於顏氏．此外如任昉爲范始與作求立太宰碑表．用道被如仁．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教．用冠德如仁．皆摘論語如其仁如其仁．以暗切管仲．傳教中又有照鄰殆庶．用易大傳顏氏之子．其殆庶乎．即以作顏子用．任昉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用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摘書知人則哲．而裁去知人二字．即以作知人用．任昉爲范始與作求立太宰碑表．用功參微管．摘

論語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裁去仲字。加綴微字。卽以作管仲用。按後漢書明帝永平八年·日食詔·飛蓬隨風·微子所歎·章懷注引管子曰·無儀法程式·飛搖而無所定·謂之飛蓬·飛蓬之間·明主不聽·此言微子未詳·沈濤曰·微子本作微管·六朝人每以管仲爲微管·如沈說·則後漢時已然矣·又有但摘取一字者。如梁武帝申飭選人表用後門以過立試吏及八元立年等語。摘論語三十而立之立。卽以作三十歲用。略舉數條以見例。其他類此者尙多。大氐以全用成語嫌於抄書。有同集句。故初則略易數字。繼則厪摘字面。摘字再變。遂成詭異矣。

練字第三十九

【校字】夫文象列而結繩移諸本皆作文象·疑當作爻象·中矣又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此文言聖人作卦爻以易結繩之習也·文乃形誤字·周禮保氏諸本作保章氏·誤·保章氏世守天文之變·與保氏異職·其誤無疑·並貫練雅頌頌乃頡誤·卽後文之爾雅蒼頡·傅毅制誄已用淮雨盧文弨文心雕龍輯注書後曰·此下有元長作序·亦用別風八字·按盧氏係据吳仲伊校本書後·謂吳仲伊本出錢惟善·其字句異同勝盧氏自有本者·錄出爲書後·但不知盧氏所有爲何本·吳本存亡·亦不可知矣·附記於此·以待知者·又按李慈銘日記曰·別者·烈字形近之誤·淮者·淫字音近之借也·又曰·文心雕龍謂淮別字新異·引傅毅用淮雨·王融用別風爲證·是李所見本亦有元長作序亦用別風八字·

【釋義】此篇分三段。首段敍文字源流及其影響文章之故。中分三節。初辨源流。中包二層。一起源。二流變。次敍影響。亦包二層。一西漢文士精於字學。故文多瑋字。二東漢以後疏於小學。故字尙簡易。次段標舉練字之法。中分二節。初明文家當通知古今文字。次舉四忌。末段論後人沿訛習奇之弊。

文家之有文字。如梓匠之有利器。器不厭其多。惟求其精。所以便於製作也。古人謂爲文首在識字。蓋文字以代言語。有是語必有是字。而文章者。言語之最精者也。精語必得美字以達之。西漢以來。辭賦繁興。寫象山海。摹略萬物。尤貴有文字以供敷設。故賦家如相如。子雲。號稱博識。相如有凡將篇。子雲有訓纂方言。皆字學之書也。今檢其所爲文。凡名狀之詞。爲類尤富。又文字自秦篆解散以後。形體日趨簡易。詭更任情。變體彌夥。漢世已感識字不易。故在上則有熹平石經之刻。在下則有叔重說解之書。降及魏晉。行楷又盛。點畫偏旁。更異漢隸。重以書法爲時所尚。於是結構但取美觀。筆畫無嫌移易。而識字更難。此舍人所以有諟正文字之論也。而同時沈休文亦有爲文當從三易之說。北朝顏氏之推。尙論文章。亦及文字。知此事之在當時。久爲識者所重視矣。至此篇所舉四忌。雖似無關大體。然在詩家亦爲要務。特其所論。乃在形體之間。初無關於意義。當合章句。麗辭。指瑕。物色等篇觀之。而後文家字句之精蘊始得也。

隱秀第四十

【校字】非研慮之所求也 舊校元作果。謝改。按嘉靖本作果。疑得之誤。得或作㝵。因誤成果也。

【釋義】此篇自始正而末奇至此閨房之悲極也。爲明人僞託。紀評謂其詞句不類舍人。黃氏札記復舉張戒所引二語。不見文中。證爲贋品。已無可疑。今復得一證。文中有彭澤之口口句。此彭澤乃指淵明。然細檢全書。品列成

文。未及陶公隻字。蓋陶公隱居息游。當時知者已鮮。又顏謝之體。方爲世重。陶公所作。與世異味。而陶集流傳。始於昭明。舍人著書。乃在齊代。其時陶集。尚未流傳。卽令入梁。曾見新刊。而書成已久。不及追加。故以彭澤之閑雅絕倫。文心竟不及品論。淺人見不及此。以陶居劉前。理可援据。乃於此文特加徵引。適足成其僞託之證。此則紀黃二氏所未及舉者也。

隱秀之義。張戒歲寒堂詩話所引二語。最爲明晰。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與梅聖俞所謂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語意相合。然言外之意。必由言得。目前之景。乃憑情顯。言失其當。則意浮漂而不定。情喪其用。則景虛設而無功。言當者。作者之情懷。雖未盡宣。而讀者之心思。已足領會。此中蓋有自然之軌度。太過則傷淺。不及則犯晦。至如何而後合此軌度。又視人之造詣而定。故雖元白之詩。東坡以爲淺露。義山之作。遺山病其晦澁。元白好盡言。義山喜追琢也。至狀物之功。首在善感。感入精微。心生眼處。自能擷其菁英。棄其瑕穢。故能物象昭晰。光景如新。然則深造者得表情之極軌。善感者操寫象之玄機。斯二者卽隱秀之所由成也。惟是深造非一蹴而至。善感豈頃刻所能。胥有待乎學養。學養之功既至。操翰之際。自然靈妙。故曰思合自逢。非由研慮。若不明此旨。謂率爾爲天籟。詡鹵莽爲自然。則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矣。

復次。言外之旨云者。豈故作隱複之詞。如射覆然邪。蓋言不盡意。理所當然。一也。文章之美。貴有含蓄。二也。復以作者之情。或不敢直抒。則委曲之。不忍明言。則婉約之。不欲正言。則恢奇之。不可盡言。則蘊籍之。不能顯言。則假

託之。又或無心於言。而自然流露之。於是言外之旨。遂爲文家所不能闕。賞會之士。亦以得其幽旨爲可樂。故意逆之之功。以求志爲極則也。若其探索未深。與夫逞臆妄論者。此其失乃在讀者。於文外之旨固無關也。今人見古人之文有爲後世誤解者。遂謂古人本無深旨。或且譏彈言外之旨類於隱語庾辭。要皆淺陋之說。不可不辨。獨惜舍人本篇闕佚。致微言妙義。黯然莫章。而補綴之徒。亦未能覃精極思。爲之闡發。用是粗舉綱條。務詮眞義。深思之士。幸明辨之。

復次。文家言外之旨。往往卽在文中警策處。讀者逆志。亦卽從此處而入。蓋隱處卽秀處也。例如九歌湘君篇中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及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予以不閒。言外流露黨人與己異趣。信己不深。故生離間。而此四句卽篇中秀處。又如少司命篇中。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二句爲千古情語之祖。亦篇中秀處也。而屈子痛心於子蘭與己異趣。致再合無望之意。亦卽於此得之。又如相如大人賦。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皆篇中秀處。而相如諷武帝求仙無益之意。亦卽於此得之。且前文盛誇大人仙游之適。皆爲此而設也。又如子建洛神賦。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及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等句。子建惓惓於文帝之意。最深切。而措詞亦最沉痛。略舉四例。以爲隅反。

指瑕第四十一

【校字】比語 諸本皆作比。疑切字之誤。下言反音詞異義同。皆指其時反切之學也。

【釋義】此篇分三段。首泛論為文當慎瑕疵。次段因略舉古人文章瑕疵以示例。中分四節。一措詞失體。二立言違理。三用辭傷義。四擬人不倫。末段申論近代文家之通病四條以垂戒。中分四節。初意義依希之病。次聲音犯忌之病。三為文剽竊之病。末注書謬解之病。

觀舍人此篇所論。知文章自漢魏以來。作家彌盛。篇章乃繁。疵累既生。糾彈遂出。此固事勢所必然。亦評文家之天責也。篇中所舉陳思安仁之瑕。亦見金樓子及顏氏家訓。此序志篇所謂不以同為病也。家訓文章篇尚有數條。吳均賦破鏡。則擇題不慎之瑕也。是邪雲母之句。則聲音嫌疑之瑕也。伐鼓淵淵之語。則引詩不當之瑕也。渭陽桓山之辭。則用事訛濫之瑕也。其譏蔡王之文。則代言未允之瑕也。斥大麓九五等語。則措詞失體之瑕也。凡此諸條。本篇雖未論及。亦在所當戒。蓋文章瑕疵。更僕難數。略陳梗概。所以示秉筆為文不宜疏略耳。

始有賞際奇至之言二句。頗難索解。觀下文獨標賞撫二字。用相詆訶。則晉人文中當有賞際奇至撫叩酬酢等詞。舍人之意。似病其用字訛異。致意義依希。然以錫賚作心解之意。用執握指情理為言。乃文家引申本義而用之之法。初不必為瑕累。蓋一字初本一義。及文家轉相引申。而後數義一字。如都本先王宗廟所在地。而詩有洵美

且都則以爲都閑矣史記有姣冶嫻都則以爲都雅矣蓋都城爲人物薈萃之地才質閑美者衆異於他方故引申爲閑雅之義又朋本鳳鳥而詩有碩大無朋則以爲朋比矣又有錫我百朋則以爲兼貝矣蓋鳳鳥至則羣鳥從之故引申爲兼比之義以此論彼事同一例不得曰雅頌未聞也且文家初不禁換字換字之故或因熟厭而取新或欲通今而易古或爲音韵所限或避重複之形其法則或取同訓之字或用引申之義或因聲近而義得相通如鮑昭蕪城賦崪若斷岸矗似長雲崪訓高峻矗訓齊平如曰高若斷岸齊似長雲則熟矣司馬遷用書平秩東作爲便程東作平便程秩聲近義通易之者便程今平秩古也陸機園葵詩庇足同一智生理各萬端本言葛藟庇根與葵之衞足同智易根爲足者字當用仄也曹植七啓元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易心爲靈者與庭叶韵也潘岳揚荊州誄鳥則擇木臣亦簡君家語本作擇君易之者避與上複也四條之外又有因避帝諱而換字者如光武諱秀則秀才爲茂才明帝諱莊則老莊爲老嚴又有文人錮習輕今重古謂知縣爲邑宰稱湖北曰荊州姓李必曰隴西言臘定稱嘉平又有換字而用其相反之義者如以亂爲治以擾爲安以災爲祥以荒爲定其流弊所至詭更任情如微管微禹詒厥具瞻之類遂令文義割裂依違難明舍人深譏殆以此歟

切語求蚩反音取瑕實當時之習尚蓋音韵之學初與文人多習反切之語至用相戲謔有因而生隙者故舍人舉以爲戒觀金樓子所記數事可知也金樓子雜記上何僧智嘗於任昉坐賦詩任云卿詩可謂高厚言其詩不類也何大怒曰遂以我爲狗號高厚之詩不類出左氏襄公十六年傳蓋高厚切音爲狗厚高切音爲號也掠美之

瑕。誠亦當戒。然古人質厚。稱引前語。每不標名。又文家鑄詞。或多偶合。雖在朋儕。亦所常見。若必謂甲掠乙美。或乙奪甲善。皆非碻論。惟蹈襲依放之風。東漢以後爲最盛。能者爲之。是爲與古人爭勝。劣者則不免於剽竊之譏矣。此舍人所以有揭篋探囊之論也。

注解之文。亦論說之一體。舍人論說篇言之甚明。故此篇申論瑕疵。舉謬解之例。紀評詆其無與文章。乃後世文士辨體未精之見也。漢儒通經識字。訓解古書。多本師說。精碻者固多。固陋墨守之失。亦在所不免。他若諸子之解詁。辭賦之註釋。事出文士。匪由經師。則其失尤多。舍人此篇亦但舉一隅以示例耳。

養氣第四十二

【校字】故有錐股自厲和熊以苦之人盧文弨文心雕龍輯注書後曰。按下六字吳本無。當本脫四字。不學者妄增成之。而忘其年代之不合也。按盧校是。

【釋義】此篇分四段。首段總撮一篇大旨。次段分論行文養氣之多異。中分三節。初因時之古今而異。次因人之少壯而異。末因體之強弱而異。三段明不善養氣之害。中分二節。初舉證。次明害。末段論養氣之法。

本篇申神思未竟之旨。以明文非可強作而能也。神思篇云。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又云。方其搦翰。氣倍辭前。又云。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彼篇以虛靜爲主。務令慮明氣靜。自然神王而思敏。本篇率志委和。率情適會。及清和其心。調暢其氣。亦卽求令虛靜之旨。然細繹篇中示戒之語。如曰鑽礪過分。曰爭光鬻采。曰

悵甍企鶴．瀝辭鐫思．言外蓋以爲其時文士苦思求工．以騖聲譽之失也．蓋古人爲文或以明世要．或以抒幽情．皆發憤而作．如不得已．亭林顧氏所謂文須有益於世也．亭林又曰．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雖多奚爲．蓋齊梁之世．人無論貴賤．爭以能文相尚．於是爭奇競巧．騖聲釣譽之弊出．李諤上高祖革文華一書．於其時世風之弊．指陳最爲明碻．其言曰．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惟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韵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於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爲有用也．以李氏所言．印證本篇．舍人之意．灼然可知矣．

附會第四十三

【校字】 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黃氏札記改豆爲白．用呂覽黃白雜則堅且牣之文．御覽豆作石．黃作玉．） 並駕齊驅而一轂統輻（按此二句嘉靖本五家言本均無．御覽五百八十五引亦無．似後人所加．） 會詞切理如引轡以揮鞭（按嘉靖本五家言本無此二句．下作克終底績．寄在寫以遠送．與絕筆二句爲偶．詳審文義．此段乃論文家結尾之法．故曰絕筆斷章．曰克終底績．不應復有會詞切理之言．惟寄在句或有訛誤．寫送乃六朝文人常語．猶今言收束有餘韵也．本書詮賦亦有寫送文勢之言．此言致終篇之功．在收筆有不盡之勢也．）

【釋義】此篇分四段首段詮釋附會之義中分二節初釋名義次詮功用又包二層初綴思之數二布局之法次段敘臨文之通病中分三節初謀篇之病次命意之病末論思異由於才異三段明附會之要歸中分二節初標文識次舉證末段補論爲文結尾之理

附會二字蓋出漢書爰盎傳贊雖不好學亦善附會張晏注曰因宜附著會合之亦見劉逵蜀都吳都賦注序彼文曰傅會辭義抑多精致其義即今所謂謀篇命意之法爲文之道百義而一意全篇而衆辭辭散而不相附則章節顚倒而文失其序義紛而不相會則旨趣黯黮而言乖其則蓋百義所以申一意衆辭所以成全篇也篇中次段所謂細巧即百義衆辭也所謂體統即全篇一意也夫辭附義會文成統緒者司契在心故文識尙焉識以明理理得則文無舛節故曰懸識湊理節文自會其義與神思篇尤相關切神思所論即附會之前因此篇所言則前因既具之結果也合而參之爲文之能事畢矣

總術第四十四

【校字】今之常言 舊校今元作令商改宋翔鳳過庭錄曰當從元本作令令者當時功令也按宋說非是 若筆不言文 黃氏札記曰不爲爲字之誤按黃說是也而所改之爲字猶未的不乃果之壞字承顏說而言果也 分經以典奧爲不刊 分乃六字之誤

【釋義】此篇分三段首段辨正俗說中分二節初明文兼有韵與無韵其與筆對稱始於近世次駁顏氏經典乃

言而非文之說。中包三層。先標顏說。次辨難。終出己意。次段論文術之重要。中分二節。初論近世忽本術而崇末節。又包二層。先斥陸賦未精。後論後世棄本逐末。研術未精。故不能博明疑似。次明本術之當講。中包三層。能文必資曉術，次棄術之失，末操術之得。末段申論本篇之所由作。

術之本義。說文曰。邑中道也。引申之。凡可由之以行者曰術。禮記樂記。然後心術形焉。注。術。所由也。是其證矣。此以具體之物名抽象之義也。術之訓道。訓法。皆此類。由法再引申之。又訓藝。禮記鄉飲酒義。古之學術道者。注。術。猶藝也。是也。此又以由之事與所以由之之理對稱而名也。總括言之。術有二義。一爲形而上之道理。一爲形而下之技藝。本篇之術。屬前一義。猶今言文學之原理也。下文圓鑒區域。大判條例八字。曉術者之能事。本書各篇凡涉及原理者。皆其事也。蓋原理既明。則辨體必精。安有疑似違誤之論。篇中精博辨奧四者。卽疑似之例也。顏氏以經典非言之文者。則違誤之證也。至多欲練辭。莫肯研術云云。則斥但講枝末。而忽視本原者之辭也。講枝末者。但求敷藻設色之法。諧聲協律之功。若今傳四聲八病之說。繁苛枝碎。殆其遺矣。舍人當時。類此者定多。故作總術一篇。以明體要也。黃氏札記謂此篇乃總會神思以至附會之旨。而丁寧鄭重以言之。非別有所謂總術。說猶未瑩。紀評更無所見。故謂此篇文有訛誤。語多難解。推原其故。皆在辨術字之義未眞耳。故詳釋之於此。

術之義既如上述。總之說亦當明辨。舍人論文。每以文與心對舉。而側重在心。本篇所謂總者。卽以心術總攝文術而言也。夫心識洞理者。取舍從違。咸皆得當。是爲通才之鑒。理具於心者。義味辭氣。悉入機巧。是爲善弈之文。

然則文體雖衆．文術雖廣．一理足以貫通．故曰乘一總萬．舉要治繁也．紀氏既以文章技藝視此術字．又於所謂總者未能致思．故謂辨明疑似一段．與上下文不相屬．於此益信評語乃他人託名．紀氏斷不至此也．

九變復貫．語本逸詩．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赦詔引之．貫字之義．孟康訓爲道．師古訓爲事．皆非也．荀子天論有不知貫不能應變之文．楊倞注曰．貫．條貫也．條貫卽一貫．一貫者不變之常理．與九變對文．意甚分明．舍人所謂九變之貫．卽指文學原理而言．蓋辭有質文．因時而異．理無二致．不以代殊．故曰九變之貫．猶言萬變之宗也．逸詩九變復貫．貫亦一也．猶言九變而復於一也．數極於九．至九則復歸於一．故曰復貫也．

時序第四十五

【校字】 明帝疊耀（帝乃章誤·此稱兩朝·故曰疊耀·下文肆禮璧堂·文帝事也·講文虎觀·章帝事也·）于叔德祖之侶（于叔乃子淑之誤·邯鄲淳字子淑·黃初中爲博士給事中·舊作子俶·俶亦淑誤·）緝遐景祚（元作緝熙不誤·此用詩維清輯熙也·）

【釋義】 本篇總論十代文運升降之故．文皆順序．區段分明．然贊有辭采九變之言．詳審篇旨．蓋除宋齊不論外．自上古至兩晉．文章風氣約有九變也．今釋如後．陶唐世質．民謠樸野．及虞廷賡歌．有雍谷之美．乃心樂聲泰之文．此一變也．三代之文．由詠功頌德．變而爲刺淫譏過．此二變也．戰國諸子朋興．齊楚稱盛．齊尙雄辯．楚富麗辭．皆出縱操之詭俗．西漢文變雖多．不外屈宋餘響．此三變也．東漢中興以後．順桓以前．稍改西京之風．漸靡經生之習．由

麗辭而爲儒文此四變也靈帝以後學貴墨守文亦散緩其時作者類多淺陋比之俳優文章風氣由盛而衰此五變也漢末大亂民怨沸騰魏武雄興志存戡定文帝纂業雅好詞華影響所及文風亦慷慨而多氣此六變也魏明以後玄言漸盛慷慨之氣至此稍衰故篇體輕澹此七變也西晉承流文家苦其輕澹乃有結藻清英流韵綺麗之文此八變也元帝南渡君臣晏安士氣頹廢加以玄風大扇故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此九變也宋齊世近作者尙多生存又皆顯貴舍人存而不論非但是非難定且亦有所避忌也故列代雖十而衡論文變止及晉世觀其所論固已綱舉目張不可不謂之閎通之士矣

故知暐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二句深得屈宋文體流變之故與實齋章氏論戰國文體出於行人辭命之說可謂曠世同調屈子主連齊抗秦與子蘭上官之主合秦者異趣故遭貶斥是屈子亦近縱橫家也漢初人士多習縱橫長短之說而賦家如賈誼司馬相如枚乘嚴忌鄒陽之徒皆有戰代馳說之習但高祖已厭縱橫文景務崇清淨故賈誼抑而鄒枚沉於是縱橫之士無所用之乃折入辭賦及武帝之世此風已成而賦人亦漸爲帝王所重其間因緣固甚明白舍人二語已足窺見本源實齋演之遂成名論其語可參看拙編文學通史論漢代辭賦章中惟漢初縱橫馳說之士雖不容於王朝而其時諸侯如吳梁淮南皆承戰國養士之風士之習長短善辭賦者遂乃游食藩封以資貴顯故武帝以前王朝雖辭人勿用藩國則文彩足觀本篇於此付之闕如似不免於疏闊

本篇前有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之句後贊復有蔚映十代辭采九變之文讀者每易迷罔前之九變如以高

惠迄成九代。釋之義殊未安。蓋文變不可以代論。且按文義求之。亦與九數不符也。是則前之九變。九乃虛數。與九變之貫意同。極言西漢文家雖曰多變。要不出屈賦之外也。故下文卽繼以大氐所歸。祖述楚辭。不可與贊中九變之辭捉同。

本書通變篇。才略篇。皆有都舉歷代文變之詞。通變篇有九代六變之說。九代者。一黃帝。二唐。三虞。四夏。五商。六周。七漢。八魏。九晉也。六變者。一黃唐淳而質。二虞夏質而辨。三商周麗而雅。四楚漢侈而豔。五魏晉淺而綺。六宋初訛而新。數代則依政治歷史爲分限。論變則據文學風尙以區判。與本篇所論。正可參看。才略篇歷舉虞夏商周春秋戰國漢魏晉九代文人之辭令華采以衡論。而篇末又曰。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其分畫止四。似與六變九變之旨不合。蓋本篇與通變論其異。才略則標其同。言各有當也。

復次三篇舉代。皆不數秦。本篇於戰代特標齊楚。才略於列國兼舉李斯。其故有可得而言者。蓋嬴秦力征享國未久。風會未成。又自商鞅以來。力主法治。無文學之美也。此證以本書他篇可知。詮賦篇曰。秦世不文。乃有雜賦。奏啓篇曰。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勳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誣。政無膏澤。形於篇章。封禪篇曰。秦王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總觀所論。大氐以法家之辭。質直嚴酷而少之。然李斯諫逐客一書。亦辨麗可觀。比之漢代諸家。允無愧色。舍人不以李氏冠冕秦文者。殆以斯故楚人。漸染楚風。可謂戰國之文。

不可謂秦世之文邪。及斯既相秦。政主更新。文章體勢。亦異前轍。故舍人以之與王綰並論。他如銘金刻石之文。皆別具嚴峻渾重之氣。則眞秦人之文矣。申耆李氏謂秦相他文。無不詄麗。頌德立石。一變而樸渾。其詞其氣。便欲破除詩書。自作古始。此語大足發舍人之餘蘊。其所謂他文詄麗者。亦指諫逐客一篇耳。學者合觀比論。則於戰國秦漢文風流變之故。可以通其消息矣。

建安文學。論者多以尚氣目之。皆原本舍人此論。前釋風骨篇義。已發其凡。惟風會之興。必有其源。建安文學尚氣之源。亦有可得而言者。蓋東漢自明章崇儒。經術久漸。學尚墨守。憚於闡發。經生之文。類多散緩。淺人爲之。遂成冗漫。安和之世。文風已敝。御覽引後漢書陳忠(安帝時人)奏選尚書郎曰。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故舍人詔策篇曰。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爲詔敕。假手外請。降及靈帝。雖好辭製。而當時鴻都之士。大氐浮華無實。已不足振藻揚芬。而依託聲光者。本無才學。虛冒文名。乃出之請託。醜聲四溢。是以陽球楊賜蔡邕諸君。交相詆斥。指爲妖妄。此則不特文學衰微之憂。實乃人心澆漓之象也。加以獻帝末季。天下大亂。民俗偷薄。魏武救之以名法。務爲清峻。而海宇多事。才士皆有慷慨靖亂之心。言爲心聲。發而不覺。文舉正平之文已然。至建安諸子。而風會遂成。故典論論文。直揭宗風。而倡主氣之說。舍人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四語。識解甚高。誠溯河窮源之論矣。參以風骨篇之言。知舍人之志。蓋欲以氣質卓轢之文。一救當世靡麗闡緩之弊。特以人微言輕。典高和寡。不足以振蕩一世豪傑。故雖邀遇休文。亦不過賞其深得文

理而已不足以當起衰之任也及韓愈氏崛起於唐倡爲古文以挽時弊後世尊奉之不能外今觀其持論頗於主氣之旨相近而李德裕窮愁志則更明揭典論主氣之言而發揮之唐運衰而不絕者於此可以窺其故矣荀子有言曰亂代之徵文章匿而采斯著曠觀文史益信斯言哀時之士所當留意也

兩晉文風約有二源一者建安尚氣之變體二者正始明道之餘風而其端則皆見於魏晉禪讓之際嵇康阮籍其領袖也嵇志清峻而辭復壯麗足矯正始之頹風阮旨遙深而文亦豔逸實接建安之芳軌然嵇變正始之頹風猶具建安之健骨阮接建安之芳軌卻沿正始之流波一用逆挽一爲沿變此又二子異中之同也逮晉元康潘陸特秀沈休文稱其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可知二家之作固沿建安之流而加以繁縟者也此舍人所謂結藻清英流韻綺靡之文也南渡之初孫許稱盛鍾仲偉稱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左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旨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沈休文亦謂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哲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耳合觀鍾沈之說可知正始餘波浸淫甚遠孫許在當時鬱爲文宗雖亦近沿潘陸之風實則直紹正始之統由是觀之兩晉文學各有殊尚西晉以放誕爲歸彌近嗣宗江左用名理相尚微同叔夜而其領袖之者厥惟潘陸孫許四人然潘陸之文流布甚遠孫許之作寥若晨星豈非遒麗之辭[illegible]

正始舍人以爲莊老告退山水方滋實乃寄玄思於山水運人巧出天然二派至此殆已有合流之勢故二子聲名卓犖一世而後之作者莫能外焉六代文學由盛轉衰此其中樞矣休文謂延之傍發遜謝深密過之鮑昭稱靈運自然可愛延年雕繢滿眼二家之同異優劣亦可以概見矣

晉宋文家除上舉六人外其矯然出羣者尚有左思太沖雖與潘陸同時而意致高渾劉崐越石郭璞景純雖生永嘉之代而體氣清剛他如蕭子顯南齊書論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末盛休文稱殷仲文始革孫許之風謝叔源大變太元之氣亦一時傑出之才也若舉江左三百年文人而概論之則唯淵明一人可謂遺世獨立論其品格直將糠粃曹王遑論潘陸然而以顏光祿之深交昭明太子之雅好鍾記室之精識劉舍人之博聞或未之得知或知之未盡故知文學之事亦復榮枯有時特光曜果存翳蔽終顯此亦學者所當知者也

齊梁短祚文學風尚略約相同齊書文學傳論謂當世文家其源不出三途一爲謝靈運一爲傅咸應璩一爲鮑照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謂時人好效謝康樂裴鴻臚梁書文學傳序謂於時作者有沈約江淹任昉諸人南史陸厥傳謂永明末盛爲文章者有沈約謝朓王融周顒世呼永明體證以舍人所論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明詩）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甚（情采）厭黷舊式穿鑿取新（定勢）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總術）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物色）諸文大氐不外致思力於聲音色澤之間以求勝昔人而已至論其流弊則或曰採濫或曰愛奇或曰浮詭或曰訛變或曰習華隨侈或曰爭光鬻采或曰曲寫毫芥合而參之知爾時作者非無佳篇領袖諸人

亦非悉中此弊．實由西施工顰．遂令東施獻醜．然則舍人諸論．雖未揭舉名氏．而其意固在指斥當時領袖諸賢也．

晉宋之際．作者爲文．漸重聲色之美．於是聯對徵事之功．亦因之增重．且有以此夸治聞詑流俗者．齊梁之際．此風彌盛．觀鍾仲偉詩品中序．衡論當時文士用事之弊曰．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卽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淸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値其人．文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記室所評．雖專於詩篇．實通於文筆．蓋天才既絀．風力已衰．於是不得不以記誦爲之．考史傳所記．齊梁人士．如姚察王僧孺等．並稱其多用新事．人所未見．王諶劉峻等．亦稱當時貴人．多使賓客隸事．以多爲貴．而類書之作．乃盛極一時．如南史劉峻傳云．安成王秀使撰類苑．凡一百二十卷．武帝卽命諸學士撰筆林徧略以高之．杜子偉傳云．與劉陟等抄撰羣書．各爲題目．庾肩吾傳．及陸罩傳云．簡文撰法寶聯璧．與羣士抄撮區分．周書庾信傳．謂徐庾父子四人．（徐摛子陵庾肩吾子信）並爲太子抄撮學士．是乃記誦不足．又輔之以抄撮之功也．其餘波至於唐初而未絕．今傳歐陽詢令狐德棻等撰之藝文類聚一百卷．虞世南撰之北堂書抄一百七十三卷．徐堅韋述等撰之初學記三十卷．皆其流風．卽此一端．亦可以覘爾時文

人風尙所在矣．

附隋書經籍志及唐書藝文志所載宋齊至唐初各家類書略目如後．

纂要一卷．戴安道撰．亦云顏延之撰．（按唐書藝文志甲部小學類．有顏延之纂要六卷．與詁幼文三卷同列．不知卽是附益此書者否也．）

袖中記二卷．沈約撰．　袖中略集一卷．沈約撰．　珠叢一卷．沈約撰．

采璧三卷．梁中書舍人庾肩吾撰．

以上各書．隋志列之子部雜家．與庾仲容子鈔等爲類．似係雜抄各書．而非按類區分者．猶非眞類書之體也．

皇覽一百二十卷．繆卜等撰．　梁六百卷．　梁又有皇覽一百二十三卷．　何承天合皇覽五十卷．　徐爰合皇覽目四卷．　又有皇覽抄二十卷．梁特進蕭琛抄．亡．（按唐志曰．何承天幷合皇覽一百二十二卷．徐爰幷合皇覽八十四卷．）

按淸侯康補三國藝文志子雜家類．有皇覽六百八十卷．（自注．魏文帝命王象繆卜等撰．）後又引曹爽傳注引魏略云．桓範與王象等典集皇覽．又楊俊傳注引魏略云．王象受詔撰皇覽．（合四十餘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　又引御覽六百一．引三國典略曰．祖珽等上言．昔魏文帝命韋誕諸人撰著皇覽．包括羣書．區分義別．又引史記索隱卷一．云皇覽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之省覽．故曰皇覽．又作按語曰．御覽禮儀部三十九．引皇覽冢墓記二十餘條．水經注引皇覽十三條．言冢墓者十之九．冢墓蓋卽四十餘部中之一．御覽卷五百九十．又引皇覽記陰謀．疑亦書中篇名也．論語三省章釋文稱皇覽引魯讀六事．則兼及經義．此魏文帝紀所謂撰集經傳隨類相從者．蓋後世類書之濫

觴。故無不包矣。今按此類書之始也。梁六百卷者。梁世有所增益也。梁又有一百二十三卷者。原書卷數外或加目錄及序也。何承天合并為五十卷。徐爰并合皇覽卷數增多。或有附益。今不可考矣。

帝王集要三十卷。崔安撰。（按唐志有帝王要覽三十卷。列入類書類。無撰人。不知即此否。）

類苑一百二十卷。梁征虜刑獄參軍劉孝標撰。（唐志同。）梁七錄八十二卷。

華林遍略六百二十卷。梁綏安令徐僧權等撰。（按唐志曰。徐勉華林遍略六百卷。）

要錄六十卷。（唐志同。此下唐志有檢事書百六卷。此無。）

壽光書苑二百卷。梁尚書左丞劉杳撰。（唐志同。）

科錄七十卷。元暉撰。（唐志無。）

書圖泉海二十卷。陳張式撰。（按唐志曰。張式書圖泉海七十卷。）

聖壽堂御覽三百六十卷。（按唐志有祖孝徵等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當即此書。）

長州玉鏡二百三十八卷。（按唐志作虞綽等撰。唐志此下有諸葛穎元門寶海一百二十卷。隋志無。）

書鈔一百七十四卷。（按唐志有虞世南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三卷。）

以上各書。隋志列皇覽後。唐志以皇覽以下至戚苑英華別出為類書類。隋志書鈔以下為釋氏譜內典博要等書。皆類集釋典者。今不錄。錄唐志所載唐初各家書於後。以見其流風之遠。

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目十二卷高士廉房元齡等奉詔撰.
瑤山玉彩五百卷孝敬皇帝令許敬宗孟利貞等撰.
累璧四百卷又目錄四卷許敬宗等撰.
東殿新書二百卷許敬宗李義府奉詔撰.
藝文類聚一百卷令狐德棻袁朗趙弘智等同修.
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三卷虞世南撰.
策府五百八十二卷張太素撰.
武后元覽一百卷.
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目十三卷張昌宗李嶠崔湜閻朝隱等撰.
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孟利貞撰.
玉藻瓊林一百卷.
筆海十卷王義方撰.
元宗事類一百三十卷又初學記三十卷張說類集要事以教諸王徐堅韋述等分撰.
以上各書唐志類列.以今存類聚書鈔初學記觀之應皆相同.然東殿新書志稱自史記至晉書刪其繁辭.則

屬史鈔之類．後又有劉秩政典．杜佑通典．蘇冕會要等書．亦與類聚書鈔不類．大氐分類抄撮古事．取便檢索者．概曰類書耳．非純爲臨文取給之書也．蓋此風既成．擴而廣之．爲用亦溥．故後世不廢．至淸代欽定之古今圖書集成．而大備矣．顧此類之書．求其採撮有法．博而不蕪．精而不漏者．亦不多見．故宏博之士．不之貴焉．

梁陳之間．風尚亦略同．梁自簡文創爲宮體．朝野從流．競學輕靡．降及叔寶君臣．淫荒無時．游燕倡酬．辭尤側豔．江左王氣既衰．文運亦成流蕩．觀其時製．誠亡國之哀思也．南史簡文帝紀稱帝方頤豐下．須鬢如畫．直髮委地．雙眉翠色．項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盼睞則目光燭人．夫史述帝王容儀．乃柔麗姣好．如狀妙婦．衡以舍人體性之論．其文辭輕豔．蓋有由矣．隋書文學傳謂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采．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又經籍志集部後論曰．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淸辭麗製．止乎衽席之間．雕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後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爲宮體．流宕不已．訖於喪亡．陳氏因之．未能全變．由此觀之．文風之靡．極於大同以後．而始作俑者．厥惟簡文．故侯景責梁武十失．亦有皇太子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之語．雖出賊臣指斥之詞．抑亦當時之實錄也．惟史論徐庾．尚多未盡．蓋二子雖初漸南士淨靡之風．然自羈留北地．身更亂離．以傷憫之懷．發激越之調．文章體製．已異往時．未可以初製輕險之詞．概其晚年之作也．迨陳運既歇．隋高崛興．北方統一．南士．煬帝初政．有志敦古．用北人貞剛之風．易南士浮豔之習．文學風氣．浸浸乎變新矣．雖末季荒淫．國祚不永．其力已足以

結六朝之殘局。開李唐之先聲。政治轉變。及於文學。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論世者合秦隋兩代觀之。似天特設此奇局。爲漢唐擁篲清塵者。然亦可以覘文運升降之所由。非偶爾矣。

物色第四十六

按此篇論旨。宜與前比興夸飾諸篇爲次。今在時序篇之後。或由淺人改編。蓋但視篇名。誤認時序二字之義也。

【釋義】 此篇分三段。首段泛論外境與內心關係之切。中分二節。初四時動物。次節序感人。次段引證明文家體物之流變。中分四節。初引詩爲證。中包二層。一詮理。二引證。次引楚騷。次引漢賦。由詩至賦。已有由簡趨繁之勢。終論體物所忌。實爲繁蕪。文意已逗下段近世文人之失矣。三段因近世文人風尚專工體物。爲之太過。遂成繁蕪。乃暢論體物之理。中分二節。初論近世風尚。次明體物之理。中包三層。一貴能推陳出新。二貴能體會眞切。三貴得江山之助。

本篇申論神思篇第二段論心境交融之理。神思舉其大綱。本篇乃其條目。蓋神物交融。亦有分別。有物來動情者焉。有情往感物者焉。物來動情者。情隨物遷。彼物象之慘舒。卽吾心之憂虞也。故曰隨物宛轉。情往感物者。物因情變。以內心之悲樂。爲外境之懽戚也。故曰與心徘徊。前者文家謂之無我之境。或曰寫境。後者文家謂之有我之境。或曰造境。前者我爲被動。後者我爲主動。被動者。一心澄然。因物而動。故但寫物之妙境。而吾心閑靜之趣。亦在其中。雖曰無我。實亦有我。主動者。萬物自如。緣情而異。故雖抒人之幽情。而外物聲采之美。亦由以見。雖曰造境。

實同寫境是以純境固不足以謂文純情亦不足以稱美善爲文者必在情境交融物我雙會之際矣雖然行文之時變亦至夥或觸境以生情或緣情而布境或寫物卽以言情或物我分寫而彼此暉暎初無定法要在硏諷之時體會出之耳

復次本篇與情采篇雖同而實異同者二篇所論皆內心與外境之關係也異者情采論敷采必準的於情所重仍在養情本篇論體物必妙得其要所重乃在摛藻其曰以少總多情貌無遺曰麗則而約言曰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曰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曰析辭尙簡皆其義也其曰麗淫而繁句曰靑黃屢出則繁而不珍曰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則皆摛藻之繁蕪也

舍人論文家體物之理皆至精粹而入與貴閑析辭尙簡二語尤要閑者神思篇所謂虛靜也虛靜之極自生明妙故能撮物象之精微窺造化之靈祕及其出諸心而形於文也亦自然要約而不繁尙何如印印泥之失乎西方文家謂文人寫物如沙之濾水如沙濾水者存其精潔之謂也如印印泥者無所抉擇之謂也兩家之言若合符節是知文學原理不以時有古今地有東西而異其趣此亦通識之士所當留意也

才略第四十七

【校字】選典誥 孫詒讓曰選典誥當作進典語進選語誥皆形近而譌按語誤作誥是也選乃撰字二字古通司馬相如封禪書歷選列辟史記作撰徐廣曰撰一作選是其證不必据漢書改作進也 覆取精意 按此言相如之文

夸豔．致精意覆蔽也．取乃蔽誤．辭人最深舊校人字疑誤．按人乃采字之誤．多俊才而不課學按史通雜說下引作役才．是也．

【釋義】 本篇與時序篇相輔．時序所論．屬文學風尙之高下流變．論世之事也．本篇所重．在比較作品之長短．作家之同異．知人之事也．其行文以九代見時序篇．順敍．故亦區段分明．然細覈其文．於鋪敍之中．有義例三焉．一曰單論．二曰合論．三曰附論．單論者．如篇中陸賈．賈誼．相如．王褒．揚雄．桓譚．馮衍．潘勗．王朗．李尤．馬融．張華．左思．潘岳．郭璞．是也．合論之例．有二人合論者．如枚乘鄒陽．董仲舒馬司馬遷．傅毅崔駰．二王逸子延壽．張衡蔡邕．二曹丕弟植．劉劭何晏．二應瑒子貞．嵇康阮籍．二陸機弟雲．孫楚摯虞．二傅玄子咸．兩張載弟協．劉琨盧諶．庾亮溫嶠．孫盛干寶．袁宏孫綽．殷仲文謝混．是也．有四人合論者．如二班彪弟固．兩劉向子歆．劉向趙壹．孔融禰衡．成公綏夏侯湛．曹攄張翰．是也．有數人合論者．如王粲陳琳阮瑀徐幹劉楨應瑒六子是也．附論者．如崔瑗杜篤賈逵附傳毅崔駰後．路粹楊修丁儀邯鄲淳附建安七子後．是也．合論之義．或因父子．或以兄弟．或係同時而名聲相埒．或屬朋友而微尚相同．又或緣比較優劣而合論．或欲辨明異同而合論．附論者大都附庸時流之士．單論者類能獨標一體．或則瑜不掩瑕．又或特出一時風會之外者也．然則此篇事本衡文而義同史傳．故能於寥寥千百字中．具見九代人才之高下．苟非卓裁．曷克臻此．

本篇以才略標目．而篇首乃揭辭令華采四字．其義亦可得而言也．才略者．才能識略之謂也．屬之人．發而爲辭令．蔚而成華采．則屬之文．而辭令華采之中．又含筆與文二類．故篇中涉及文體．至爲廣泛．上自詩賦．下及書記．皆在揚搉之列．與本書上篇所品論．旨趣無二．又辭令華采之發．固源於才略．而才略所資．則以性情爲土壤．以學

術爲膏澤．二者得而後可以滋長．此以本末言之則然也．至篇中評隲之語．或稱才穎．或稱學精．或稱識博．或稱理贍．或稱思銳．或稱慮詳．或稱氣盛．或稱力緩．或稱情高．或稱文美．或稱辭堅．或稱體疎．或稱采密．或稱意浮．用字甚雜．似無分於本末．然細繹之．要不出性情學術才能識略辭令華采諸端．蓋衡文者操術有四．一論其性情．二考其學術．三研其才略．四賞其辭采．本篇隨文立言．蓋亦互文見義之例也．

舍人此論文家長短異同之處．每具卓識．學者由之以考覈前賢之文．亦學海之南針也．篇中論二班兩劉．不同舊說．論子桓子建．亦異俗情．以遺論命詩．分屬嵇阮．以深廣朗練．區判機雲．論張蔡孫干．則由異以見同．評建安羣彥．則各標其所美．謂仲宣弁冕七子．稱景純足冠中興．皆特識所存．足資後學研味者也．又論兩漢羣才．而總斷之曰．卿淵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雄向而後．頗引書以助文．尤於一代得失之林．知所取裁．雖舍人當時瀏覽之文．今多淪佚．然就現存各家之作．取證本篇．亦足以窺其崖略也．

今試舉二曹之長短．以驗舍人之言．鍾嶸詩品列子建於上品．謂其源出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又曰．陳思之於文章．譬人倫之有孔周．其推許之至如此．其論子桓則列之中品．謂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奇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不然何以銓衡羣彥．對揚厥弟．此論與舍人不同．殆卽本篇所指俗情抑揚乎．由今觀之．文帝才麗而思放．思王藻深而情鬱．藻麗乃當世同風．放鬱則二家之殊致．然放者易流．鬱者難盡．放者通俛近誕．鬱者善感彌眞．此陳思之所

以能得人之同情也．本篇位尊減才．勢窘益價二語．最足說明此故．而鍾評抑子桓太甚．故舍人獨持異議．察舍人之意．謂二子亦互有短長．所異者．子建思捷而才儁．子桓慮詳而力緩．以捷儁較詳緩．得名自易．初魏武甚愛子建．幾有奪嫡之事．殆卽以此．魏志任城陳蕭王傳評注引魚豢典略．武諸王傳論曰．余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良有以也．而子桓之所以終得繼體．或亦其處慮詳密所致歟．此蓋從二人才性而概論之也．至其論文．帝則以辯要許其典論．以清越贊其樂府．論思王則以詩篇兼善．比於仲宣．以章表體贍．冠於羣才．所謂迭用短長．語尤斟酌．序志篇曰．理不可同．則有異乎前論．非虛語矣．學者卽一反三．當有益於神智也．

知音第四十八

【校字】衆不知余之異采　見異唯知音耳（按兩異字應作奧．後人據誤本楚辭改此文耳．觀下文深識鑒奧可知．詳見序志篇．）其事浮淺（按其疑匪誤．此言雄好深奧之文．匪從事於浮淺可知．故下曰．深識鑒奧．歡然內懌也．）

【釋義】此篇分三段．首段明知音之難遇．中分三節．初總揭大旨．次引證．中包四層．一時同則不貴．二崇己則輕人．三學淺則妄論．末總斷．上舉三證．次段難知之故．中分三節．初文非形器．無識者不能知．其故一也．次識鮮圓該．偏好者有所囿．其故二也．三學貴博觀．習淺者難為功．其故三也．末段論音本易知之理．而寄慨於深識難逢．中分三節．初舉六觀為法．次論苟能深入．則雖幽必顯．終言苟能熟翫．則雖奧易明．

文學之事。作者之外。有讀者焉。假使作者之性情學術。才能識略。高矣美矣。其辭令華采。已盡工矣。而讀者識鑒之精粗。賞會之深淺。其間差異。有同天壤。此舍人所以惆悵於知音也。蓋作者往矣。其所述造。猶能綿綿不絕者。實賴精識之士。能默契於寸心。神遇於千古也。作者雖無求名身後之心。而其學術性情才能識略。胥託其文以見。易詞言之。一民族。一國家。已往文化所託命。未來文化所孳育。端賴文學。然則識鑒之精粗。賞會之深淺。所關於作者一身者少。而係於民族國家者多矣。論文者又烏可忽哉。本篇於此義雖未顯言。然觀序志篇稱文章爲經典之枝條。經典乃禮典君國之本源。原道篇論文章與聖道相因。爲區宇彝憲所資託。程器篇謂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其涵孕之深。關係之大如此。則淺識妄解者之賊事害理。不言可知矣。因爲闡發之於此。

往嘗撰文鑒篇。論知音難遇之故有三。而不學無識者不與焉。一曰人之性分學力各異。即舍人知多偏好。人莫圓該之義也。二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此義爲舍人所未論及。略舉其說。如淵明之文。不稱重於晉宋。四聲之論。不見許於鍾陸。即明其證。三曰知識詮別與性靈領受殊科。此義最要。亦舍人所未言。然觀篇末所舉二義。（即深入與熟翫。）則性靈領受之詮釋也。所謂入情見心。歡然內懌者。苟非以我心魂。接彼精魄者。何能臻此。蓋性靈領受者。必在天君澄澈。世慮盡消之時。其事與陶鈞文思。貴在虛靜。功用正等也。至知識詮別之事。約有四類。求工拙於隻辭。論優劣於片韻。摘句者遺篇。斷章而取義。雖得魚忘筌。時有獲於寸心。而索驥按圖。終失知於千里者。詩話家也。一字之

來歷徵引及於羣書一事之典實辨詁等於聚訟雖多闡發之功亦有穿鑿之過者箋注家也又有援史事以證詩因詩語而訂史工部必語語諷唐政三閭則字字懷楚憲雖得有合於論世而失則同於羅織者考證家也又有窮源究委別派分門儕玉谿於香盦之倫推義寧爲艱澀之祖鎚鍊則附杜鴉高放蕩則託李自喜雖深探討之功實啓依託之漸者歷史家也四家之外今世習尚又有爲校勘之學者則箋注家之附庸也有爲表譜之學者則歷史家之枝派也凡此諸家固讀書者所當爲然僅能爲此卽謂已盡鑒賞之能事獲古人之精英則亦未然也朱子謂讀詩者當涵詠自得曾文正謂非密詠恬吟不能探其深遠之趣皆舍人深入熟翫之義亦卽余性靈領受之說合而參之鑒賞之事不中不遠矣

程器第四十九

【釋義】此篇分四段首段總揭篇旨在文行並重中包二層一設論明華質當並茂次舉前人評論嘆文人之無行次段反復析論文行之不易兼全中分三節初節舉證見文人實多無行者次節寄慨於文人之易被譏訕中包四層一武士亦有無行者二將相因名崇而滅譏以見文人職卑則多誚三舉證見文人不必皆無行末節申明上意以寄慨三段言器用文采與位之崇卑所關以見位尊者不必以文采邀譽言外有箴其時顯貴之意中分二節初節明位之崇卑與文之關係又包二層一學文本以達政二舉證以見文不達政者宜居下位從政者不必以文

藝爲美稱。次節申論通才當文武兼資。即篇首器用文采並重之旨。末段總論此篇要旨。作結全篇文意。特爲激昂。知舍人寄慨遙深。所謂發憤而作者也。乃後世視其書與文評詩話等類。使九原可作。其憤慨又當何如邪。

紀評謂舍人此篇亦有激之談。不爲典要。眞所謂俗鑑之迷者也。今細繹其文。可得二義。一者歎息於無所憑藉者之易召譏謗。二者譏諷位高任重者怠其職責。而以文采邀譽。於前義可見爾時之人。其文名藉甚者。多出於華宗貴胄。布衣之士。不易見重於世。蓋自魏文時創爲九品中正之法。日久弊生。劉毅已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之議。宋齊以來。循之未改。沈約亦有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之論。至隋文開皇中始議罷之。是六代甄拔人才。終不出此制。於是士流咸重門第。而寒族無進身之階。此舍人所以興嘆也。於後義可見爾時顯貴但以辭賦爲勳績。致國事廢弛。蓋道文旣離。浮華無實。乃舍人之所深憂。亦文心之所由作也。

舍人此篇。尙有一義。讀其書者。或未留意。舍人曰。文武之術。左右惟宜。郤縠敦書。故舉爲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子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此以文事武備並重。初觀之甚異。實亦深中時弊之論也。顏之推家訓有論梁世士大夫文弱之弊二節。證以舍人之言。知蕭梁以前。士習已然矣。家訓涉務篇曰。梁世士大夫皆尙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將。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又曰。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卒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性旣儒雅。未嘗乘騎。見馬嘶歕陸梁。莫不震慴。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爲馬乎。其風俗如此。又勉學篇曰。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

則祕書．無不燻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夫射御書數．古人並習．未有柔靡脆弱如齊梁子弟者．士習至此．國事尙可問哉．然則舍人此論．不特有斯文將喪之懼．實懷神洲陸沉之憂矣．安可謂之不爲典要哉．學者借古鏡今．於世風俗尙．孰是孰非．當知所取舍矣．



文心雕龍校釋卷下

新寧　劉永濟撰

舍人序志篇曰．若乃論文敍筆．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蓋言自明詩以迄書記．每篇以此四綱爲準則也．今按其文．每論一體．首釋名章義．次原始表末．次選文定篇．終以敷理舉統．四綱之外．間有附論一例．舍人未及指明．釋名章義者．論一體命名涵義之由來也．原始表末者．論此體之源流遷變也．選文定篇者．示領袖作家及篇章也．敷理舉統者．評作法與體製之所宜也．附論者．雜體之文．不足特立專篇．乃就其品性何屬．卽附何篇之後也．惟四綱之先後次第．亦不盡畫一．原始表末與選文定篇．往往以行文之便．混而不分．蓋寓選文於表末之中也．今發其凡．於此不更一一揭明．學者可參稽焉．至其選文定篇一綱．所關至鉅．因統稽十六篇（除首五篇爲全書綱領外．史傳諸子乃專書．明詩樂府爲詩歌．均不選錄．故止十六篇也．）所論者．別錄爲舍人選定文錄．以便省覽．其選錄凡例．亦別具．茲不贅及．

明詩第六

【校字】昔葛天氏樂辭云（唐寫本無天氏云三字．疑本作昔葛天樂辭．）理不空綺（舊校綺朱云當作絃．唐寫本正作絃．）繼軌周文（御覽文作人．）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唐寫本無妤字．宋本御覽亦無妤字．疑作擬．後作前．据此．是舍人明言李陵班婕妤之作．乃前代之人擬作者．前代者．齊代以前．西漢以後也．詳見後．）辭趣一揆（唐寫本趣作輒．）則明於圖讖（唐寫本明作萌．）

【釋義】舍人論詩之名義．特舉言志與持人情性二義．至為精約．嘗考古籍詁詩者有三訓焉．一曰承也．禮記內則曰．詩負之．鄭玄注曰．詩之言承也．儀禮特牲饋食禮曰．詩懷之．鄭注曰．詩猶承也．二曰志也．書舜典曰．詩言志．孔安國傳曰．謂詩言志以導之．劉熙釋名曰．詩．之也．志之所之也．（古籍訓詩為志者．多不勝舉．）三曰持也．詩緯含神霧曰．詩者．持也．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故孔穎達為詩譜序作疏．總此三訓而申其義曰．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隊．故一名而三訓也．余昔撰中國文學史序論．即採孔氏此說．為我國詩體之定義．復紬繹之而得四事．四事者．詩必有關於一代政教之得失．一也．必有關於作者情思之邪正．二也．必有感化人生之力．三也．必具追琢辭句之功．四也．四事所攝．殆無餘蘊．詁詩之義．此其至精矣．而舍人不出承義．尤為精約．蓋負懷之義．鄭均訓承．承之為義．實由持出．是以沖遠彼疏．又曰．以手維持而承奉之也．故知舍人思理邃密．卓爾千古．後世紛紜．安能易此．

鄭君詩譜序。論詩之興起。遠在大庭之世。孔氏復疏其說。謂鄭疑大庭有詩者。大庭神農之別號。神農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爲辭。則是爲詩之漸。故疑有之也。又曰。鄭疑大庭有詩者。正据後世漸文。故疑有爾。未必以土鼓葦籥。遂爲有詩。蓋孔氏以爲上古之樂。不因詩作。縱令有樂。未必有詩。鄭謂大庭有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今考初民謳歌。實與樂偕。特非若後世詩人著之文字耳。謂書契以前有詩。何害。此舍人原詩之始。所以遠溯葛天樂辭也。至舉九序歌禹。五子諷太康。謂順美匡惡。其來已久。亦與康成之論合。康成六藝論論詩曰。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朴略尙質。面稱不爲諂。目諫不爲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僞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鄭氏此論。足補舍人之遺。蓋詩之爲物。本於述志言情。禮制未興。名分不嚴。情志之達。言語已足。自無待於謳吟諷諭也。然則詩體之興。固雖書契之前可述。而詩用之大。則非制禮以後不彰。必明夫此。而後本末圓備也。

復次。舍人於春秋行人會同賦詩之風。特加稱美。亦猶孔門論詩之旨。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邢昺論語正義。卽以古者使適四方。有會同之事。皆賦詩以見意爲說。由此知我國古代詩學之盛況。與列國士夫雍容之雅。尙絕非今世各國所能企及。雖左國所載。列國行人所賦之詩。非自造篇什。而斷章取義。以寄意託情。不但誦習嫻雅。且亦深通詩學。故能盡微婉之旨。致感發之功也。與賦詩之風婉美者。尙有引詩之習。考左傳所載。列國公卿面語引詩者。多至百有一條。而丘明自引及述仲尼之

言者復四十有八他如論語孝經之文皆有徵引詩句之處下及戰國諸子著書儒門記禮其風尤盛而兩漢經師之傳記臣工之奏疏猶有引詩證義之事亦可見其流風之遠矣魏源詩古微毛詩義例篇於此事論之特詳可參看也

西漢文士有無五言頗爲後人所諍論細繹舍人此篇前云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見擬於前代也是謂五言一體西京未重世傳蘇李贈答班婕團扇爲齊梁以前文士所擬證以摯虞文章流別論詩五言於俳諧倡樂用之一語二家所見相同鍾嶸詩品雖以五言始自李陵又曰古詩眇邈人世難詳則亦未定之詞也又曰王楊枚馬吟詠靡聞則古詩十九首中枚叔九首仲偉未嘗以爲眞枚作且於論古詩條中明言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顏延之庭誥亦謂李陵衆作總雜不類原是假託非盡陵製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今考漢書蘇武傳載李陵一歌四句仍是楚聲而非五言此延之所以謂衆作與李製不類也而文選所載李詩三首則衆作中之佳者延之所謂善篇足悲者也然則蘇李贈別非西京之物無疑矣至團扇一篇嚴羽謂樂府以爲顏延年作（滄浪詩話）未詳樂府爲何書今本樂府詩集及玉臺新詠則固題婕妤也詩品謂其源出李陵亦以體製與河梁贈別相近耳河梁贈別既已人世難詳則團扇作者安能定屬班姬邪又世傳西京詩有主名者如卓文君白頭吟虞姬答項王歌則明係後人擬作之辭故知此體之在西京實猶未爲辭人所重也至舍人論古詩十九首有比采而推固兩漢之作乎一語似謂十九首內有西京之作然曰或稱枚叔曰比采而推則亦未定之

詞。特推測如是耳。仲偉詩品上品敍。旣明言王楊枚馬吟詠靡聞。又於品古詩條。稱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温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爲驚絕。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紬繹其旨。亦未嘗定以爲有西京之作也。今按世稱古詩十九首者。因昭明選古詩中十九首入錄也。据仲偉之言。是齊梁間本合上山采蘼蕪等篇之失名者。統稱古詩也。徐陵玉臺新詠。首錄古詩八首。懍懍歲云暮。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四首。在蕭選十九首內。此外更有上山采蘼蕪。四座且莫諠。悲與親友別。穆穆清風至。四首。但不知仲偉所謂四十五首之目如何耳。此十九首。蕭選但曰古詩。玉臺始以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相去日已遠。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蘭若生春陽。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九篇爲枚乘作。而分行行重行行後八句爲一首。合蘭若生春陽十句於庭中有奇樹爲一首。與文選異。（宋本亦有與文選同者。見紀容舒玉臺新詠考異。）彥和所稱或說。當卽自來相傳有此語。至徐選始實之耳。李善注選。特舉驅馬上東門。與游戲宛與洛等句。辭兼東都。非盡是乘。則唐代竟有以十九首皆枚作者矣。傳久益訛。亦理之常也。楊慎以玉衡指孟冬一首。節候與漢末用夏正時合。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則漢武已改秦朔用夏正以後詩。（丹鉛雜錄）王世貞又謂臨文不諱。盈盈樓上女。犯惠帝諱無妨。疑十九首中。雜有枚生之作。（藝苑卮言）顧炎武則以禮已祧不諱。而李陵詩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枚乘柳賦。盈玉縹之清酒。又詩盈盈一水間。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爲後人擬作之證。（日知錄）近人復有以懍懍歲云暮一首。言涼風與月令合。亦是太初以前之詩。

其說紛紜如此．不知西京縱有五言．亦必非枚作．以摯氏俳諧倡樂之說．與舍人辭人遺翰．莫見五言之論合參甚明也．且其詩皆泛寫勞人思婦朋友契闊．死生新故之感．安見定爲枚作．宜以昭明仲偉爲準．概稱古詩．不出主名．庶幾近是．

復次．自揚子雲爲文．好與古人爭勝．遂開擬古之風．子雲既擬易作太玄．擬論語作法言．擬倉頡作訓纂．擬爾雅作方言．擬虞箴作州箴．擬離騷作反騷．廣騷．畔牢愁．擬相如賦作甘泉長楊羽獵河東四賦．擬答客難作解嘲．擬封禪文作劇秦美新．於時王莽亦擬周書作大誥．東漢則有傅毅張衡崔駰崔瑗馬融等之擬七發．崔駰班固張衡蔡邕等之擬答客難．他如劉向王逸之擬騷．諸家之模擬馬班．（見劉知幾史通模擬篇）依放諸子．（見本書諸子篇）擬古之風．於斯爲盛．於是樂府家亦多擬古題．述古事者．魏晉以還．平原兄弟．陸傅顏謝江鮑之儔．操翰摛文．莫不擬古．竊嘗比觀衆製．略有可言．一曰補亡．古有其義．而亡其辭．補著其文．以綴舊制．如束晳之補南陔白華六篇是也．二曰效體．學主通方．意存兼愛．學其文體．並懷其人．如謝靈運之擬鄴中集詩八首．江文通之雜體詩三十首是也．三曰借題．情有鬱邑．辭忌觝觸．借用古題．用申今意．如曹植陶潛之擬樂府古詩諸篇是也．四曰代作．古本無辭．事或哀豔．精感魄動．代之發抒．如昭君怨．楚妃歎諸詩是也．（相如長門賦．李陵答蘇武書．亦屬此類者．）故擬古一體．或曰依．或曰學．或曰代．或曰效．或雖未標明擬代．而實爲擬古．或雖不用古題．而實咏古事．大氐不出以上四義．及其後也．作者之主名既逸．遂疑眞出古人所自爲矣．蘇李贈別．班姬團扇．卽此類也．柏梁聯句．亦屬後人擬古事而作者．顧炎武日知錄辨證甚詳．舍人習而未察．

亦智者千慮之一失矣．蓋文學自有風會．摯虞之論五言詩．卽西京之風會也．論文體之肇興者．當於其風會已成之時．若摘句一篇之中．搜章衆製之內．謂五言興於虞廷．七言成於周世．則一代之殊．尚古今之因革．何由見焉．因不憚詞費．論之如此．

舍人衡論魏晉至宋詩家風尚．約有五變．可謂探驪得珠矣．其間因革損益．可得言者．已具釋於時序篇．茲不復贅．昔草文學通史．尋繹六朝詩學流變．與世運相關之故．略有六端．六端者．篡奪相尋．人心搖蕩．則風會易移．一也．世尚虛玄．俗競心得．則意志解放．二也．政失綱維．絜士放失．則寄情物色．三也．佛學西來．宗風大扇．則流及詠歌．四也．加以南都佳麗．山水娛人．避世情深．則匡時意少．五也．中原板蕩．恢復難期．晏安可懷．則淫靡斯著．六也．以此六端．概彼衆作．雖規矩同巧．而方圓或乖．蘭菊齊芳．而蕭艾時見．亦詩家之壯觀矣．又舍人於建安舉文帝陳思王徐應劉．於正始除並標嵇阮外．復詘何晏而進應璩．於西晉稱張左潘陸．於江左舉景純以概袁孫．皆權衡至當．後段敷理舉統．復分論平子叔夜茂先景陽子建仲宣太沖公幹八家．各有專美．亦矩矱無爽．皆學者所當留慮者也．唯獨於淵明不著一字．故知舍人著論之時．靖節詩集．尚未裒輯．而陶公避世絕游．知音寥寂．時人方好組麗．鮮崇雅正．遂令醇音闃響．終違師曠之耳．眞釆失色．永絕離婁之目．此則論文之士．所當深慨者矣．

樂府第七

【校字】 叔孫定其容與唐寫本與作典．朱馬朱疑枚誤．按漢書佞幸傳．李延年傳．皆言司馬相如等．枚乘傳言乘子皋嘗從行至甘泉雍．河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蹴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又與司馬相如比論．或疑買臣善楚辭．朱乃買臣也．恐非．宣帝雅頌詩效鹿鳴唐寫本作宣帝雅詩．頗效鹿鳴．暨後郊廟惟雜雅章唐寫本作後漢．雜作新．怨志訣絕唐寫本作怨詩訣絕．李延年唐寫本作左延年．按左延年魏時善歌者．見魏志杜夔傳．繆襲所致唐寫本作所製．略具唐寫本作略序．

【釋義】 自秦焚樂經．古代廟樂唯存韶武．漢興．魯人制氏獨能紀其鏗鏘鼓舞．故世在樂官．其後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其嘉至．永至登歌．史志皆比傅古樂爲説．獨休成．永安二篇不言．故知二篇乃叔孫自制．及至孝文帝時．樂人竇公始獻周官大司樂章．孝武帝時．河間儒士毛生復獻八佾之舞．史稱與制氏不相遠．所謂雅聲樂也．至高祖大風歌．肄習於歌僮．唐山房中樂．備掌於樂令．則楚聲樂也．其後孝武立樂府．采歌謠．於是而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又以志淫於祠祀．意侈於禎祥．協律之新製．乃繁然興起．而胡曲異音．亦雜奏其間．則皆新聲樂也．終漢之世．此之三聲．迭爲消長．而俗競雅衰．流連難返．是以論古之士．嘗私痛焉．然舍聲取辭．則固多古茂之作．後世文人所以詠歎不忘．亮在乎此也．

舍人此篇．於房中十七章舉桂華．於郊祀十九章舉赤雁．論桂華則曰麗而不經．評赤雁則曰靡而非典．證以後世通人評騭之語．益足見舍人衡鑒之精．宋書樂志曰．漢武帝雖頗造新聲．然不以光揚祖考．崇述正德爲先．但多詠祭祀見事及祥瑞而已．商周雅頌之體．闕焉．此舍人所謂靡而非典也．齊召南曰．周詩所謂房中樂者．人倫始於夫婦．故首以關雎鵲巢．漢安世房中歌．直是祀神之樂．此舍人所謂麗而不經也．舍人雖各舉一目．實可通論．餘

篇紀評乃謂桂華尙未至於不經亦雁亦不得目之曰靡其言乖違如此異哉．

傅玄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掌諫職上疏）蓋魏武初政乃偏霸之雄略．非休明之盛軌．文帝篡統．復崇尙放曠．不務儒術．影響及於文學．武旣悲涼．文或滔蕩．皆非中和雅正之音．故雖美其氣爽才麗．而終斥爲韶夏之鄭聲也．觀其樂本心術．務塞淫濫．情感七始．化動八風之言．其持論嚴正．實與荀卿樂論同一旨歸．惟其如此．故於雅鄭之防．未容稍軼．世之以文士目舍人．以文評視文心者．其亦可以自反矣．

漢世樂府．皆協律之歌．故有聲譜．志所謂聲曲折也．及代易傳失．後之作者．襲用古題．別製新詠．往往空存舊目．了不相關．例若巫山高本敍遠望思歸之情．而王融范雲之作．則雜以陽臺神女之事．臨高臺本言登高射雁之事．而謝朓爲之．但言臨望傷情．何承天爲之．又謂淩虛遐舉．而長短之句．悉化整齊之音．非但曲度全非．亦且體製乖迕．致兩漢遺聲．不復聞於後世．亦可惜也．至舍人所謂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之思也者．其論旨偏重辭義．故不以乖調之說爲然．時人之論．雖未詳所出．窺其用意．蓋主於聲．曹陸之作．旣不協律．而亦名樂府．以其乖於樂調．故稱乖調耳．言各有當．說得兩存．未可因此廢彼也．

詮賦第八

【校字】劉向云明不歌而頌（御覽劉上有故字．向下無云字．唐寫本同．）迭致文契（御覽作寫送文勢．唐寫本同．）事數（御覽作事義．唐寫本同．）分歧異派（唐寫本歧作流．）枅滯必

揚（唐寫本枅作抑）．言庸無隘（唐寫本庸作曠）．辭翦美稗（唐寫本美作稊）．

【釋義】舍人論文．騷賦分篇．與劉班志藝文．納騷於賦．似異實同．蓋劉班以騷亦出於古詩六義之賦．欲明其源．故概以賦名之也．舍人謂漢賦之興．遠承古詩之賦義．近得楚人之騷體．故曰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蓋以析其流也．至其推究漢賦之本源．以為出於荀宋．亦具特識．詳觀漢人之作．凡入劉向所定楚辭者．皆依倣屈子之體．以幽憂窮蹙．怨慕淒涼．為主者也．文選所載．馬班揚張．京殿苑獵諸賦．意主諷諫．而辭極敷張．所謂侈麗閎衍之辭也．二者雖同出六義之賦．而分別顯然．故辨章流別者．未容混為一談也．

舍人謂荀況禮智．宋玉風釣．始錫名號．後世皐文張氏．亦謂相如以下．出於荀宋．今按宋玉之辭．以淫麗為宗．與漢賦恢張閎衍者．為最近．荀氏之作．皐文謂其出於禮經．似與宋玉所為異趣．然其比物寫志．與高唐神女之託寓者．實亦無殊．其後如趙壹窮鳥．禰衡鸚鵡．陳思鷂雀．潘岳螢火．張華鷦鷯．孝若浮萍．皆其流裔也．惟洛神江妃．被高唐神女之遺風．其與禮智異者．乃在形之華質耳．後世文人好華者多．故宋玉之流獨盛．又賦貴敷陳．今以比擬為之．則篇體局促．勢難夸張．皐文但以孔臧馬遷二家．出於荀卿．亦以二家之作．類皆質樸．故舉類相從．不知以比擬為之者．亦荀氏之流也．

本篇論賦．列舉十家．目為英傑．義深例明．所當研討．茲為申明其旨如次．首舉荀宋者．荀宋為漢賦之本原．已具如前論．荀氏五賦．賦而用比．故結隱語以喻意．辭事與意義．回環相發．故曰事義自環．宋玉各篇．辭多夸飾．（釣賦偽作）

不論．如風賦本止言大王之風芳涼．庶人之風穢惡．以見感於人者之不同耳．而寫大王之風．則以凌高城．入深宮．邸華葉．徘徊椒桂．翶翔激水．擊芙蓉．獵蕙草．離秦蘅．槩新夷．被荑楊．上玉堂．躋羅帷．經洞房．爲增飾之辭．寫庶人之風．則以起窮巷．動沙堁．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入甕牖．爲增飾之辭．故曰夸談．他如高唐形容山勢之高峻．神女敷寫容色之豔麗．皆閎衍巨麗之文也．故又曰淫麗．子建之洛神．靈運之江妃．其流亞也．枚乘菟園．今存殘文．復多訛奪．不易句讀．然詞致檢錬．鑄語新奇．尙循覽可得．故曰舉要以會新．相如子虛上林．實爲一篇．前篇以子虛夸楚王游獵之盛．故以子虛爲名．先敍雲夢之山之土之石．復從其東南西北分寫四節．而南西北三節之中．又用高埤中外上下帶敍其草木鳥獸鱗甲之屬．文辭已極繁富矣．其寫畋獵一段．旣分獵走獸弋飛鳥網釣水族三節詳寫．於一二節之間．復插入美女一節．亦極其絢爛．下篇言天子之上林．文尤閎博．其中寫上林所在一段．先寫水勢水族．水中珍異．水鳥．次寫山之林木．阜陵香草．走獸．已包含極富．而寫上林之宮室．美玉．嘉果．茂木．以及林中之獸．其奇瑰又與前異．其寫天子出獵之事一段．中間如所搏之獸．所弋之禽．皆珍奇之類．較前賦又不同．至其後敍置酒張樂．以及聲色之娛．尤極夸張之致．故曰繁類以成豔．又二家皆後世京殿苑獵諸賦所自昉．故特舉而論之．且各標所長．以見其異．於辨章之功尤深矣．賈誼鵩鳥．文選列入鳥獸賦類．中實借鵩鳥以發端．通篇大旨在以道家齊物之理．自慰遠謫之情．故曰致辨於情理．後世如孟堅幽通．平子思玄．子政遂初．敬通顯志．以至摯虞游思．皆其流裔也．子淵洞簫．爲後人賦音樂之祖．篇中鋪排處．次第井井．最爲有法．首敍簫材所出之地．次敍制器審聲之巧．皆題

前之文也。次寫度曲之時。音隨曲異。故以巨音。妙聲。武聲。仁聲。分寫。復從聲之感人動物處形容其微妙。已能曲盡題旨。而亂辭又總理一篇之意。悉從簫聲著筆。故曰窮變於聲貌。後人如傅武仲之舞賦。馬季長之笛賦。嵇叔夜之琴賦。潘安仁之笙賦。成公綏之嘯賦。下及簡文之賦箏。皆摹略聲貌之辭也。孟堅兩都。文選列之京都賦首。而不取子雲之蜀都。蓋兩都關係之大。包涵之富。非蜀都所能及。繼之者厥惟平子之二京。此皆一代巨製。麗文足爲萬世儀表者也。孟堅兩都。大旨序末以極衆人之所眩曜。而折以今之法度二語。已明白揭示。上篇即極衆人之所眩曜。下篇乃折之以法度。故上篇首段總列西都之形勢。次寫前漢增飾之閎麗。因繼以城池市廛之廣。士女豪俠之衆。與夫郊原冠蓋之盛。貨殖之富。皆所以充奉陵邑者也。再次寫畿內之繁庶。則自山林原隰之饒沃。水利漕運之宜。便皆具焉。再次寫宮館之壯麗。而正朝後宮府寺離宮。一一分次。中間如寫後宮。特重昭陽。寫宮殿。特詳建章。皆擇其尤盛者言之。所謂極其眩曜也。再次寫田獵之盛。宴飲之娛。游觀之樂。而結出懷舊思古之意。以見西都父老怨思之由。皆舍人所謂明絢也。下篇以建武遷都改邑。乃中興之盛制。明帝之增修洛京。皆合於法度。故於制度典禮言之特詳。其蒐狩則順時講武也。其行幸則修祀崇禮也。其飲宴則王會燕享也。而勸農興學。崇儉抑侈。莫非王政之要。皆所以折西都賓之侈陳也。然非精熟一代典章制度者。不能爲之。此舍人所謂雅贍也。二京雖步趨孟堅。而西京盛舉荒靡。諷意尤切。故曰迅拔。東京鋪排典制。辭義淵深。故曰宏富。二篇大足伯仲兩都。未易強分高下。此又舍人所以並舉之也。子雲嘗譏相如之賦。諷一而勸百。故其賦甘泉。以諷諫爲主。又多識奇字。喜沉思。故其文前半

敍甘泉宮室．後半寫郊祀典禮．鑄詞用字．皆淵深而奇偉．故曰構深偉之風．文考靈光．專賦宮殿．篇中凡階堂壁柱．扉室房序．櫨栱柂掌．以及棟窗之雕刻．榱楣之繪畫．一一鋪寫．皆能得營造之精意．讀之覺鳥革翬飛之狀．如在目前．故曰含飛動之勢．又此文旣以摹略物象爲主．故用字鑄詞．亦能曲盡其妙．與子雲之作．可以比觀．惟子雲甘泉爲賦典禮之先型．文考靈光．則賦宮殿之極則．賦典禮故以深偉爲宜．賦宮殿則貴有飛動之勢．雙舉兩家．可見其同．各謚二字．足表其異．舍人評隲之精若此．至仲宣以下．各家辭賦具在．學者由此求之．魏晉賦家之流別．不難憭然矣．

頌贊第九

【校字】 自商以下（嘉靖本商字作頌．御覽唐寫本皆作商頌．）容告神明謂之頌（唐寫本作雅容告神．）容體底頌（唐寫本作容德．）並諜爲誦（諜疑謂誤．誦應從舊本作頌．）弄文（疑美文之譌．）辨頌（唐寫本辨作雜．）唯纖曲巧致（唐寫本作雖纖巧致．）大體所底（唐寫本御覽均底作弘．）亦猶頌之變（御覽唐寫本之下均有有字．）

【釋義】 馬融廣成名頌．而實賦者．何義門云．古人賦頌通爲一名．馬融廣成所言者田獵．然何嘗不題曰頌．揚之羽獵．亦有遂作頌曰之文．按融作長笛賦序曰．追慕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笛獨無．故聊復備數作長笛頌云．子淵洞簫賦．漢書謂之頌．漢志賦家亦有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蓋不廑賦頌可通爲一名．實亦成於敷布．又皆爲不歌而誦之體也．上林舊校疑作東巡．据融傳無上林也．然摯虞文章流別亦謂廣成上林．流爲今賦

之體而謂之頌．則似果有上林頌者．藝文類聚一百引典論曰．議郎馬融以永興中帝獵廣成．融從．是時北州遭水潦蝗蟲．撰上林頌以諷．今檢廣成頌序有雖尙頗有蝗蝨之言．又似上林卽廣成舊文闕佚．疑不能明．姑記於此以俟詳攷．

頌誦賦三名．漢人混用．余撰屈賦通箋敍論．曾詳著其說．茲摘錄其與此篇相涉者於下．

至後人追稱不名曰誦．亦有三故．一者．說文曰．誦．諷也．頌．兒也．誦之與頌．其義迥別．康成注詩禮．皆以美盛德之形容者爲頌．古無以刺過之詩爲頌者．是以彥和論頌．謂褒貶雜居．乃末代之訛體也．惟誦之爲用．止於諷誦．故其爲體．得兼美刺．家父之誦．誦之刺也．吉甫則美誦矣．其顯證也．然誦頌二名．聲近通用．經典多有．後人多聞頌爲詩篇之異體．鮮知誦亦之樂章別稱．遂習而不察也．二者．賦誦同爲不比琴瑟之歌．同兼稱美譏過之用．於義爲最近．自誦通作頌．漢世文士．遂以三名混爲一體．屈子之誦．旣蒙賦名．於是賦行而誦廢．後人乃並古有名誦之詩而不知矣．

舍人此篇．辨章頌之源流．乃舉原田裘韠．皆謂之頌．考原田裘韠．本屬誦體．故美刺可用．若果是頌．則斯體之訛．不自後代矣．惟今本此文爲頌．野頌皆作誦字．與唐寫本異．疑後人据左傳呂覽改舍人之文．細繹此段文意．舍人原本固是頌字．豈當時傳寫左傳呂覽．有作頌者．舍人因据以入文．又於誦頌通用之故．有所未照．是以文意不免小疵．然末代訛體之論．實爲不刊之言．因爲辨正之如此．

李詳黃注補正．引班固漢書藝文志有荊軻論五篇．自注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疑彥和所見漢書．本作荊軻贊．章太炎則謂司馬相如始爲荊軻贊．以輔助論者．据彥和此文．贊應與論相系屬者．按李說臆斷．不足信．章說從舍人明助之義悟入．說似可通．然觀遷固紀傳後文．意存褒貶．舍人謂其頌體而論辭．相如之作．或亦同此．又論說篇辨論有四品八名．其三品曰辨史．則與贊評齊行．是則贊之爲體．原論說之支條．未必系屬於論後也．

祝盟第十

【校字】爰在茲矣（唐寫本爰作曖）．夜處（唐寫本作夜寐）．張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禱（唐寫本作賀室作致美）．肅其旨禮（唐寫本旨作百）．策本書贈（唐寫本贈作賵）頌體而祝儀（儀疑作義）．太史所作之讚因周之祝文也（此二句唐寫本作太祝所讀．固祝之文者也．按漢之太史屬於奉常．禮儀志載太史令奉謚哀策．是此二句應作太史所讀．固周之祝文也．言漢之哀策與祝文實同一物也）．發華（唐寫本作務華）．班固之祀濛山（唐寫本作祠涿山．按固有涿邪山祝文．今亦訛涿爲濛）．以及要契（唐寫本作弊及要劫）．臧洪歃辭氣截雲蜺（唐寫本作唾血．辭絕．唾乃歃誤）．而無補於晉漢反爲仇讎（唐寫本晉漢互易．而字在反字上）．

【釋義】古者巫祝爲聯職．周官春官祝之屬有太祝．小祝．喪祝．甸祝．巫之屬有司巫．男巫．女巫．蓋巫以歌舞降神．祝以文辭事神．國語謂聰明聖知者始爲巫覡（見楚語）．鄭注周官．謂有文雅辭令者．始作大祝．是知二者．乃先民之秀特．而文學之濫觴也．其後祝復與史同稱．燕禮．大射．皆稱祝史．司馬遷亦云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蓋古者通稱

掌文辭之官爲史祝以作六辭爲職、亦擇善爲文辭者任之、故舍人釋祝之名義、亦曰祝史陳信資乎文辭也、魏志高柔傳注引孫盛曰、聞五帝無誥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則盟誓之文始自三季、質任之作起於周微、舍人在昔三王詛盟不及、蓋本乎此、然詛祝之與、與巫覡並古、而會盟之辭、亦祝之所司、未可謂三王時無之、竊孫劉之論、蓋以三王德盛、誠信久孚、無假詛盟以申要約、故曰信不由衷、盟無益也、語自分明、不當以辭害志、祝盟之作、既必發於誠敬、自無待於華藻、故本篇立論獨崇實而黜華、所謂因情立體、理所宜然也、紀評許其識高文士、見猶未瑩、

銘箴第十一

【校字】筍虡（唐寫本筍作簨）、則先聖鑒戒（唐寫本作列聖、無則字、）蒿里（唐寫本蒿作舊、按舊乃奪之誤字、宋本御覽引作奪里、即莊子則陽篇所記石槨銘、靈公奪而里之也、）勒銘岷漢（唐寫本勒銘作詔勒、）箴者（唐寫本下有針也二字、）百官箴一篇（御覽唐寫本箴下均有闕唯虞箴四字、是也、）鞶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唐寫本作有徵、無信字、所作可、御覽同、）溫嶠傅臣（唐寫本傅作侍、御覽同、）引廣事雜（唐寫本作引多而事寡、御覽同、下句正下亦有而字、）敬言乎履（唐寫本作警乎立履、）

【釋義】銘之始制、用以名器紀功、是以古銘多見於器物、後世之墓誌銘、乃合誌與銘而爲之者、誌者、記也、記死者之姓名里居、以示後也、其始不詳、今傳晉周闡墓甎文、但記年月、姓名、及妻子之姓名、又有房宣墓誌、僅記年月、姓名、爵里、即古誌之體也、其前則有西漢杜子春臨終作文、刻石埋於墓前、見西京雜記、其文始稱魏郡杜鄴、或即

誌墓之所昉歟．銘墓之文今傳最古者．博物志載西都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使威長葬銘八句句四字．其文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厚壟．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乘光．厥銘何依．王使威長．又周益公保母碑跋曰．章帝時范君謝君甎銘．以四字爲句．然則銘墓之興．當在東漢矣．至誌銘兼具者．當亦始於此時．周跋又曰．予得光武時梓潼扈君墓甎．先敘所歷之官．末云千秋之宅．甎末句四字．似爲銘辭．晉宋之際．靈幽之文漸盛．封氏聞見記稱隨代釀家穿旁作窖．得晉王戎墓銘曰．晉司徒尙書令安豐侯王君墓銘．有數百字云云．觀其題額曰墓銘．則當有銘辭．其後宋元嘉中．有顏延之爲王球作墓誌．有銘．其文今不傳．傳者惟端方藏宋劉懷民墓誌．爲最古．其文作於大明八年．適承元嘉之後．其體與後世異．首爲銘二十句．句四字．次記劉君名字里貫年壽卒日葬所．再次記其妻及父之名字官位等．合誌與銘之迹．顯然可見．後世諛墓之文．旣於誌中飾詞稱美．末復綴韵語以爲銘辭．或有重列頌詞者．蓋襲漢人碑文之體而爲之者．乃自詡於史之條流．非正格也．此體之在晉宋．實乃初盛之時．舍人之世作者已夥．文心略而不及．故略攷其流別於此．

誄碑第十二

【校字】 其詳靡聞（唐寫本作其詞）．在萬乘（唐寫本在上有其字）．憖遺之切（唐寫本切作辭．御覽同）．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舊校此句有脫誤．孫仲容曰．摯當卽摯虞．唐寫本麓作鹿．摯作執．無其字）．他篇（他御覽作結．詳審文氣．蓋指吳誄結尾未工．他字非）．孝山（唐寫本作蘇順）．能徵厥聲（唐寫本徵作徽）．旨言（唐寫本作百言）．埤也（唐寫本作裨也．下埤岳同．御覽同．按二字古通用）．周乎

衆碑唐寫本乎作胡．御覽同．按中郎集有胡廣．胡碩等碑．故曰衆碑．事光於誄舊校光當作先．唐寫本正作先．勒石唐寫本作勒器．御覽同．逃己唐寫本作逃亡．寫實唐寫本作寫遠．慕行唐寫本作纂行．文采唐寫本作光采．豈式唐寫本作豈戠．

【釋義】碑之爲用．初樹之宗廟．所以麗牲．後立之墓穴．所以下棺．故漢碑首必有穿．其遺製也．舍人所謂樹石埤岳．紀號封禪．當起於後世．雖管子有古者封禪之君七十有二之說．其事未足深信．至於就碑撰文．實盛於東京．蔡氏其首選也．故本篇選文首舉邕作．孔孫諸製．乃其流風．今觀蔡氏諸碑．類皆揄揚盛美之辭．實啓貢諛獻媚之漸．故桓範著論．有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之譏．而魏武勵俗．乃嚴立碑之禁．降及晉世．禁乃稍弛．而裴松之上表．復爲限制之論．因之南朝碑版．流傳後世者．遠遜北朝．然魏晉碑禁雖嚴．大臣長史．尙多私立．晉書孫綽傳稱於時文士．綽爲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降及齊梁．此風尤盛．徐庾兩集．鉅製特多．殆亦俗尙浮華．遂乃文多虛美歟．舍人衡以史才．知體要矣．

哀弔第十三

【校字】霍子侯舊校元作光病．曹改．一本作霍嬗．按唐寫本正作嬗．彷彿乎漢武也唐寫本武作式．慮善唐寫本作慮贍．譽御覽作興言．按當作譽言．及平章要切舊校平一作卒．按唐寫本正作卒．意深文略唐寫本文略作反騷．致語唐寫本作致詰．各志也唐寫本志上有其字．辭定所表唐寫本作辭之所哀．

【釋義】舍人論文．以情性爲本柢．以理道爲準則．全書斥浮詭．黜繁縟．不一其詞．哀弔之文．尤在抒情攄悲．若文

過縟麗則情爲詞掩體與義乖將何以發讀者之歎息哉篇中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二語實斯事之至要而華過韵緩化而爲賦尤齊梁文之通病會通全書而後舍人意旨所在灼然可見也

雜文第十四

【校字】 辭盈乎氣（唐寫本辭作辨）氣實使之（唐寫本之作文）覃思文闊（唐寫本作文閣）甘意搖骨體（舊校楊云體當作髓唐寫正作髓）豔詞動魂識（唐寫本動作洞）先騁鄭衛之聲（唐本無先衛之三字御覽無衛之二字宜從御覽）學堅多飽（唐寫本作學堅才飽）慕嚬之心於焉祇攪（唐寫本作之徒心焉無於字）

【釋義】 七體之興舍人謂始於枚乘章實齋謂肇自孟子之問齊王近世章太炎獨以爲解散大招招魂之體而成今覈其實文體孳乳必於其類近孟子問齊王之文意雖近似而文製相遠大招招魂歷陳宮室食飲女樂雜伎游獵之事與七發體類最近特枚氏演爲七事散著短章耳辨章之功吾許太炎矣連珠之體傅玄謂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與舍人肇始子雲之說舉人雖異論時則同然楊愼据李延壽北史李先列傳有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卽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章實齋亦謂韓非儲說爲此體之所始蓋其結體頗同特子雲加以藻飾之辭耳至近人孫德謙謂其出自鄧析子無厚篇非也

諧讔第十五

【校字】雖扑推席 推疑帷誤.

【釋義】舍人此書所涉文體封域至廣.獨不及小說.惟諸子篇有青史曲綴以街談一語耳.漢志藝文.小說十五家.千三百九十篇.志作八十.少計十篇. 自伊尹說以下.雖班氏自注多依託之作.然如虞初周說.及百家書.往往見引於他古書.東方朔博觀外家之語.著於史記.小語短書.治身理家.亦有可觀.載之新論.則其由來已久.凡虛構故事.可資諷諭.亦君子所不廢.所謂雖小道亦有可觀也.綜考此體之作.濫觴兩京.流衍六代.及於李唐而大盛.李唐文士.多有爲此以博聲譽者.其風尙之美.殆可與詩歌抗衡.大家如韓柳.亦且入之文集.不以小而黜也.覈論其實.固由文士之狡獪.亦乃賦義之旁枝.或廣記異聞.供文家之採擷.或虛述逸事.資客座之談諧.大氐出入子史之塗.兼攬詩賦之轡.恣意自游.最爲輕利者也.至其滑稽諔戲之致.尤與諧讔之文沆瀣相通.舍人謂文辭之有諧讔.譬九流之有小說.雖非專論小說.而小說之體用.固已較然無爽.不得以罅漏譏之也.

史傳第十六

【校字】左史記言者右史記事者 御覽無二者字.下記字作書. 太史談 御覽無太字. 觀司馬遷之辭 御覽作史遷. 人始區詳而易覽 按區下當脫分字. 攡落漢魏 五家言本.作攝略.按攝略不誤.史記孔子世家索隱曰.蓋太史攝略論語爲文.而失事實.攝略者.略取也.此言鄧粲晉紀略取漢魏.非擯棄義. 必閱石室 必乃上句末也字之譌.欲其詳悉於國體也.與下欲其博練於稽古也.句法相同.言郡國文計體國之事.太史所當詳悉者也. 錄遠略近 當作錄近略遠.荀子非相篇曰.傳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據此.則此文遠近二字當互易.蓋涉下錄遠二字而誤也. 我書則傳 御覽傳作博. 雖令德而

常嗤理欲吹霜煦露（舊校理欲二字衍、按宋本御覽作雖令德而蚩埋．蚩乃嗤省．理爲埋誤．欲則吹之衍而誤者．）素臣（舊校原作心．按御覽作唯懿上心乎．鮑刻御覽上作士．疑本作懿士．或懿才素心．）

【釋義】史者古者掌文辭之官之通稱也凡藏書讀書作書之事皆屬焉其字从又持中中者盛筴之器也引申之則爲掌其事者之名劉子元史通論史官之建置始於黃帝漢儒馬遷班固馬融王肅皆謂文籍初自五帝其言五帝皆首黃帝蓋以黃帝正名百物始立百官官各有史史世其職以貳於太史太史者天子之史也隋志論史官之才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逆官政前言往行無不識天文地理無不察人事之紀無不達其所關之大可知矣然自周室東遷史官弛廢戰代紛紜秦制草率漢承其弊史官一職未重於時故史遷抒憤亦言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所輕也迨及東京蘭臺東觀始稱著作之林史記漢書遂爲時人所習魏晉以下其職逾重其道逾替隋志譏之曰南董之任以祿貴游正駿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諺曰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如何則祕書於是尸位之儔盱衡延閣之上立言之士揮翰蓬茨之下一代之記至數十家傳說不同聞見舛駁理失中庸辭乖體要非虛語也

唐劉子玄著史通牢籠史籍區以六家而宗諸二體其論甚偉六家者一曰尚書家記言之史也二曰春秋家記事之史也三曰左傳家編年之史也四曰國語家國別之史也五曰史記家通代紀傳之史也六曰漢書家斷代紀傳之史也二體者一曰編年體以左傳爲宗二曰紀傳體以漢書爲宗由今觀之其所區分亦未盡當尚書不盡記言一也春秋亦是編年二也國語乃逸文別說左氏之外傳三也史記實兼師春秋尚書之成法漢書又因史記

之舊貫。四也。且春秋乃夫子教後世之書。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故其書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一依聖心以爲斷。已超乎史家之封域矣。史記之作。自序欲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亦卽史遷經世之書也。其曰補藝。曰本詩書禮樂。曰協六經異傳。則其爲書實六藝之羽翼矣。故脩本紀。法春秋也。載詔令。法尙書也。而因事立名。亦尙書之遺意。其明驗也。章實齋謂遷書體圓而用神。多得尙書之遺。又曰紀傳原本春秋。與舍人依經樹則。附聖居宗之言。若合符契。可謂之知著述之本原矣。

舍人一代奇士。其著書之志。閎闊深遠。自序一篇。言之詳矣。今讀其五十篇。殆無虛設。紀氏譏其史事非當行。諸子爲讕言。非知言也。今按此篇以依經附聖爲綱領。深得史遷著述之遺意。前已論之矣。而二難兩失四要。尤得史法之精微。後世子玄作史通。蓋卽此意擴言之者。安可宗子玄而祧彥和哉。其論修史之要。以務信棄奇爲主。故首舉元聖之經。以爲萬世之則。而獨許左氏析理居正。爲聖文之羽翮。史遷而下。評論尤允。其論史遷也。予之則曰實錄無隱。譏之則曰愛奇反經。論班固也。許之則曰宗經矩聖。斥之則曰徵賄鬻筆。其餘如袁張之偏駁。薛謝之少信。江表吳錄之難徵寡要。則皆加以非難。若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準當。陳壽之文質辨洽。干寶之審正得序。孫盛之約要爲能。鄧璨之有心典謨。則皆所稱許。原其立論有宗。故鑒文如鏡。烏得妄肆詆訶哉。又當世作史諸家。好奇成癖。史通謂晉史所本。多小書。若語林。晉裴啟撰。搜神記。干寶撰。世說幽明錄。劉義慶撰。是也。王劭謂沈約喜造奇說。以誣前代。

則舍人棄奇之論.尤爲典要矣.

漢魏以來作史之人甚衆.今以劉子玄史通(正史篇)與隋書經籍志所載(正史類古史類)表列於後.間參兩唐志以備考證.

後漢史撰者共三十一人.

(漢後)班固 明帝詔撰世祖本紀.及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列傳記.二十八篇.

陳宗 同上.

尹敏 同上.

孟異 同上.

劉珍 明帝詔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未成而卒.後漢書文苑傳稱永寧元年.太后詔珍與劉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

李尤 同上.

伏無忌 明帝詔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

黃景 同上.

邊韶 桓帝詔作獻穆孝崇二皇后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儒林傳.

崔寔 同上. 又與曹壽延篤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曰漢記.

朱穆同上．

曹壽同上．又與崔實延篤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鄭衆蔡倫等傳．

延篤同上．

馬日磾續後漢紀．

蔡邕同上．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及十意略．

楊彪同上．

盧植同上．

以上諸家撰著統稱東觀漢記．原一百四十三卷今存四庫輯本二十四卷．

吳謝承撰後漢書一百三十卷．新唐志作一百三十三卷．又錄一卷．今存汪文臺輯本八卷．

薛瑩撰後漢記一百卷．今存汪輯本一卷．

晉司馬彪撰續漢書八十三卷．今存汪輯本五卷．其八志三十卷．梁劉昭注．合于范曄書．

華嶠刪定東觀漢記爲後漢書九十七卷．今存汪輯本二卷．晉書本傳名漢後書．

謝沈撰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兩唐志作一百二卷．新唐志有外傳十卷．今存汪輯本一卷．

張瑩撰後漢南記五十五卷．兩唐志無後字．作五十八卷．亡．

袁山松撰後漢書一百卷．隋志作九十五卷．舊唐志作一百二卷．新唐志作一百一卷．又錄一卷．今存汪輯本二卷．

張璠撰後漢記三十卷．（編年體）今存汪輯本一卷．

袁宏撰後漢記三十卷．（編年體）今存．

袁曄撰獻帝春秋十卷．

宋劉義慶撰後漢書五十八卷．

范曄刪取諸家之作爲後漢書九十七卷．今存．隋志又有後漢書讚論四卷．漢書纘十八卷．兩唐志作九十二卷．又皇太子賢注一百卷．

梁蕭子顯撰後漢書一百卷．亡．

王韶撰後漢林二百卷．亡．按姚振宗据梁書王規傳．疑卽規注續漢書二百卷．

三國史撰者二十五人附注家一人

魏衞覬草創記傳未成．

繆襲同上．

韋誕被命撰魏書．

應璩同上．

王沈同上．其後獨成魏書四十八卷．史通作四十四卷．舊唐志同．新唐志作四十七卷．晉書沈傳稱沈與荀顗阮籍共撰．亡．

阮籍 同上.

孫該 同上.

傅玄 同上.

魚豢 撰魏略三十八卷.亡.舊唐志作魏略三十八卷.魚豢注.新志作魚豢魏略五十卷.姚振宗曰.隋志雜史篇有魚豢典略八十九卷.魏略卽在其中.舊唐志始分析之.新志五十卷之書.似典略之誤.

晉夏侯湛 撰魏書.後見陳壽所作.便壞己草.

孫盛 撰魏氏春秋二十卷.(編年體)亡.兩唐志作魏武春秋.章宗源曰武字誤.

陰澹 撰魏紀十二卷.

孔衍 撰漢魏春秋九卷.(編年體)亡.兩唐志雜史類有孔衍漢春秋十卷.後漢春秋六卷.後魏春秋九卷.姚振宗曰.後魏乃漢魏之訛.按後字疑衍.

以上撰魏書者十三人.

蜀王隱 撰蜀紀七卷.亡.按裴松之三國志注所引記蜀事者.尙有譙周蜀本紀.陳壽益部耆舊傳.又雜記.常璩華陽國志等.華陽國志稱東觀郎王崇著蜀書.見姚振宗三國藝文志.

晉孫盛 撰蜀世譜.亡.

以上撰蜀書者二人.

吳丁孚 大帝命撰吳書.

項峻 同上.

韋曜 少帝命撰吳書．按被命者尚有下列五人．獨曜成五十五卷．隋志作韋昭．吳書二十五卷．昭卽曜．避晉諱改．亡．隋志稱本五十五卷．兩唐志同．

薛瑩 同上．

周昭 同上．

梁廣 同上．

華覈 同上．

晉 環濟 撰吳紀九卷．（編年體）亡．兩唐志作十卷．

張勃 撰吳錄三十卷．亡．

以上撰吳書者九人．

晉 陳壽 集以前各家之書成三國志六十五卷．敍錄一卷．今存．

宋 裴松之 文帝命採衆書注壽書．功同自著．故附列．兩唐志作魏國志三十卷．蜀國志十五卷．吳國志廿一卷．

以上總撰三國志者一人附注三國志者一人．

晉史撰者共二十五人．

晉 陸機 撰三祖紀．亡．按隋志作晉紀四卷．兩唐志稱晉帝紀．

束晳 撰帝紀及十志．

王銓有私錄未成·

王隱撰晉書八十六卷·亡·隋志曰·本九十三卷·今殘缺·兩唐志作八十九卷·史通同·姚振宗曰·後人以唐志改史通·

干寶撰晉紀二十三卷·（編年體）訖於愍帝·亡·兩唐志作二十二卷·史通同·

鄧粲撰元明紀十一卷·（編年體）亡·

孫盛撰晉陽秋三十二卷·訖哀帝·（編年體）亡·舊唐志誤作鄧粲撰·又三十誤作二十·新唐志同·唯卷數不誤·又有孫盛撰晉陽秋二十二卷·

虞預撰晉書二十六卷·亡·隋志曰·本四十四卷·今殘缺·兩唐志作五十八卷·

朱鳳撰晉書十卷·訖元帝·亡·隋志曰·本十四卷·今殘缺·兩唐志作十四卷·

曹嘉之撰晉紀十卷·（編年體）亡·

習鑿齒撰漢晉春秋四十七卷·（編年體）亡·兩唐志作五十四卷·舊志衍一春字·

徐　廣撰晉紀四十五卷·（體年體）亡·

宋何法盛撰晉中興書七十八卷·亡·兩唐志作八十卷·

謝靈運撰晉書三十六卷·亡·兩唐志作三十五卷·新志有錄一卷·

劉謙之撰晉紀二十三卷·（編年體）亡·兩唐志作二十卷·

王韶之撰晉紀十卷·（編年體）亡·兩唐志作崇安記十卷·南史蕭韶傳·湘東王曰·昔王之爲隆安記宋書韶傳曰·晉安帝陽秋·按隆安安帝年號·唐志諱隆·故改曰崇·兩唐志別有周祗崇安記乙卷

檀道鸞續晉陽秋二十卷.(編年體)亡.舊唐志晉陽秋二十卷.檀道鸞注.姚振宗曰.注當爲續

郭季產續晉紀五卷.(編年體)亡.舊唐志作晉續記.新志同.舊志作郭秀彥.

齊臧榮緒括東西晉爲一書.成晉書一百一十卷.亡.

梁蕭子雲續晉書十一卷.亡.隋志曰.本一百二卷.今殘缺.兩唐志作九卷.

蕭子顯撰晉史草三十卷.亡.兩唐志作蕭景暢.按子顯.字景陽.唐志誤.

鄭忠撰晉書七卷.亡.

沈約撰晉書一百一十一卷.亡.按自序稱一百二十卷.

庾詵撰東晉書七卷.亡.

宋史撰者十三人.

宋何承天文帝命撰宋書.乃草創記傳.未成書

山謙之補何缺.未成.

裴松之文皇命續修何書.未成.

孫沖之表求別自創立爲一家.

蘇寶生孝武命續修宋史.成元嘉名臣諸傳.

徐　爰 孝武命踵成前作．乃因何孫山書所述．勒成一書．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孝武自作．亡．按隋志作宋書六十五卷．兩唐志作四十二卷．

齊孫　嚴 撰宋書六十五卷．亡．按舊唐志作四十六卷．新唐志作五十八卷．姚振宗謂嚴卽係沖之也．

王智深 撰宋記三十卷．（編年體）亡．

梁沈　約 撰宋書一百卷．今存．

不著撰人 撰宋書六十一卷．亡．

裴子野 删沈書成宋略二十卷．（編年體）亡．

王　琰 撰宋春秋二十卷．（編年體）亡．

紀衡卿 撰宋春秋二卷．（編年體）亡．

齊史撰者六人

齊江淹 被詔撰齊書．成十志．按隋志作齊史十三卷．亡．南史文學檀超傳．稱與淹同掌史職．上表立條例

梁沈約 撰齊紀二十卷．亡．

蕭子顯 撰齊書六十卷．今存．按舊唐志作五十九卷．

劉陟 撰齊紀十卷．亡．舊唐志作八卷．新唐志作十三卷．皆稱齊書．

吳均 撰齊春秋三十卷（編年體）．按南史均傳稱梁武帝敕焚其書．舊唐志脫十字作三卷．

王逸撰齊典五卷．按兩唐志作四卷．入儀注類．

不箸撰人撰齊典十卷．姚振宗曰．證以南史齊書及兩唐志爲齊熊襄撰．又名河洛金匱．又名十代記．

梁史撰者十八．

梁沈約別有梁武紀十四卷．亡．

周興嗣

鮑行卿

謝昊按以上四人．所撰．皆焚失．隋志作梁書四十九卷．謝吳撰．本一百卷．錢大昕曰．吳與昊字形相涉．未知孰是．又按兩唐志皆稱謝昊姚察合撰．三十四卷．姚振宗謂後人合爲一帙．

蕭韶撰梁太清紀十卷．亡．

北周劉璠撰梁典三十卷．（編年體）亡．舊唐志作二十卷．按北周書本傳稱其書未成．子休徵始成之．史通謂與何之元合撰．亡．姚振宗謂劉何成書時不相及．史通合字乃各之誤．

陳姚察成帝紀七卷．又有梁後略十卷．次子姚最撰．亡．今存梁書五十卷．乃察長子思廉所撰．

許亨撰梁史五十三卷．按陳書亨傳作五十八卷．隋書謂子善心續成七十卷．

何元之撰梁典三十卷．（編年體）亡．

陰僧仁撰梁撮要三十卷．按此書唐志入雜史類．亡．

陳史撰者四人．

陳顧野王與傅縡同撰武文二帝紀．按兩唐志顧傅陳書各三卷．亡．

傅縡

陸瓊續纂．隋志作四十二卷．訖宣帝．

姚察刪改陸作未成．今存梁書三十六卷．乃其子思廉所續撰．

右表所載．略取紀傳編年二體之作見於史通及隋志者．爲數已繁．舍人當時所存．必廣於此．史通摸擬篇謂自魏已前．多効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三史者．唐人目史記漢書及東觀漢記也．三史皆以紀傳體爲之者．與春秋左氏編年者異．故凡以紀傳體爲之者．皆効三史者也．其所稱學經者．皆編年之體．摸擬篇所舉如干寶晉紀．孫盛陽秋．學春秋者也．吳均齊春秋．學公羊者也．裴子野宋略．王劭齊志．學左氏者也．而宋略敘酬對之語．劉氏謂之亦擬論語．故概括之曰學五經也．二體之外．復有撰地方先賢耆舊之傳者．有撰高士列女孝子良吏之傳者．有撰別傳家傳世錄雜傳者．其類亦夥．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嘗彙考別傳之見於三國志注者二十五家．見於續漢志補注者二家．見於世說注者六十九家．見於文選注者二家．見於藝文類聚者三十三家．見於初學記者八家．見於北堂書鈔者十三家．見於太平御覽者三十二家．共一百八十四家．而隋志所無．唐志所有者．尚不及焉．雖其撰名可見者．僅嵇喜．鍾會．謝鯤．何劭．陸機．楊孚．曹毗．袁宏等數人．而篇目既富．則亦可以考見六朝史學之盛況矣．

諸子第十七

【校字】戰伐所記（伐乃代誤．）子自肇始（紀曰．自當作之．是也．）而辭氣文之大略也（按此句疑有誤．或當作總辭氣之大略也．）

【釋義】舍人此篇以入道見志四字皐牢諸子．可謂知要．蓋諸子之學．上焉者入道．下焉者明志．其間復有純駁之異．邪正之別．辨章匪易．舍人之意．大氐揚戰國而抑漢晉．戰國諸子．學有本源．文非苟作．雖各得大道之一端．而皆六經之枝條也．漢代已遜其宏深．魏晉尤難與比數．陸語則粗述存亡．賈書亦雜編奏議．揚雄規撫仲尼．劉向採摭往事．衡以著述之體．已非莊墨之儔．譖夫昌言以下．大都務切時要之作．別無新義．未暨研求．故顏之推亦謂魏晉以來所著諸子．書理重事複．遞相模効．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洵為確論．且魏晉子書．皆文士之篇章．非學人之述造．其間或雜以求名後世之心．或參以爭勝前賢之意．故子建以藩侯之重．鄙辭賦不足傳世．欲別成一家之言．世誠以帝子之尊．亦欲著子書以傳不朽．士衡臨沒．至恨所作子書未成．葛洪自敍．思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知其為文儒．此數子者．雖其重學遺榮．有足多者．然有意於為文．與不得已而著書．其間差別甚遠．此舍人所以抑之歟．

論說第十八

【校字】故仰其經目宋本御覽五百九十五仰作抑·至石渠論藝宋本御覽至下有如字·至如李康運命宋本御覽作至乃·聚述聖言通經御覽無聚言二字·去代代乃伐誤·論如其已疑當作不如其已·追於無形御覽於作及·檢迹如安如一作知·言咨悅懌咨疑資譌·

【釋義】論之爲體·蓋著述之利器·而學術之干城也·其用有二·一以立我宗義·一以破彼異說·破而能立·然後敵黜而我尊·邪摧而正顯·是故此體之興廢·常與學術相始終·戰國之世·百家爭鳴·而諸子著作·亦各文辨縱橫·莊周齊物·鍼砭名家·荀卿禮樂·抵巇墨學·韓非顯學·兩非儒墨·荀卿解蔽·幷彈諸家·其最著也·至於稷下淸風·王公折節·卿相禮賢·學士雲從·高談風起·可謂有史以來·無斯盛舉·惜載籍弗詳·遺文零落·千載而下·徒增想慕·然苟鉤稽諸子之書·紬繹九流之緒·則爾時預會者幾家·領袖者幾人·討論者何事·往復者何義·當可得其髣髴也·迨及兩漢·經學昌明·則有石渠白虎之論異同·鄭康成·王肅·范升·陳元之辨今古·亦足炳蔚先後矣·魏晉之際·世極亂離·學靡宗主·俗好臧否·人競脣舌·而論著之風·鬱然與起·於是周成漢昭之優劣·共論於廊廟·聖人喜怒之有無·競辨於閑燕·文帝兄弟倡其始·鍾傅王何繼其蹤·迨風會旣成·論題彌廣·往嘗搜討·十得七八·覈其大較·則不出兩宗·一則據刑名以爲骨幹·一則託老莊以爲營魄·據刑名者以校練爲家·託老莊者用玄遠取勝·雖或宗致無殊·要各有其偏至·往撰文學通史·特立專篇·統論六代·茲不備述·惟通史所舉六代論文篇目·略而不備·今詳著之於此·學者合而觀之·或可補舍人之遺也·

六朝論著之文·以三學爲其宗·一曰易·二曰老莊·三曰佛·大氐魏晉之際·易與老莊爲盛·劉宋以後·則老莊與

佛相比。而儒學者常與之爭衡。今取論及此三學者爲主。其餘如刑禮之論辨。人物之品藻。音樂文學之平隲。世風時俗之譏彈。以及天文數理之研討。皆因緣風會。隨時代興。故略附焉。以單篇持論者爲主。其間亦有名爲書疏。實乃論者。不及備采。

論易學著者如下。

魏鍾會 易無互體論。亡。本傳注稱其論議以校練爲家。按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相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宋王炎問張南軒。伊川令人看王弼易注。何也。曰。不論互體故也。然則鍾論雖亡。其義當與王同也。顧炎武日知錄。稱王注一掃易學榛蕪。復引嗣輔略例曰。互體不足。遂及卦變。卦變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喻彌甚。可以知互體之非矣。隋志作三卷。又有易盡神論一卷。

阮籍 通易論。見全三國文。

晉荀顗 難鍾會易無互體論。亡。見晉書本傳。

宋岱 通易論。亡。見通志。

孫盛 易象妙於見形論。亡。本傳稱殷浩等無以難之。

殷浩 易象論。殘。見世說文學篇注。即難孫之作也。大旨言吉凶慶吝。託蓍龜而見。因六爻而影。

劉侯 易象論。見世文學篇。按世說但稱劉難孫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

紀瞻 易太極論。亡。見本傳。按榮論太極乃老子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瞻駁斥之。以謂太極者。極盡之稱。瞻直言理極無外而已。

顧榮 易太極論。亡。見紀瞻傳。

庾闡 蓍龜論。見藝文類聚七十五。大旨言蓍龜非神理所存。乃尋理之器。

論老莊學著者如下．

魏阮　籍　達莊論．見本集．

通老論．殘．見御覽引．大旨謂易之太極．春秋之元．卽老子之道也．

何　晏　老子道德二論．亡．見本傳．世說文學篇曰．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

晉王坦之　廢莊論．亡．見本傳．稱其疾時俗放蕩而作．

戴　逵　放達非道論．見本傳．大旨平衡儒道之失．近於調和之論．

支　遁　逍遙論．亡．見世說文學篇注引．

李　充　釋莊論．共二篇．亡．見本傳．大旨亦調和儒道二家者．

江　惇　通道崇檢論．亡．見本傳．大旨以放達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蓋持平之論也．

孫　盛　老聃非大賢論．見廣宏明集．大旨揚儒抑道．

因尙老莊之學．於是有有無之論．其著者如下．

魏何　晏　无名論．殘．見列子仲尼篇注引．

无爲論．殘．見晉書王衍傳．

聖人无喜怒哀樂論．亡．見魏志鍾會傳注引何劭所爲王弼傳．傳云．何晏著此論甚精．鍾會等述之．

鍾　會　聖人无喜怒哀樂論。亡。見同前。

夏侯玄　本无論。亡。見魏志本傳注引魏氏春秋。

王　弼　難聖人无喜怒哀樂論。殘。魏志鍾會傳注引。大旨謂聖人情與人同。但應物而無累。不可便謂不應物。

任　嘏　道論。亡。殘句見北堂書鈔。

晉裴　頠　崇有論。見全晉文。本傳稱其譏時俗放蕩。風教陵遲而作。王衍之徒。攻難交至。莫能屈。

貴亡論。亡。

王　衍　難崇有論。亡。見裴傳。

因尙老莊之學。於是有才性與力命之論。其著者如下。

魏鍾　會　才性論。亡。見世說文學篇注引魏志。按世說稱會撰四本論。注引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傅嘏論同。李豐論異。王廣論異。鍾論合。

傅　嘏　才性論。亡。見同前。

李　豐　才性論。亡。見同前。

王　廣　才性論。亡。見同前。

阮　武　才性論。亡。

李　康　運命論。見文選。

晉袁　準　才性論。見藝文類聚。

羅　含　更生論。見弘明集。大旨申死生聚散有常。仍是莊生齊生死之義。與佛家輪回之旨相合。故僧佑取之。並附與孫盛往復二書。

戴　逵　釋疑論。見廣弘明集。大旨主修短窮達有定分。與佛家三世之論相違。故周續之釋慧遠皆有駁論。釋道宣因並載之也。

周續之　難釋疑論。見同前。

釋慧遠　三報論。見同前。

宋顧　愿　定命論。亡。見顧凱之傳。大旨主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蓋以秉命有定。智力所能移非。

梁劉　峻　辯命論。見本傳。亦窮達有命之論也。

因尚老莊。於是有養生之論。其著者如下。

魏嵇　康　養生論。見本集。本傳稱康以爲神仙本之自然。非積學所可至。導養得理。則長生可期。

答難養生論。見同前。

向　秀　難養生論。見嵇中散集。大旨許其節哀樂。和喜怒。適飲食。調寒暑之說。而非其絕五穀。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貴之論。蓋以儒言折之者。

曹　植　辨道論。見本集。大旨言方士神仙之說不可信

晉葛　洪　養生論。見道藏。大旨主薄名利。禁聲色。廉貨財。損滋味。除佞妄。去沮嫉。而後可長生。

因尚老莊。於是有主恬退隱逸之論。其著者如下。

晉石　崇　巢許論。見藝文類聚三十七．大旨明巢許非假託．實有其人．其距讓可以敦廉勵俗．

桓　玄　四皓論。殘．見晉書殷仲堪傳引．大旨以四皓之出爲非

殷仲堪　答四皓論。見本傳．大旨以四皓之出爲安天下．故與伏質爲臣者異趣．

謝　萬　八賢論。見本傳．大旨以漁父．屈原．司馬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八人隱顯不同．而以隱者爲優

皇甫謐　玄守論。見本傳．大旨答人勸其修名廣交．不如守玄．

釋勸論。見本傳．答人勸其應辟而作．二論皆主恬退之意．文體亦仿客難．

孫　綽　難謝萬八賢論。世說文學篇注引二句曰．體玄識遠．則出處同歸．

其研究佛學者．衆論所爭．約有四端．

一論果報有無．其著者如下．

晉孫　綽　喻道論。見弘明集．雖論報應．而大旨在調和儒釋之異．

宋何承天　達性論。見弘明集．大旨以人爲三才之一．別於衆生之倫．斥佛家施報之說．

顏延之　釋達性論。同上．大旨論施報乃必然之符．主佛家三世果報之說．

重釋達性論。同上．

又重釋達性論。同上．因承天與之往復．故再作此二篇．蓋儒釋之爭也．

二論夷夏是非．其著者如下．

宋顧　歡　夷夏論．見弘明集．因其時釋道交爭同異優劣．乃著此論．大旨在調和．而抑釋以揚道．論旨有二．一以道釋道同而法有左右．二謂夷夏俗異．夏人不必效夷俗．

答袁粲駁夷夏論．見本傳．顧論一出．駁難者多．統觀諸論．多許其第一點．而斥其第二點．

袁　粲　駁夷夏論．見顧傳．託爲道人通公著論駁顧．

謝鎮之　折夷夏論．見弘明集．共與顧二書以折之．後書並附以頌．

朱昭之　難夷夏論．見同上．

朱廣之　諮夷夏論．見同上．

釋僧愍　戎華論．見同上．

明僧紹　正二教論．見同上．

三辨三教同異．其著者如下．

宋謝靈運　辨宗論．見廣弘明集．論旨在明儒釋二家．求道教人．階級各異．以道家得意之論折中之．一時問難者．如法勗．僧維．慧驎．法綱．慧琳．王弘等說．具見謝論中．

釋慧琳　均善論．見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又名白黑論．論旨主調和三教．論中有周孔疑而不辨．釋迦辨而不實之言．致爲僧徒所排．何承天以此贊成之．宗炳復有論難．

宗　炳　難白黑論．見同上．明佛與孔老不殊．未可抑揚．

何承天　釋難白黑論．見同上．論旨以佛經蓋九流之別家．雜以道墨慈悲愛施．與中國不異．非但未能超越孔老．且不及焉．與宗炳往復皆此意．

齊沈約　均聖論。見廣弘明集．大旨謂內聖外聖．義均理一．不得謂佛不如孔．

答陶隱居難均聖論。見同上．

陶弘景　難均聖論。見同上．論旨在抑佛教理．故頗指斥戒律．

張融　三破論。亡．大旨從論理上排斥佛教．三破者．入國破國．入家破家．入身破身也．實道士某所爲．僞託張融者．

劉勰　滅惑論。見弘明集．大旨分別儒道二家與佛教同異所在．不主調和．於佛教頗据大乘教理立論．謂孔釋理通．意在裁抑道家．

釋僧順　釋三破論。見同上．大旨與劉同．論中明斥儒家．乃俗中之一物．不可與沙門並．

四辨神形生滅．其著者如下．

宋宗炳　神不滅論。見弘明集．大旨仍在調和三教．又曰明佛論．

齊范縝　神滅論。見弘明集．及梁書本傳．傳稱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佛教．縝不信因果．退而著論．意在斥佛．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不能屈．弘明集所載有六十餘人之多．惟沈約．蕭琛．曹思文．論尚存．范論主形神爲一．故形滅則神亦銷亡．難者主形神不合一．故形可亡神不容滅．

答曹思文難神滅論。見同上．

蕭琛　難神滅論　見同上．

沈約　神不滅論。見廣弘明集．

難神滅論。見同上．

形神論．見同上．

曹思文　難神滅論．見弘明集．

重難神滅論．見同上．

此外則有品藻人物之論．其著者如下．

魏孔融　周武王漢高祖論．殘．見藝文類聚十二．大旨謂周武不如漢高寬裕．

汝穎優劣論．見同前二十二．謂汝南人物爲優．

魏文帝　周成漢昭論．見太平御覽引典論．

漢文賈誼論．亡．見三國魏文紀注引王沈魏書．以諸臣之論．抑漢文予賈誼而作．

孝武論．見御覽引典論．非全文．

曹植　周成漢昭論．見御覽．非全文．

漢二祖優劣論．見藝文類聚十二．

丁儀　周成漢昭論．見續古文苑．孫星衍曰．魏文予漢昭而陳思不然．正禮此篇．蓋應教而作也．

鍾會　夏少康漢高祖論．見魏志高貴鄉公紀注引魏氏春秋．

夏侯玄　樂毅論．見藝文類聚二十二．

陳羣　汝潁人物論。殘。見魏志荀彧傳注引荀氏家傳。

蜀費禕　甲乙論。見本傳注引殷基通語。蓋論曹爽司馬懿也。

吳嚴畯　管仲季路論。亡。見吳志本傳。

裴玄　管仲季路論。亡。見嚴傳。

張承　管仲季路論。亡。見同上。

晉張輔　管仲鮑叔論。以下四篇。統名名士優劣論。見藝文類聚二十二。大旨以管仲不如鮑叔。曹操不如劉備。班固不如馬遷。樂毅不如孔明。

班固司馬遷論。

魏武劉備論。

樂毅孔明論。

李詮　劉揚優劣論。亡。見范喬傳。

范喬　劉揚優劣論。亡。本傳稱駮李詮揚雄優於劉向論。大旨謂向定一代之書。非雄所及。

伏滔　青楚人物論。殘。見世說言語篇注引滔集。大旨以青州爲優。與習論異。

習鑿齒　青楚人物論。殘。見同上。

戴逵　竹林七賢論。殘。散見御覽藝文類聚北堂書鈔世說等書。

有明刑議禮之論。明刑論之著者如下。

魏孔　融　肉刑論。殘，見御覽，大旨不主復肉刑。

丁　謐　肉刑論。見通典一百六十八引，非全文。

夏侯玄　肉刑論。

李　勝　難夏侯太初肉刑論。共三篇，見通典引，非全文。

六朝禮學精者甚多。晉宋之間尤盛。但此類之文多屬議體。今舉其以論名者如下。

晉劉　智　喪服釋疑論。散見通典所引，非全文。

成　洽　孫爲祖持重論。見通典八十八。

吳　商　難孫爲祖持重論。見同前。

答成洽難武中奏爲出母服論。見通典九十四。

虞　潭　公除褚祭論。見通典五十二，主喪服可以與祭。

虞　喜　難賀循論父未殯而祖父死服。見通典九十七，主不當如賀說，服祖但以周也。

中山主睦立禰廟論。見通典五十五，睦請立禰廟，劉喜等議不可，荀顗議可，詔從顗，喜著論許荀顗

成　粲　嫂叔服論。見通典九十二，主嫂應爲叔服大功。

賀　循　防墓論．見通典一百三．賀長於禮．其先世在漢爲慶氏．世傳禮．稱慶氏學．避安帝諱改稱賀．有喪服譜一卷．喪服要記十卷．

劉　智　喪服釋疑論．散見通典所引．非全文．

干　寶　王昌前母服論．見晉書禮志中．

孔　衍　乖離論．見通典九十八．因環濟有父母乖離議也．

李　瑋　難孔衍宜招魂葬論．見通典一百三．孔衍有禁招魂葬議．此難之．

公沙歆　宜招魂葬論．見通典一百三．

釋慧遠　沙門不敬王者論．見弘明集．共五篇．并序一首．咸康六年．成帝幼冲．庾冰輔政．謂沙門應敬王者．尚書令何充議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議與充同．門下承冰旨爲駮．何庾之奏具見弘明集．其後桓玄復申庾理．與八座書．令詳定之．王謐不謂然．往復作書．辨詰不已．慧遠乃爲此論．桓王之書．亦見弘明集．

沙門祖服論．見同上．

何無忌　難祖服論．見同上．此與前論沙門敬王事．皆禮論之旁溢．及於佛氏之徒者．

宋何承天　通裴難荀論大功嫁妹．見通典六十．裴松之有答江氏問大功嫁妹．荀伯子著議難之．故承天通二家之論．而著此文．又是時所討論者．尚有次孫宜持重否．與爲人後爲所後父服二事．所與往復者．爲司馬操．荀伯子．裴松之等．大氐以書疏往還．非論式也．故不具列．

庾蔚之　招魂葬論．見通典一百三．

按諸家所論．多屬喪禮服制．禮家於服制特重者．所以別親疏．明嫌疑．施政立法之所本原也．其時尚有崔凱．

雷次宗。梁代何佟之等。其所著述。具見隋志。不具列。

至於品平文藝之論。最先者爲蔡邕之銘論。魏晉以後。大都著爲專書。或爲其所作子書之一篇。後者如典論之論文篇。梁元帝金樓子論文是也。前者如摯虞之文章流別論。鍾嶸之詩品。舍人之文心是也。其單篇持論者。如李充之翰林論。裴子野雕蟲論。餘如諸家詩文集序。宋齊書文學傳論。皆備錄於參考文。茲亦不具列。余別有文心雕龍參考文一卷。未刻。

又有闡明樂理之論。其著者如下。

魏　嵇　康　聲無哀樂論。見本集。大旨謂樂主和調。哀樂在人而異。

阮　籍　樂論。見本集。明樂能化俗之理。

夏侯玄　辨樂論。

王　弼　樂論。

梁　柳　惲　清調論。

其研討天文之論。始於張衡之靈憲算罔論。論旨在明天算。其後有蓋天渾天宣夜之爭。隋書天文志有揚雄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是也。蓋論天體者。古有三說。一曰蓋天。其說最古。卽天圓地方之說也。二曰渾天。謂天如烏卵。地居天中。天浮水上。張衡造渾天儀。地動儀。以明之。三曰宣夜。其說絕無師法。謂天本無體。方則皆方。圓則皆圓。天在上常安。地在下常靜。今略舉晉以後論天之文如下。

晉魯勝 正天論。殘。見本傳。論測度日月星辰事。

虞聳 窮天論。見晉書天文志。論天禮。主宣夜說。

姚信 昕天論。見藝文類聚。論旨同前。

虞喜 安天論。見宋書天文志。以宣夜說難蓋天渾天二家。

劉智 天論。見開元占經。此亦難蓋天說者。

姜岌 渾天論。見開元占經。主渾天說。

答難渾天論。見同前。

宋徐爰 渾儀論。見宋書天文志。詳論渾儀始末。謂候臺之器。非古。不可用。

何承天 渾天象體論。略見宋書天文志。及開元占經。主渾天說者也。

梁武帝 天象論。見開元占經。以玄理論天。不主測度。

祖暅 渾天論。見隋書天文志。及開元占經。主渾天說。重實測。斥先儒虛設天地相去之數。

其諷世箴俗之論。起於後漢。蓋子書之變也。其著者如下。

後漢朱穆 崇厚論。見本傳。傳稱其感時澆薄。慕尚敦厚。乃作此論。

絕交論。略見本傳注引朱穆集。范曄曰。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作絕交之論

蔡　邕　正交論。略見穆傳注引。范曄曰。邕以穆貞而孤。乃作正交論而廣其志焉。

侯　瑾　矯世論。亡。本傳稱其作論以譏當時。

劉　梁　破羣論。亡。見本傳。

　　　　辨和同論。見本傳。傳稱其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此二論。

魏王　粲　去伐論。亡。隋志云。梁有去伐論集三卷。

王　基　時要論。亡。本傳稱其見風化陵遲而作。

嵇　康　難張邈宅無吉凶攝生論。見本集。共二篇。

張　邈　宅無吉凶攝生論。見嵇集。

晉董　養　無化論。亡。本傳稱其以人理既滅。大亂將作而作。

魯　褒　錢神論。略見本傳。傳稱其傷時貪鄙而作。

龔　壯　邁德論。本傳稱其譏巴蜀鄙陋。無復學徒。

劉　寔　崇讓論。見本傳。傳稱其以世多進趨。廉遜道闕而作。

宋傅　亮　演慎論。殘。見本傳。傳稱其見世屯險而作。

梁劉　峻　廣絕交論。見文選。以任昉諸子流離。舊交莫收而作。

右所表列雖多未盡．然魏晉迄梁．時論所宗．可得崖略．綜而觀之．魏晉諸家．尤推高矩．宋之初盛．尙襲流風．齊梁纔迹已見衰弱．但於時談玄已成弩末．辨佛亦傅皮毛．義既支離．復好藻飾．於是語意含混．彼我往復．徒見費辭．覈以舍人貴圓通忌枝碎之義．殆無合者矣．再降至陳．其風愈替．隋氏來自北土．俗尙渾重．混同之始．一切改觀．論辨之事．遂至衰歇．此太炎章氏所以獨推魏晉衆作．可爲論式也．

說體之盛．始於戰國．游談縱橫之士．尤工馳說．迄漢高統一．頗厭游士．於是縱橫之徒．折入辭賦．今觀漢人奏御之賦．大都有爲而作．猶不失陳說之風．及其末造．競崇綺麗．務諧聲律．則眞子雲所謂雕蟲也．故說之爲體．上與辭賦同流．下與書疏合派．不能獨成一家．觀舍人衡論此體．但舉秦漢上書之作．蓋可知矣．後世選家．遂以書說合爲一體．姚鼐古文辭類纂序書說曰．春秋之世．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爲臣．則入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其意蓋以此體不能獨立．故不得不出入於奏議書疏兩類之間也．於此可見文家辨體非易事矣．

漢人注經．約有數體．一曰章句．漢志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沈欽韓曰．章句者．經師指括其文．敷暢其義．以相教授也．左宣二年疏．服虔載賈逵鄭衆或人三說．解叔牂曰子之馬然也．此章句之體也．斯體之失．往往過繁．卒爲通儒所羞．揚子雲自傳稱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班孟堅傳稱其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桓君山傳稱其博學多通．遍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王充傳稱其師事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此通儒而鄙章句者也．張奐傳曰．奐

師事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桓榮傳曰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伏恭傳曰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減省浮辭定爲二十萬言此病章句繁重而省減之者也又徐防傳稱防上疏和帝論當時經生有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浸以成俗之言則爲章句辨護之論也統觀諸傳所記可以知章句之體矣一曰解故漢志有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沈欽韓曰解故不必盡人能爲章句各師具有煩簡不同耳一曰傳漢志有尚書傳四十一篇王先謙曰鄭敍云張生歐陽生從伏生學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曰傳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示於後傳人事者曰傳傳義理者亦曰傳所傳異而取義一也一曰微漢志有左氏微二篇鐸氏微二篇師古曰微者釋其微旨沈欽韓曰微者春秋之支別與鐸氏微同義又曰十二諸侯年表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然則微者撮要之類也又依經義推演而作者有內外傳之稱漢志有韓詩內傳四卷外傳六卷儒林傳曰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傳亦曰記解故或又簡稱故漢志有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魯故二十五卷韓故三十六卷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又或稱故訓漢志有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孔疏曰訓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弟子展轉相授者又曰說漢志有魯說二十八卷韓說四十一卷王先謙曰此弟子所傳也其時傳記故訓大都別行後世始分繫經文之下蓋本師儒論學辨理之文非後世注家但以徵故實爲事者可比也舍人列之四品之一可謂識前代之文體矣紀

氏譏之不當。

詔策第十九

【校字】誓以訓戎（御覽訓作誡。）錫允（允原作胤。避清世宗諱改。）並稱曰命。命者使也。（二令字宋本御覽皆作命。嘉靖本下令字不誤。此言七國誥誓。並稱爲命也。）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舊校疑衍則字。紀氏又謂上則字作法程解。非衍文。按宋本御覽無上則及命字。是也。）詔體浮新（御覽新作雜。）賜太守（紀氏曰。當作儐博進。孫詒讓札迻曰。當作責博於。按孫說是。陳遂昔負帝博進。帝詔戲責其償。故曰妻君寧在旁知狀。遂亦知帝戲已。仍不欲償。故謝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明帝崇學（宋本御覽作明章。是也。此統兩朝而言之也。）有命在天（此引詩大雅大明之什文。詩作有命自天。在乃自譌。有命在天。乃書記紂辛語。）明爲重也（當作明命爲重也。）師氏詔王爲輕命（孫氏曰。疑當作師氏詔王。明爲輕也。今按當作明詔爲輕也。言臣可詔君。故詔輕於命也。）兆民尹好（當作允好。）

【釋義】舍人於詔策一體。獨推魏晉。論者疑之。不知此正舍人論世至精之處。蓋一代文章因革盛衰。必與其時政俗有關。故論文者必當論世。考喉舌之官。在西漢謂之尚書。屬於少府。主發書。承秦制也。其位甚卑。及武帝游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漢初有中書。與尚書爲兩職。）以司馬遷爲之。中間遂罷尚書。以爲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復以士人爲之。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祕記章奏之事。及封奏宣示內外而已。其任猶輕。及至後漢。則較爲優重。出納王命。賦政四海。猶天之有北斗焉。迨魏武爲魏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改爲中書。又置中書監。並掌機密。晉代因仍未改。蓋自魏晉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清貴華重。非才地俱美者不綰斯任。故王獻之啓瑯琊王爲中書監表曰。中書職

掌詔命。非輕才所能獨任。自晉建國。常令宰相參領。中興以來。益重其任。故能王言彌熾。德音四塞者焉。魏晉詔命。極盛一時。其故在此。

檄移第二十

【校字】令有文告之辭（御覽無令字。）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御覽或稱露布下作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文意完具當据增。）懲其惡稔之時（宋本御覽作徵。是也。徵者。驗也。懲乃徵誤。）辭切（宋本御覽作意切。是。）章密（宋本御覽作章實。是。）皦然露骨（舊校一作暴露。按御覽作暴露。）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宋本御覽無此二句。按紀校指當作攖。是也。裁字亦疑是衍文。）桓公檄胡（御覽作桓溫。）先話（按話乃誥誤。書大禹謨。三旬苗民逆命。傳曰。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生辭。）

【釋義】左氏成十三年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威讓之令。戎事之雄文也。銘勒之製。祀典之鴻著也。一以討有罪。一以報成功。皆王言之大者。次於布政垂教一等。故詔策之後。次以檄移封禪之文。而臣工陳謝糾彈之作。儕類酬獻往復之書。又其次焉。其大本仍歸之體要。不尚夸異。此舍人大旨不厭反復申說者也。今總揭其編次之義於此。

王應麟詞學指南曰。露布之名。始於漢。按光武紀注。漢制度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而文章緣起。漢賈洪為馬超伐曹操作。魏志注謂虞松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及破賊作露布。隋志有魏武帝露布文九卷。世說云。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前作露布。封氏聞見記曰。露布蓋自漢以來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為不封檢。

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露版者．魏武奏事云．有警輒露版插羽．是也．蓋此名初止顯露宣布之意．魏晉間始用爲文體之名．至通典以書帛建於漆竿上爲露布．則不免望名生義之失．孫梅四六叢話曰．檄與露布．六朝不甚區別．故彥和文心合而爲一．唐宋以來．則檄文在啓行之先．露佈當克敵之後．此古今之異也．

封禪第二十一

【校字】 渾渾當作嘽嘽．喜樂盛也．詩徒御嘽嘽．渾嘽之假字也． 骨掣掣．疑當作製．

章表第二十二

【校字】 表以陳請御覽作陳情．經國之樞機御覽作樞要．而在職司也御覽而作布．胡廣章奏御覽奏作表．志盡文暢御覽作文壯．序志顯類宋本御覽作聯類．是也．羊表歷稱李喜．魯芝．李胤．未蒙選拔．自陳不敢苟進之志．庾表歷數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以姻黨榮顯致敗 自陳止之志．畏禍之情．故曰序志聯類．聯字義長．情爲文使御覽使作屈．繁約得正御覽繁上有必使二字．觀人美辭荀子非相篇曰．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王念孫曰．觀本作勸．藝文類聚人部十五引作勸．此論陳謝之辭．在勸人聽聞．以勸爲長．

【釋義】 敷奏之文．漢分四品．舍人衡論．則約以三類．本篇兼論章表二品．陳謝之類也．下二篇各論一品．而以啓附奏．以對附議．至其聯誼．則以奏事之末．或云謹啓．故與奏合論．而對策之文．亦以陳政獻說．合審宜之義也．分合之際．具見別裁．故爲揭明之於此．

舍人論表。以文舉薦禰。與孔明出師相比。而並許爲茲體之英製。今觀薦禰表稱美正平之詞。有曰。以衡準之。誠不足怪。曰。使衡立朝。必有可觀。曰。若衡等輩。不可多得。跌蕩可喜。故曰。氣揚采飛。出師表首言國勢危急。使後主自知負荷之重。中間痛恨桓靈。以爲傾頹之鑒。後復喻令自謀。以警其昏庸。情眞詞摯。故曰。志盡文壯。二家之作。雖華實不同。而皆風力遒上。古意未漓。故並舉之。以爲楷式也。

奏啓第二十三

【校字】事略而意逕 宋本御覽作誣·按斯治驪山上書曰·臣將隸徒七十餘萬夫·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爇·叩之空空·如下天狀·辭意近於虛飾·故舍人曰·事略而意誣·似宜從御覽作誣· 勢必深峭 御覽作勢入剛峭· 豕彘 御覽作羊彘· 總法家之式 宋本御覽作裁·義較長· 讜者偏也 讜無偏訓·讜言·美言也·直言也·此當作讜者·正也·下文其偏上闕字·當作讜正其偏· 卓飭 孫詒讓疑飭當作袀·以袀爲卓服也·然袀無緣謬爲飭·飭疑飾之誤·卓乃司直之服飾·

【釋義】徐炬事物原始曰。張璠漢紀董卓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啓事。然後得行。此啓事得名以始也。始云啓。末云謹啓。晉宋以下與表同用。按啓體至齊梁作者尤夥。大氐用之東宮及諸王所以謝賜賚也。李兆洛駢體文鈔序目曰。齊梁啓事短篇。藻麗間見。既非具體。無關效法。十而存一。概可知也。蓋此體之作。惟尚隸事徵典。篇體短促。多者百名而已。故爾時文士競爲纖巧。以夸雅切。故曰。斂飭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也。

議對第二十四

【校字】舜疇五人按舜典·舜新命六人·禹·垂·益·伯夷·夔·龍也·此作五人·疑誤·又舜典雖有惠疇疇若之文·皆訓誰·此言舜誰五人·亦文不成義·疇乃訓之借字·亦作譸·魏元丕碑曰·譸咨羣寮·是也·魯桓務議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引惠士奇說·當作魯僖預議·按宋本御覽正作預議·僖之誤桓·恐舍人誤記·非字譌也·諛辭弗剪頗累文骨紀氏曰·諛當作腴·按宋本御覽正作腴·明刻本同·史稱陸機服膺儒術·非禮弗動·觀今存議晉書限斷·不可謂諛·蓋陸文繁富·故病其腴·詮賦篇曰·膏腴害骨·與此文同意·故曰頗累文骨也·淺人不知·妄改爲諛耳·又郊祀必洞於禮宋本御覽無又字·是也·不以深隱爲奇宋本御覽作環隱·是·

書記第二十五

【校字】詳總書體御覽總作諸·言以散鬱陶御覽言作所·其義美矣御覽其下有辭字·牋之爲善者也御覽無爲字·符契劵疏按劵應作券·券卽倦字·下文各劵字皆誤·易以書翰按俞正燮癸巳類稾曰·文心雕龍三代玉瑞·漢用金竹·末代從省·代以繻·按莊子云焚符破璽·於符言焚·則三代亦以竹·漢書終軍弃繻·卽是關符·則漢符亦或並用繻·文帝紀十二年·除關無用傳·注·李奇曰·傳·棨也·顏師古曰·棨·刻木爲合符也·或用繒帛·文心雕龍所謂末代也·其所引此文·與今本不同·記此俟考·

【釋義】紀評謂二十四品與書記不倫·未免牽合·非也·劉成國釋名曰·書·庶也·記庶物也·亦言著簡紙·永不滅也·揚子雲法言問神篇曰·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㖧㖧·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曰紀庶物·曰彌綸天下之事·足見書之爲義·其廣如此·故舍人曰·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紀氏非之·未明此義·且本書原有附論之列·上篇所涉·固偏及各體之作·二十四品·既不足以設專篇·復不宜略而不論·乃附之書記之末·亦猶雜文篇末附及者十六

類也．

孫詒讓周禮正義曰．質劑傳別書契．同爲劵書．質劑．手書一札．前後文同．而中別之．使各執其半札．傳別．則爲手書大字．中字而別其札．使各執其半字．書契．則書兩札．使各執其一札．傳別札字半別．質劑則唯札半別．而字全具．不半別．書契則書兩札．札亦不半別也．舍人以字形半分釋劵．實當傳別．曰劵者．舉其大名耳．鄭康成周禮注亦謂古之質劑．卽今之劵書．又曰傳別．別或作莂．蓋通稱則無分．專稱則有別也．